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第0020-06部～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（第五十一卷～第六十卷）大乘宝积部·第0020部
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（第五十一卷～第六十卷）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
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一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

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七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一之二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求如是深极妙善清白觉慧故，由是妙善净法明门，精勤方便，如理证入，观如理句。舍利子，云何名为如理证入？复以何等为如理句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如理证入者，谓依奢摩他证入，毗钵舍那证入，正行证入，如理证入，身远离证入，心调顺证入，非断证入，非常证入，因缘证入，缘起证入，无有情、无命者、无数取者证入，未来已来若有若无证入，无有转移因果不坏证入。虽修集空无相无愿证入，而不取空无相无愿证故；虽于三摩地三摩钵底证入，而不以如是等力受生证故；虽取神通智证入，而不尽诸漏证故；虽观察无生证入，而不正趣决定证故；虽观众生无我证入，而不舍大悲证故；虽观一切有生可怖证入，而故取诸有证故；虽于寂灭离欲证入，然于离欲法不作证故；虽舍乐妙欲证入，而不舍乐法证故；虽舍一切戏论思觉证入，而不舍善巧方便证故。舍利子，如是名为如理证入。菩萨摩诃萨，欲得如是如理证入，应当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故，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云何学是正法如理之句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当如是知，如理句者，即出生句，即趣理句，即法门句，即面门句，即是因句，即积集句，即不相违句，即无诤论句，即是舍句，即无执取句，即无弃舍句，即无戏论句，即无舍句，即无诽谤句，即无轻蔑句，即随足句，即无诤句，即无退转句，即无对治句。又舍利子，如理句者，实性之句，如性之句，非不如性句，真如之句，如理之句，三世平等句，离分别句。又舍利子，如理句者，色识无依住句，受想行识识无依住句，眼色眼识性无依住句，耳声耳识性无依住句，鼻香鼻识性无依住句，舌味舌识性无依住句，身触身识性无依住句，意法意识性无依住句。又舍利子，如理句者，即名依义句，即名依法句，即名依智句，即名依了义句。舍利子，如是等无量法门，是则名为如理之句。是故如理证入正勤方便，菩萨摩诃萨作如是观时，亦不见有能观之者、应如理观，所谓非观非不观故。若有菩萨作是观者，名如理观；若他观者，名非理观。舍利子，如理方便菩萨，非于少法而有愚迷，非于少法而生障碍，无有少法非解脱门，非为断少法故发勤精进，不为证小法故勇励正勤，应具如是如理正见，如其所见正观诸法。何等正观？谓无所见。无所见者，即是无生；言无生者，即是无起；言无起者，名无所照。舍利子，如是次第转法广如前说，乃至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云何应学如理正观？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应作如是正观诸法，所谓我如理故，则观诸法一切如理；我无我故，则观诸法亦复无我；众生无我故，则观诸法亦复无我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作是观者，名如理观。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，修行如理方便？舍利子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，不观如理生死性与彼如理涅盘性共相交杂；作如是观，是则名为如理方便。又是菩萨观烦恼性与涅盘性同一合相无有差异，亦不分别相应违背；作如是观，是则名为如理方便，亦得名为如理正观。舍利子，当知菩萨摩诃萨，所有一切如理方便，皆于无量众生处起。若众生处不弃舍，于诸法不破坏，是名菩萨如理方便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应知如是相，如是闻，如是如理证入，如是如理观察，如是如理正见等流，是名菩萨如理正慧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应当如是修行正行，皆为成满般若波罗蜜多故，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有般若自性清净不与一切有为行法而共同止。舍利子，何等诸法不与同止？舍利子，所谓如是般若不与无明而共同止，不与诸行而共同止，如是广说，乃至不与老死而共同止。舍利子，如是般若不与身见而共同止，乃至不与身见为本六十二见趣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高慢而共同止，不与下劣而共同止，不与世间八法而共同止。舍利子，如是般若不与蕴、界、处法而共同止，乃至不与一切所缘作意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慢同止，不与下慢、邪慢同止，乃至不与随烦恼等二十一法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微细下劣中上品贪同止，乃至不与一切烦恼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愚暗翳膜障盖诸缠同止，乃至不与一切随顺退分诸法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欲诤秽浊烦恼魔同止，不与蕴魔、死魔、天魔同止，乃至不与一切魔业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执我同止，不与有情、命者、数取、养育、意生、摩纳婆等同止，乃至不与住我见等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业障同止，不与烦恼障、法障、见障、报障、智障同止，乃至不与一切随俗习气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思惟分别同止，不与相貌所缘见闻念识同止，乃至不与一切结缚增益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悭舍同止，不与持犯、忍恚、勤怠、静乱、愚慧同止，乃至不与一切波罗蜜多能治所治诸法智性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远离同止，不与住不远离邪性正性、善及不善、有罪无罪、生死涅盘同止，乃至不与一切相对治法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种种差别性同止，不与国土差别性、诸佛差别性、有情差别性、诸法差别性同止，乃至不与一切差别性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无智同止，不与智识世俗胜义乃至不与一切有情相貌作意而共同止；如是般若不与慧不现行同止，不与无身无形、无相无为同止，乃至不与一切思惟心意识安住等法而共同止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有般若微妙清净，不与如是无量无边有为行法而共同止。舍利子，如是名为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菩萨摩诃萨般若之相，应如是学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大乘大菩萨藏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获得般若分别善巧；当知是菩萨摩诃萨，即以此法于诸法中，明了通达获得善巧。舍利子，云何名为如是般若分别善巧？舍利子，如是善巧无量无边，吾今略说十种善巧。何等为十？所谓蕴法善巧、界法善巧、处法善巧、谛法善巧、无碍解善巧、依趣善巧、资粮善巧、道法善巧、缘起善巧、一切法善巧。舍利子，如是十种微妙善巧所有分别，若通达者，是则名为般若分别。菩萨摩诃萨于是善巧，应当修学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而能通达蕴法善巧？舍利子，蕴法善巧者，所谓依诸蕴法起于言说。何等言说？舍利子，如是言说，犹如幻化、阳焰、梦中、传响、光影，是故如来以无碍辩，为诸众生说如是法。舍利子，我说此色喻如聚沫。何以故？舍

利子，即此聚沫本无有我，亦无有情、无生者、无命者、无数取、无养育、无意生、无摩纳婆，以聚沫性即色自性。菩萨摩诃萨，于如是法善巧知之，是则名为蕴法善巧。又舍利子，我说此受喻如水泡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即此水泡本无有我，亦无有情、无生者、无命者、无数取、无养育、无意生、无摩纳婆，以水泡性即受自性。菩萨摩诃萨，于如是法善巧知之，是则名为蕴法善巧。又舍利子，我说此想喻如阳焰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即此阳焰本无有我，亦无有情、无生者、无命者、无数取、无养育、无意生、无摩纳婆，以阳焰性即想自性。菩萨摩诃萨，于如是法善巧知之，是则名为蕴法善巧。又舍利子，我说此行喻如芭蕉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即此芭蕉本无有我，亦无有情、无生者、无命者、无养育、无数取、无意生、无摩纳婆、无作者、无受者，以芭蕉性即行自性。菩萨摩诃萨，于如是法善巧知之，是则名为蕴法善巧。又舍利子，我说此识喻如幻事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即此幻事本无有我，亦无有情、无生者、无命者、无养育、无数取、无意生、无摩纳婆、无作者、无受者，以幻事性即识自性。菩萨摩诃萨，于如是法善巧知之，是则名为蕴法善巧。舍利子，所言蕴者说名世间，世间之法即败坏相，是故当知诸世间性即蕴自性。舍利子，何等名为世间性耶？谓无常性、苦性、无我性，如是等性名为蕴性，如是蕴性即世间性。菩萨摩诃萨，若于是中善巧知者，是则名为蕴法善巧。舍利子，若有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精勤修习蕴法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而能通达界法善巧？舍利子，界法善巧者，所谓法界即为地界。何以故？以彼法界非坚鞕相故。又法界者即为水界。何以故？以彼法界非湿润相故。又法界者即为火界。何以故？以彼法界非成熟相故。又法界者即为风界。何以故？以彼法界非摇动相故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若于是中如实了知，是则名为界法善巧。又舍利子，言法界者即眼识界。何以故？以彼法界非照明相故。又法界者即耳识界。何以故？以彼法界非闻声相故。又法界者即鼻识界。何以故？以彼法界非嗅香相故。又法界者即舌识界。何以故？以彼法界非尝味相故。又法界者即身识界。何以故？以彼法界非觉触相故。又法界者即意识界。何以故？以彼法界非分别相故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若于是中如实了知，是则名为界法善巧。又舍利子，如是我界与法界平等，有情界与法界平等，欲界、色界及无色界与法界平等，生死界、涅盘界与法界平等；如是乃至虚空界、法界，及一切法界皆悉平等。舍利子，以何义故而得平等？谓由空平等故，一切法平等；无变异平等故，一切法平等。又舍利子，若有宣说有为界证入、无为界证入，如是则有无量无边。若诸菩萨摩诃萨，作是简择证入法界，是则名为界法善巧。舍利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应勤修习界法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而能通达处法善巧？舍利子，处法善巧者，眼为是空，无我我所，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如是眼性；乃至意为是空，无我我所，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如是意性。菩萨摩诃萨，虽于诸处不积集不善，而积集于善，然于善不善中不起二相；如是了知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处法善巧。又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，于眼处、色处而能通达善巧了知？舍利子，谓于眼色观见离欲，然于离欲而不作证；如是了知，是名菩萨处法善巧。如是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即此意法观见离欲，然于离欲而不作证；如是了知，是名菩萨处法善巧。又舍利子，诸佛如来说微妙法，或说圣处，或非圣处。言圣处者，堪受道法；非圣处者，远离道法。菩萨摩诃萨安住于道，于离道住诸众生所，获得大悲不舍道处。若有菩萨，如是了知善通达者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处法善巧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应勤修学处法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而能通达谛法善巧？舍利子，当知菩萨摩诃萨，有四种行入谛善巧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苦智、集智、灭智、道智。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苦智乃至道智？谓于诸蕴本无生智，如是之智名为苦智；于诸染爱永断灭智，如是之智名为集智；谓于一切无生无坏，如是之智名为灭智；于一切时诸所缘法无有损益，如是之智名为道智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于是四谛，以如是等智慧了知，虽复明达而不作证。何以故？为欲成熟诸众生故，如是具足名谛善巧。又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谛善巧者，复有三种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世俗谛，二者、胜义谛，三者、相谛。舍利子，世俗谛者，当知乃至世间所有语言、文字、音声假说，如是等相名世俗谛。胜义谛者，所谓若于是处尚非心行，况复文字而能陈说？如是等法名胜义谛。相谛者，所谓诸相即是一相，如是一相即是无相，如是说者名为相谛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于世俗谛为众生故说无厌倦；胜义谛者，于中作证而无退堕；于彼相谛，深达本性，了知无相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精勤修学谛法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精勤修学谛善巧者，如实当知，复有一谛，无有第二。何等一谛？所谓灭谛。舍利子，诸佛如来于此一谛，明了通达，无有增益；既通达已，为处增益诸含生等，宣说如是一谛之法，令彼修学悟无增益故。舍利子，若有菩萨作如是知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应修学谛法善巧。舍利子，谛善巧者，谓善通达诸圣谛故。何等名为通达圣谛？舍利子，苦圣谛者，谓五受蕴其性实苦，是名苦谛。菩萨摩诃萨，于是谛中通达五蕴皆为苦相，夫苦相者即为空相，如是则名为苦圣谛。舍利子，集圣谛者，五受蕴因随眠爱见，是名集谛。菩萨摩诃萨于此因法，若爱若见无有增益，无取无迷明了通达，如是则名为集圣谛。舍利子，灭圣谛者，若五受蕴究竟灭尽，是名灭谛。菩萨摩诃萨，观是谛法，不失前际，不往后际，不住现在，明了通达，如是则名为灭圣谛。舍利子，道圣谛者，若依彼道，证得苦智、集智、灭智，无第二智，是名道谛。菩萨摩诃萨，于如是谛明了通达，无有分别，是则名为趣苦灭行圣谛。是故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若于此谛以智观察，亦令众生观察解了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于是谛法，又应观知如是四谛。云何苦谛？于诸一切能受所受皆是苦谛。于如是中善当简择，即此智性善简择觉，明了通达，是名菩萨苦圣谛。云何集谛？若从是因诸蕴集起皆是集谛。于如此因如实了知，是名菩萨苦集圣谛。云何灭谛？诸受永息无所觉受，是名灭谛。虽观受灭而不作证，如是通达，是名菩萨苦灭圣谛。云何道谛？若善修习离受圣道，是名道谛。譬如船筏，不求于受，亦不求道，是名菩萨趣苦灭行圣谛。如是，舍利子，若有菩萨摩诃萨，如是现观依寂静定发四种见，而此四见非毕竟净；若能通达如此法者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于是谛法善巧通达，若证于灭则苦不生，观无生智是名苦智。舍利子，有为生缘观察此有非有非无，如是之智名为集智。舍利子，一切生者即是无生，了知此故都无所灭，此无灭智名尽灭智。舍利子，若如是道，无所称量、无所追寻、无所观察，名广大智，如是之智名为道智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于此谛法善能建立，而于谛智无所住着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精勤修是谛法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获无碍解善巧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以具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具足四种无障碍解。何等为四？所谓义无碍解、法无碍解、词无碍解、辩无碍解。舍利子，何等名为义无碍解？舍利子，诸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获是义无碍解，谓一切法胜义处智，观是智者即义无碍解。如是诸觉智、因智、缘智、和合智、遍随行智、广大缘生智、法性无杂智、如来随入智、安住实际智、于空法中随觉观智、于无相法如所观智、于无愿法起愿行智、于无加行起加行智、于一理趣观入证智、于无有情观入证智、于无我法观入证智、于无命者一向入智、于无数取观胜义智、于过去世观无碍智、于未来世观无边智、于现在世观一切处智、于诸蕴法观如幻化智、于诸界法观等毒蛇智、于诸处中观如空烬智、于诸内法观寂静智、于诸外法观无所行智、于诸境界观无所有智、于诸念住观安住智、于彼诸趣观随行智、于诸缘起观现见智、于诸谛法观通达智、于一切苦观无生智、于一切集观无加行智、于一切灭观离相智、于一切道观拔济智、于诸法中观句分析智、于诸根法观证入智、于诸力法观无屈伏智、于奢摩他观所依处智、于毗钵舍那观明照智、于诸幻事观虚集智、于诸阳焰观迷乱智、于所梦事观虚见智、于彼传响观缘合智、于彼光影观无动智、于差别相观一相智、于诸系缚观离缚智、于诸相续观无相续智、于声闻智观随声入智、于独觉智观广大缘生入一境智、于佛大乘观知一切善根资粮能积集智。舍利子，诸如是等一切观智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义无碍解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义无碍解，所谓依趣之义，以诸法性之所依趣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遍皆是空，空性义者说名为义；以一切法遍皆无相，无相义者说名为义；以一切法遍皆无愿，无愿义者说名为义；以一切法遍皆远离，远离义者说名为义；以一切法遍无有情、无命者、无数取，无数取义说名为义。菩萨摩诃萨，若能随入如是相义，是则名为义无碍解。舍利子，若有菩萨摩诃萨，说是义者，当知是为说无住法，说无尽法，即说一切之所显说，即说一切智者诸无碍解所简择义；当知是人即为诸佛世尊印可随喜；当知此智是为真慧，是为实慧，是为无异慧，是为诸处简择无碍之慧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如是了知，是则名为义无碍解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法无碍解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获是法无碍解者，谓诸法中随证入智。何等名为随证入智？舍利子，谓诸法中有所证入。何等诸法？谓善不善、有罪无罪、有漏无漏、世间出世间、有为无为、染污清净。若有随顺生死及以涅盘，于如是等一切法中随能证入，法性平等、菩提平等，如是智性是则名为法无碍解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法无碍解者，菩萨摩诃萨，以如是解心智，证入如是贪行，如是入证假立贪行，或复证入方便贪行，或复证入坚固贪行，或复证入微薄贪行，或复证入非处贪行，或复证入营求贪行，或复证入宿世贪行，或复证入无边异相贪行，或复证入现在众缘贪行。又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了诸有情如是贪相，所谓或有众生内贪非外贪，或有众生外贪非内贪，或有众生内外俱贪。又舍利子，或有众生色贪非声贪，或有众生声贪非色贪，或有众生色声俱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色贪非香贪，或有众生香贪非色贪，或有众生色香俱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色贪非味贪，或有众生味贪非色贪，或有众生色味俱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色贪非触贪，或有众生触贪非色贪，或有众生色触俱贪。又舍利子，或有众生声贪非香贪，或有众生香贪非声贪，或有众生声香俱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声贪非味贪，或有众生味贪非声贪，或有众生声味俱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声贪非触贪，或有众生触贪非声贪，或有众生声触俱贪。又舍利子，或有众生香贪非味贪，或有众生味贪非香贪，或有众生香味俱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香贪非触贪，或有众生触贪非香贪，或有众生香触俱贪。又舍利子，或有众生味贪非触贪，或有众生触贪非味贪，或有众生味触俱贪。又舍利子，或有众生色声贪非香贪，或有众生香贪非色声贪，或有众生色声香俱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色声贪非味贪，或有众生味贪非色声贪，或有众生色声味俱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色声贪非触贪，或有众生触贪非色声贪，或有众生色声触俱贪。又舍利子，或有众生声香贪非味贪，或有众生味贪非声香贪，或有众生声香味俱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声香贪非触贪，或有众生触贪非声香贪，或有众生声香触俱贪。又舍利子，或有众生香味贪非触贪，或有众生触贪非香味贪，或有众生香味触俱贪。又舍利子，或有众生色声香贪非味贪，或有众生味贪非色声香贪，或有众生色声香味俱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色声香贪非触贪，或有众生触贪非色声香贪，或有众生色声香触俱贪。又舍利子，或有众生声香味贪非触贪，或有众生触贪非声香味贪，或有众生声香味触俱贪。又舍利子，或有众生色声香味贪非触贪，或有众生触贪非色声香味贪，或有众生色声香味触俱贪。舍利子，如是等无量众生，具各起是无量贪相，入于贪行。由菩萨摩诃萨证入是门故，入诸众生二万一千贪行门、二万一千瞋行门、二万一千痴行门、二万

一千等分行门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证入如是八万四千烦恼行门者，当知如是菩萨摩诃萨，具足成就心广大智，及随行说智、不增不减说智、不过时说智、根器有差别智、立言不虚说智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具足如是诸胜智故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法无碍解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词无碍解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具足如是词无碍解，所谓于诸言词证入之智。获是智已，而能了知诸天言词、诸龙言词、药叉言词、健达缚言词、阿素洛言词、揭路荼言词、紧奈洛言词、牟呼洛伽言词、人言词、非人言词；乃至五道众生一切含识，所有言词音声筹议，菩萨悉能以智证入，又能以是言音，为彼众生宣说正法。舍利子，是则名为菩萨摩诃萨词无碍解。又舍利子，复有词无碍解，谓诸菩萨善能了知，如是言词，唯应显了如是之法；如是言词，唯应随辩如是之法；如是言词，应以是字隐藏是法。菩萨摩诃萨，又以是解，当应了知是一名言，是二名言，是多名言。又能了知是女名言，是男名言，是非男非女名言。又能了知是略名言，是广名言；是好名言，是恶名言。又能了知过去名言、未来名言、现在名言。又能了知，如是等相一字增益，如是等相多字增益。若诸菩萨能善了知，是则名为词无碍解。又舍利子，复有词无碍解者，菩萨摩诃萨所发言词，无量功德所共集成。何等是耶？舍利子，诸菩萨等所发言词无有微弱，即此言词善巧施设，无有繁重，无有急速，词极明了，文义圆备，顺悦大众，种种美妙显示深奥，世俗胜义之所庄严，自心智见通达无碍，诸佛印可悦豫众生。舍利子，如是具足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词无碍解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辩无碍解？舍利子，菩萨辩者，所谓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获是言词无碍辩、无滞记别辩、宣畅无断辩、速辩、迅辩、捷疾辩、不可动辩、不讷钝辩、随问对辩、无退怯辩、不相违辩、无诤论辩、可乐法辩、住忍力辩、妙甚深辩、种种差别辩、种种微妙辩、世俗胜义辩，建立一切布施、持戒、忍、正勤、静虑、般罗若辩，建立一切念住、正断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觉支、道分、奢摩他、毗钵舍那辩，建立一切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谛广大智辩、一切圣人所乘辩、一切众生心行辩、无謇吃言辩、无梗涩言辩、无轻掉言辩、无粗犷言辩、爱润音言辩、清净言辩、横逸言辩、无着言辩、教诏言辩、三摩呬多言辩、妙相应言辩、无关钥言辩、美妙音言辩、柔滑音言辩、无致讥诃言辩、众圣所赞言辩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以如是等所有言辩，遍告无边诸佛刹土，所发言音超过一切梵音言词，如是言音明了清净，为诸如来之所印可。是诸菩萨具足才辩，以是言音，愍诸有情及数取者，广为宣说微妙正法，能令是等出离生死正尽众苦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辩无碍解。舍利子，如是名为无碍解善巧。由此无碍解善巧故，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精勤修习无碍解善巧。

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二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

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八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一之三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依趣善巧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于四依趣善能具足。何等为四？所谓依趣于义，不依趣文；依趣于智，不依趣识；依趣于了义经，不依趣不了义经；依趣于法，不依趣数取趣者。舍利子，云何名为依趣于义，不依趣文？复以何等为文、为义？舍利子，所言文者，谓诸世间诸法作用传习文词；所言义者，谓所通达出世间法。所言文者，宣示可乐布施调顺寂静言词；所言义者，谓所布施调顺寂静决定了知无朽坏智。所言文者，诃毁生死分别言词；所言义者，生死不染彻见法性。所言文者，称扬赞叹涅盘功德；所言义者，谓诸法性涅盘无分别性。所言文者，随顺诸乘建立言说；所言义者，一理趣法善通达智。所言文者，宣说舍离诸所有法；所言义者，谓是三轮究竟清净。所言文者，宣说律仪、身语意业受持学处、杜多功德；所言义者，身语意业皆不可得，不由加行尸罗清净。所言文者，宣说忍受瞋恚、裁忿、憍慢、傲逸，能行是忍，名善丈夫；所言义者，谓善证得无生法忍。所言文者，演诸善根发起精进；所言义者，无取无舍，无住精进。所言文者，宣说静虑解脱等持等至；所言义者，灭尽定智。所言文者，一切闻持诸慧根本；所言义者，不可说义。所言文者，谓能开示三十七觉分圣道正法；所言义者，证得菩提分法正行之果。所言文者，谓能开示苦集道谛；所言义者，于灭作证。所言文者，开示无明为初，乃至老死；所言义者，谓无明灭故，乃至老死亦灭。所言文者，宣说止观资粮正法；所言义者，明解脱智。所言文者，宣说贪瞋及痴等分行法；所言义者，谓无分别心解脱智。所言文者，开示一切障碍之法；所言义者，谓无障碍解脱之智。所言文者，开示三宝称赞功德；所言义者，离欲法性、无为无着功德正行。所言文者，宣说菩萨从初发心乃至道场修学功德发起正行；所言义者，谓刹那心相应，证觉一切智智。舍利子，举要言之，如来所演八万四千法藏声教，皆名为文；诸离一切言音文字，理不可说，是名为义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依趣于义，不依趣文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，依趣于智，不依趣识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善巧了知诸有言教数取趣义，是名为识，此不应依；诸有言教如法性义，即是于智，此应依趣。又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二法善巧，便能修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何等为二？谓识及智。舍利子，何等为识？何等为智？舍利子，所言识者，谓四识住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色趣识所依止，二者、受趣识所依止，三者、想趣识所依止，四者、行趣识所依止。如是识住，是名为识，不应依趣。所言智者，于五取蕴，识不安住；诸蕴遍智，是名为智，此应依趣。所言识者，谓能了知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；如是了知，则名为识，不应依趣。若有说言，四种识住，识不安住，此则名为识之法性；若于法性不杂乱智，是名为智，则可依趣。又复识者，所谓了别眼所识色、耳所识声、鼻所识香、舌所识味、身所识触、意所识法，如是了别，是名为识。所言智者，若于内处心虑寂静，若于外处寻伺不行，依趣于智，不于一法而生分别，如是等相名之为智。又复识者，从所缘境而生于识，从诸作意而生于识，从遍分别而生于识，如是等相名之为识。所言智者，无取无执，无缘无了别，无所分别，是名为智。又复识者，于诸一切有为行法，识所依趣，是名为识。所言智者，于无为法无识，能行此无为智，是名为智。又复识者，有生有灭有住之识，故名为识，不应依趣。无生无灭，亦无所住，是名为智，此应

依趣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依趣于智，不依趣识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趣不了义经，依趣了义经？舍利子，诸菩萨等善能通达，即如先说所有广文，是则名为不了义经，如是广文不应依趣；即如先说所有广义，是则名为了义经际，如是广义则可依趣。又舍利子，何等经中以为了义？何等经中名不了义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善能分别！若诸经中宣说于道，如是言教，名不了义。若诸经中宣说于果，如是言教，名为了义。若诸经中，说世俗谛，名不了义；说胜义谛，名为了义。若诸经中，宣说作业烦恼惑染，名不了义；若有宣说烦恼业尽，是名了义。若诸经中，宣说诃责染污之法，名不了义；若有宣说修治清净如是法者，是名了义。若诸经中，有所宣说厌背生死，欣乐涅盘，名不了义；若有宣说生死、涅盘二无差别，是名了义。若诸经中，宣说种种文句差别，名不了义；若说甚深难见难觉，是名了义。若诸经中，文句广博，能令众生心意踊跃，名不了义；若有宣说文句及心皆同灰烬，是名了义。若诸经中，宣说有我、有情、命者、养者、数取趣者、意生、摩纳婆、作者、受者，又说立有种种受蕴无有主宰，如是言教，名不了义，不应依趣；若诸经中，说空、无相、无愿，无生无起亦无出现，无有我、无有情、无命者、无养者、无数取趣者，及三解脱门，如斯言教，是名了义，则可依趣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依趣了义，不趣不了之义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，依趣于法，不依趣数取者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于诸经教善能分别诸有宣说。不了义经，即为补特伽罗义，如是言教不应依趣；诸有了义，即如性法义，如是言教此应依趣。又舍利子，复以何等名为依法？云何名为数取趣者？舍利子，若有依止数取之见诸所缘法，如是之相名数取者。此数取见所缘法住性之法性，如是相者是名为法。言数取者，所谓凡夫数取、善凡夫数取、随信行数取、随法行数取、第八数取、预流数取、一来数取、不还数取、阿罗汉数取、独觉数取、菩萨数取。舍利子，复有一数取者出现于世，利益安乐无量众生，悲愍世间，为诸天人义利安乐；如是数取，所谓如来应正等觉。舍利子，如是一切数取名言，如来依世俗谛为众生说。若有众生，于此言教起于执着，如是等类不应依趣。何以故？如来欲令于彼正依趣故。佛薄伽梵说如是法：‘汝等依趣诸法实性，无宜依趣彼数取者。’舍利子，何等是为诸法实性？舍利子，所谓无有变异、无有增益、无作无不作、不住无根本，如是之相是名法性。又复于一切处通照平等，诸平等中善住平等，不平等中善住平等，于诸平等、不平等中妙善平等，如是等相是名法性。又法性者无有分别，无有所缘，于一切法证得决定究竟体相，如是名为诸法实性。舍利子，若有依趣法性之者，则诸法性无不依趣。菩萨摩诃萨，由证入如是门故，于一切法依趣一切法性故。

“舍利子，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四种依趣。若有菩萨摩诃萨，于此法中能通达者，是则说名依趣善巧。舍利子，如是名为依趣善巧。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精勤修习依趣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资粮善巧？舍利子，当知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善能通达二种资粮。何者是耶？谓福及智。舍利子，云何名为福德资粮？所谓布施体性福所作事、尸罗体性福所作事、诸修体性福所作事，及大慈定大悲方便。菩萨摩诃萨住福所作诸事业故，于诸善根，若自若他励志奉修，悉能兴起三世积集所有诸恶悉皆发露；又于一切众生所有功德，一切学无学所有功德，一切独觉所有功德，一切菩萨从初发心广修诸行，得不退转系属一生，如是等无量无边菩萨摩诃萨所有功德，菩萨普皆心生随喜；又于去来现在一切诸佛薄伽梵所，一切善根菩萨亦皆心生随喜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又复善能随喜俱生福所作事，复能劝请一切诸佛转妙法轮，及诸贤圣令演胜法，劝请俱生福所作事；复能以诸善根回向菩提，回向俱生福所作事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见有未发大菩提心诸菩萨等，方便教令发菩提心；若有已发菩提心者，说法示导教令成熟；诸贫穷者摄以财物；若疾病者施以医药，殷勤瞻视，恭敬承事；于暴恶者心生忍受，所犯戒品无有覆藏，发露诸过，善能除罪；已般涅盘诸佛世尊，于一切时常修供养；于邬波柁耶及阿遮利耶，敬如大师；于正法所，发勤精进，追寻请问；于说法师，敬爱尊奉犹如事佛；有说法会，虽去已远多百踰缮那，要往其所，听闻正法无有厌足；或有众生来请疑滞，以无染心宣说净法；于父母所承修供养，知恩了恩无有变悔，积集一切诸清净福，修行建立情无厌倦；以诸律检，防护于身身无诡诈，防护于语发言和雅，防护于心心无谄诳。欲摄梵福故，为诸如来营构制多；令丈夫相具圆满故，积集无遮大祠法会；为随显相令圆满故，积集种种善根资粮；为庄严身故，舍离憍慢；为庄严语故，远诸语过；为庄严心故，远离一切憎嫉觉慧；为大庄严佛刹土故，化现神通转变自在；为欲庄严诸法相故，无上妙智善胜清净；为欲庄严大法众故，远离一切离间粗恶破坏语言；为不取着一切法故，离妄分别；令说法者无忧戚故，欢喜授与善哉言词；令说法者无唐捐故，远离诸盖，恭敬听法；为欲庄严菩提树故，奉施诸佛清静园林；为欲庄严佛道场故，备修善根无有退转；为欲净除生死法故，不染一切诸业烦恼；为欲获得珍宝手故，修行布施一切珍宝；为欲获得无尽之财及无尽藏故，所爱重物先用行施；为欲令诸众生暂见便起清净信故，舒颜先问，远诸嚬蹙；为欲获得平掌相故，于诸众生起平等照；为放无边诸光网故，于不学识诸众生所，情不轻蔑，又无舍置；为令受生得清净故，常存积集清净戒福；为令胎藏得清净故，于诸毁犯善能清净；为欲生于天人中故，修治清净十善业道；远离无知往还进止故，于诸教诫无妄分别；为得法财富逸自在故，于深奥法性无藏吝；为诸世间所瞻仰故，修治清净增上欲解；为得广大法胜解故，于微少行而不修证；为欲摄取一切福故，心恒思惟一切智者；为七圣财得圆满故，于佛正法信为前导；为欲摄受诸净法故，于己身命曾无顾录；为诸世间所委任故，于先所许必令果遂；为令一切诸佛妙法得圆满故，圆满修习一切佛法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具足成就如是相者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福德资粮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智德资粮善巧？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

时，由住如是如是因缘法故，摄取于智，是故名曰智德资粮。舍利子，如是摄智，以何等法，为因、为缘？舍利子，当知菩萨摩诃萨，欲无厌倦，精进寻求智随行性；亲近善友，趣诸佛智，不趣声闻及独觉智；于彼善友情无憍慢，恭敬爱重如爱大师。而是菩萨知彼善友，具诸欲解，无有少分顺智言说而不咨受；彼善友者，又知菩萨是法器已，即为宣说中无暂断。是诸菩萨，闻说如是正法资粮相应之行，精进寻思，方便修习。舍利子，诸如是相，此则名为智德资粮相应正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法资粮相应正行？舍利子，正法资粮者，所谓菩萨摩诃萨具修正行故，嗜欲饕餮善能节俭，事绪缘务善能减约，言说谈话善能远离，于诸音声善能弃舍，初夜后夜无有睡眠，精勤修习相应正行。是菩萨摩诃萨，称量理义，郑重寻思故；心无浊秽，制伏诸盖故；于所毁犯善知出离，无有谄诈现除悔故；无所追求，坚修正行故；随顺正法，趣向正法，俯临正法，于法勇猛，常如救彼头衣炽燃故；勤求妙智无暂休息，不处愚暗故；无有慢缓，不弃善扼故；远离愦闹，常乐独处故；宴默思惟，圣种知足故；不舍杜多所有功德，爱乐法乐故；常乐寻求出世间法，不思宝玩、随顺世间文章咒术故；成就正念，无忘失故；备甚深义，善随行故；具足妙慧，道随顺故；坚固勇猛，防卫外缘故；内怀羞耻，惭愧庄严故；随行佛趣，离非智故；舍愚痴膜，慧眼清净善觉悟故；觉慧宽广，于如是觉无狭劣故；妙觉明显，证现智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所有功德不随于他，于自功德无增上慢，于他功德不嫉不毁，善修行业不轻业报；由如是故，具足成满业清净智。舍利子，如是等相具足圆满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智德资粮善巧之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智德资粮善巧，谓能具足四种施法，便得成就智德资粮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菩萨摩诃萨若见书写如是经典，给施叶纸笔墨众事；二者、菩萨摩诃萨请说法者演深妙义；三者、菩萨摩诃萨以诸利养、恭敬、名闻，赞颂称扬奉说法者；四者、菩萨摩诃萨于说法师摄受正法，无有谄曲赞悦彼意，应施是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’舍利子，若有菩萨摩诃萨，行是四种清净布施，当知善能积集智德资粮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四种积集无尽智德资粮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菩萨摩诃萨巧能守护说法者身，二者、巧能守护所有众善，三者、巧能守护其所止处，四者、巧能守护彼说法者所有徒众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四种积集智德资粮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四种任持智德资粮善巧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菩萨摩诃萨，于说法者以法任持、以智任持、以财任持、以菩提功德而用任持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四种任持智德资粮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五种胜力能为智德资粮善巧。何等为五？所谓菩萨摩诃萨具足信力，为欲成就信解心故；具足进力，求善知识成多闻故；具足念力，令菩提心无忘失故；具足定力，审谛观察平等觉故；具足慧力，由久修习多闻力故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五力智德资粮善巧之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智德资粮善巧，谓具四种清净尸罗，能善积集智德资粮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菩萨摩诃萨乐法尸罗、求法尸罗、观法尸罗、回向菩提尸罗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若具如是四种清净尸罗，能善积集智德资粮善巧之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智德资粮善巧，谓能具足四种忍法，能为智德资粮善巧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，善能忍受一切粗恶非法言说；二者、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，善能堪忍一切风日寒热饥渴；三者、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，于阿遮利耶、鄔波陀耶二胜师所，随有训诲顶戴领受；四者、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，善能信解于空无相无愿之法。舍利子，如是四种含受忍法，能为智德资粮之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智德资粮善巧，谓能具足四种精进，能为智德资粮善巧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菩萨摩诃萨，坚固精进听闻正法，坚固精进任持正法，坚固精进演说正法，坚固精进修行正行。舍利子，如是四种坚固精进，能为智德资粮之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智德资粮善巧，谓能具足四种静虑，于法修习，能为智德资粮善巧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菩萨常乐行远离法，二者、乐独专一守静山林，三者、常乐寻求神通静虑，四者、常勤修行广大佛智。舍利子，如是四种正法静虑，能为智德资粮之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智德资粮善巧，谓能具足四种正法智慧光明，能为智德资粮善巧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菩萨摩诃萨，修行如是智慧光明，不住于断，不说于常，不违缘起，信解无我。舍利子，如是四种诸慧光明，能为智德资粮正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智德资粮善巧，谓能成就四种正法无上方便，能为智德资粮善巧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随顺世间，随顺经典，随顺妙法，随顺净智。舍利子，如是四种正法方便，能为智德资粮正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智德资粮善巧，谓能进趣四种法道，能为智德资粮善巧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菩萨摩诃萨，以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具足修行，到彼岸道、七觉分道、八圣支道、趣向一切智者智道。舍利子，如是四种正法之道，能为智德资粮正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智德资粮善巧，谓具四种无厌足法，则能善集智德资粮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菩萨摩诃萨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奉持正法无量听闻无有厌足，为众说法无有厌足，观察理义无有厌足，智慧方便无有厌足。舍利子，如是四种无厌足法，能集智德资粮正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如是智德资粮善巧，随遍入于一切行处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当知布施由智资粮而成就故，如是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静虑、正慧亦是智德资粮成就，乃至慈悲喜舍一切善法亦因智德资粮成就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所有发起坚固正行，皆依正智。彼一切行，智为前导。由是菩萨具大智故，为诸无智之所归趣，一切恶魔不得其便，诸佛如来所共加护，将得趣入一切智智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智德资粮善巧之行。若诸菩萨摩诃萨，成就如是福智二种资粮善巧，当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获是资粮善巧之力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念住善巧？舍利子，所谓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具足修习四种念住，则能成就方便善巧。舍利子，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于身随身观察修习念住，二者、于受随受观察修习念住，三者、于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，四者、于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。

“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云何于身随身观察修习念住？舍利子，菩萨于身住随身念，观察是身前际过咎。是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：‘如是身者，颠倒业起因缘所生，本无主宰，无所摄受；如彼卉木、丛林、诸药草等，从因缘生，本无主宰，无所摄受。此身又如馆舍所起，皆由草木墙堑众缘所共合成；此身亦尔，但为蕴、界、处等之所摄持，而其本性空，无有我无有我所，无常无恒，无有坚住，非不变法。我今不应于是身分妄有所计，是故我今当以如是不坚之身用贸坚身。何等身者名为坚实？谓如来身是坚实身。我观是身极为虚伪，要当成办如来之身。何以故？如来身者即是法身、金刚之身、不可坏身、坚固之身、超于三界最胜之身。’又作是念：‘我此身者，无量过咎之所杂染。我当求证离诸过染如来之身。’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以诸觉慧简择力故，观察是身四大种摄，为诸随眠所依窟宅，‘是故我今当以此身为诸众生驱役给使。何以故？譬如世间外四大种，所谓地界、水火风界，以种种门无量差别众具资财，饶益养育一切众生；我今亦尔用此四大所合成身，以种种门无量差别境界资财，当为众生之所受用。’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依般若波罗蜜多观察是身，有如是等大义用故，虽观此身体性是苦，而不厌患如是苦身；虽观是身究竟尽性，而不厌患流转受生；虽观是身其性无我，而无厌倦成熟众生；虽观是身我寂灭性，而不堕彼永舍寂灭；虽观身空无相远离，而不堕于远离边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于此身法住随身观，观察是身无实无坚；又于内身住随身观，随内而行，于诸烦恼无复容受；又于外身住随身观，随外而行，于诸烦恼不与共住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身念住已，其身清净无有染污，具足一切清净身业，得清净相庄严之身；既具如是庄严身故，为诸天人之所归仰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于此身法随身观察修习念住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云何于受随受观察修习念住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：‘诸所有受，一切皆苦。我于今者具觉慧力，于如是受当善决择，以智决择，以慧决择，方便决择。’是菩萨摩诃萨，既具如是胜决择力，虽受于乐，当乐触时，即于一切善道众生，起大慈心，不为贪欲随眠所恼；虽受于苦，当苦触时，即于一切恶道众生，起大悲心，不为瞋恚随眠所恼；虽复受诸不苦不乐，当触受时，不为无明随眠所恼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由依般若波罗蜜多，具足如是观解力故，随受而行修习念住，所受诸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善能观察诸受出离，又能令彼一切众生证受遍智寂灭之法。又作是念：‘此诸众生具烦恼故，无有智慧，不能了知诸受出离。何以故？若受乐时便生贪爱，若受苦时便生瞋恚，若受不苦不乐便起愚痴。而况我辈，诸菩萨等随智慧行，一切所受诸过失法皆已息灭，岂当于受更起烦恼？我于今者应具发起方便善巧及与大悲，摄诸众生，令于诸受皆得息灭。’舍利子，如是菩萨，何因缘故说于诸受而能不随？舍利子，谓于诸受智慧简择，能引于乐，不引于苦。舍利子，复以何等智慧简择？谓是菩萨观察此中，无能受者，若我、若有情、若命者、若数取等。于是观察竟无能受，唯有受者。有何等受？所谓执受、摄受、取受、有得受、颠倒受、分别受、见随眠受，眼想所生受乃至意想所生受，色想所生受乃至法想所生受，及彼种种眼触所生受，如是广说，若内若外所有诸法乃至诸触缘所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如是等相是名为受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诸佛如来分别诸受，无量诸门差别之相。舍利子，如来或时说为一受，所谓一心了别诸境；或说二受，谓内及外；或说三受，所谓过去了别、未来了别、现在了别；或说四受，所谓地、水、火、风界别；或说五受，所谓思惟如是五蕴；或说六受，所谓分别如是六处；或说七受，谓七识住；或说八受，所谓八邪方便之相；或说九受，所谓九位众生所居；或说十受，所谓十善业道等。舍利子，如是广说，乃至无量一切诸受，随所缘境，随所作意，限量分齐有尔所受，然诸如来说受无量。何以故？众生无量故，随有众生，各具如是无量诸受。舍利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，云何于受住随受观？舍利子，谓诸菩萨以清净智，方便善摄一切众生，所有诸受生灭住异，及善了知一切众生，善不善等所有受智。若诸菩萨如是随观，是名于受具足观察。舍利子，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于一切受随受观察修习念住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云何于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？舍利子，是诸菩萨摩诃萨无有忘念，密护防守，离诸散乱；观察于心，生灭散坏，念念不住，于内于外不住不转，是名菩萨正观于心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：‘我忆最初曾所发心，如是诸心生已即灭，离散变坏，不可了知诣何方所。又我所有无量诸心积集善根，生已即灭，离散变

坏，无有方所。又我所有无量心相回向菩提，而心体相不能自了。云何此心能作是念，我当证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何以故？以此心体不能了心，不能观心，不能通达于自心故。’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：‘若菩提心由善根心无有失者，则善根心由回向心无有迷失。若回向心由菩提故无有失者，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有失。’是菩萨摩诃萨作是观已，于无迷失不恐不怖，复作是念：‘此缘起法，因果不坏。虽复是心法性，无有自性，无有作用，无有主宰，然此诸法依止因缘而得生起。我当随其所欲积集善根，既积集已修相应行，终不舍离是心法性。’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云何此中积集之相？舍利子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作如是观积集之相：‘是心本性犹如幻化，无有一法而可施者。是心法性而能布施一切众生，回向积集庄严佛土，是则名为善根积集。’又舍利子，是心本性如梦所见，其相寂静；是心法性而能积集守护尸罗，皆为回向神通作用，是则名为善根积集。又舍利子，是心本性犹如阳焰，究竟尽灭；是心法性，而能修习一切可乐忍辱之力，回向积集庄严菩提，是则名为善根积集。又舍利子，心本性者如水中月，究竟远离积集之相；是心法性而能发起一切正勤，回向成熟无量佛法，是则名为善根积集。又舍利子，心本性者不可取得，不可睹见；是心法性而能修习一切静虑解脱三摩地、三摩钵底，回向诸佛胜三摩地，是则名为善根积集。又舍利子，观此心性本非色相，无见无对，不可了知；是心法性而能修习一切慧句差别说智，回向圆满诸佛智慧，是则名为善根积集。又舍利子，心无所缘，无生无起；是心法性而能建立无量善法摄受色相，如是名为善根积集。又舍利子，心无所因，亦无所生；是心法性而能摄受觉分法因，是则名为善根积集。又舍利子，心性远离六种境界，亦不生起；是心法性而能引发菩提境界因所生心，是则名为善根积集。舍利子，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于一切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又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于一切心住随心观，为求证得胜神通故，系缚其心修学通智；得神通已，但以一心，而能善知一切心相；既了知已，依心自体宣说诸法。舍利子，如是住随心观菩萨摩诃萨，以大悲力制御其心，成熟众生而无厌倦。由是菩萨住随心观故，不为心尽，不为心灭，安住于心，但为令心远离生死相续结缚而安住心。又复以诸心念智力，安住诸法，无生无起，正决定性，而不退堕二乘地中。又以是力持心相续，乃至成满一切佛法，一刹那心相应妙慧，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是，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云何于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？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以圣慧眼观见诸法，乃至坐于道场，于其中间无有迷失。是菩萨于一切法住随法观，不见少法远离于空、远离无相、远离无愿、远离无生、远离无起及以远离无加行者，又重观察不见少法远离缘起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随法观故，不观于法及以非法。此中何者以定为法？谓无我义，是名法义；无有情义、无命者义、无数取趣义，如是等义是名为法。复以何等为非法义？所谓我见、有情见、命者见、数取趣见、断见、常见、有见、无有见，如是等见是名非法。又舍利子，举要而言，一切诸法或名为法，或名非法。何以故？若能了知如是诸法皆空、无相及以无愿，即一切法并名为法；若有计着我及我所诸见随眠，即一切法并名非法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住随法观已，不见一法而非佛法，而非是佛，而非是道，而非解脱，而非出离者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了知诸法皆出离已，又复获得无障大悲，观诸众生所有烦恼，皆从虚假妄想而生，知诸烦恼体性自离。何以故？是诸烦恼等趣了义，无少烦恼可积可集，如是随觉即是菩提，烦恼之性即菩提性。菩萨如是，虽安住念而无所住，非忆非忘，而能了知念所安住。何以故？所安住念即名法界，若住法界即住有情界，若住有情界即住虚空界；由如是故，说此诸法与虚空等。舍利子，如是住随法观菩萨摩诃萨，依趣佛法故，信解诸法即是佛法，虽复发起如是尽智，而于无为尽灭之法能不作证；虽复发起无生之智，愍诸含识而现受生，又不舍离无生实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于诸法中安住念故，遍能摄受二乘诸法，虽于一切假立诸法安住于念，而此正念无散无失；乃至后际于一切法，随法观察修习念住，能以无量言说所说不平等境，平等趣入一切佛法，能令一切众生心喜，能摧一切坚固魔军，因是证得自然大智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于一切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。是则名为四种念住善巧之法。如是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欲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，应当修习念住善巧。

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三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

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九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一之四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四正胜道善巧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以修般若波罗蜜多故，道有四种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，便生欲乐，勇猛策励，发勤精进，摄持于心，平等安住；二者、已生恶不善法为永断故，便生欲乐，勇猛策励，发勤精进，摄持于心，平等安住；三者、未生善法为生起故，便生欲乐，勇猛策励，发勤精进，摄持于心，平等安住；四者、已生善法令住不忘修习圆满，便生欲乐，勇猛策励，发勤精进，摄持于心，平等安住。舍利子，如是四种，又亦名为四种正胜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，乃至摄持于心，平等安住？舍利子，所言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，便生欲乐，勇猛策励者，是谓如理作意故；发勤精进者，是谓不舍如理作意故；摄持于心，平等安住者，是则名为如理观察。何以故？由如理方便故，恶不善法不复现行。舍利子，何等名为恶不善法？复以何义，恶不善法不复现行？舍利子，恶不善法，所谓尸罗戒所对治、定所对治、慧所对治。云何名为戒所对治？舍利子，言对治者，所谓犯戒，及余一切发起毁犯尸罗之法，诸妙戒聚之所对治，如是名为戒所对治。舍利子，何等名为定所对治？所谓违犯轨则，及余一切引心乱法，诸妙定聚所对治法，如是名为定所对治。舍利子，何等名为慧所对治？所谓毁犯于见，及余一切能引诸见缠障盖法，诸妙慧聚之所对治，如是名

为慧所对治。舍利子，诸如是等，并得名为恶不善法。若诸所有如理作意，不令如是恶不善法得生起者，是则名为恶不善法不复现行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一正胜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已生恶不善法为永断故，乃至摄持于心，平等安住？舍利子，若诸恶不善法积集于心，无方无处及诸恶不善法现行觉心，依止于因缘所缘境而得生起。何等名为缘境生起？所谓因净妙相而起贪心，损坏相故而起瞋心，无明相故而起痴心。尔时，菩萨便住如是如理思惟，不净相故贪欲寂静，慈愍相故瞋恚寂静，缘起相故愚痴寂静。是诸烦恼虽由作意，永息灭故，假立言说名为寂静；而实寂静无别可得，但为断灭平等性故，现观诸法，即以此法而名正胜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正胜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未生善法为欲生故，乃至摄持于心，平等安住？舍利子，如是义者文句无量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，无量善法皆应积集，由是文句而有无量。舍利子，当知菩萨一切善根，乐欲为本，由精进故，便能积集一切善根。何以故？由如是法摄持安住故，一切善根皆得究竟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三正胜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已生善法，令住不忘，修习圆满，便生欲乐，乃至摄持于心，平等安住？舍利子，如是义者，当知即是回向菩提。何以故？由回向菩提，所有善根无复失坏故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菩萨不依三界而发心故。舍利子，若诸菩萨不依三界修习善根，又复回向一切智者，当知所有一切善法，则为究竟，无能有尽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四正胜。

“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精勤修习，如是四种道分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五分道善巧？舍利子，何等为五？所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是名为五。

“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信根？舍利子，如是信者，信四种法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信受如是处生死中世间正见；由此信故，菩萨摩诃萨依趣业报，乃至失命因缘，终不兴意造诸恶业。二者、信受如是诸菩萨行；由此信故，修行正行，终不起意乐证余乘。三者、信受如是胜义、了义、甚深缘起，一切诸法无我、无有情，但是言说之所假立，唯空无相无愿之相；由此信故，有情见趣及诸随眠不复增长。四者、信受如是力、无畏等一切佛法，既信受已，离疑离惑，修集一切所有佛法。舍利子，如是等相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信根。

“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精进根？所谓信所信法，由精进根而得生起，即以此法名精进根。

“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念根？所谓诸法由于精进之所积集，以念根力而不失坏，即以此法而为念根。

“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定根？所谓诸法由念根力所不失坏，即彼诸法以定根故，摄住一缘故名定根。

“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慧根？所谓诸法由定根故，摄住一缘，即彼诸法以慧根力，观达明了故名慧根。

“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若具如是五增上根，无间相续修行正行，能速圆满一切佛法，亦速趣入授记别地。舍利子，譬如外道具五通仙，若诸胎藏男女二形犹未生起，终不为彼妄有授记；如来亦尔，若诸菩萨未具成就如是五根无间相续，终不为彼而授记也。舍利子，如是等相，是名菩萨五分道法。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便能修习如是五分道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以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道善巧者复有五分。何等为五？所谓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，是名为五。

“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信力？舍利子，是诸菩萨清净胜解忍受决定，坚固难坏，不可制伏。设有恶魔化为佛像，到菩萨所为作障碍，令是菩萨于正法智及胜解脱，欲使远离，情不欣乐，又作是言：‘如是法者，非佛正教。’舍利子，假使四大之性互相转变，终不能使成就信力胜解菩萨，为魔惑故，信力倾动。舍利子，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信力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精进力？舍利子，所谓菩萨发勤精进方便，修习一切善法，于彼诸处获得坚固住持之力。由是力故，乃至彼处所为之事未终究竟，于其中间，无有一切天及世间，于是菩萨住持之力，能令移动不住本处。舍利子，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精进力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念力？舍利子，诸菩萨等，于彼彼法由安住念，令心安住，无有能令移动散乱。是菩萨摩诃萨由念持力，善能摧灭一切烦恼，而无有能制伏此念。舍利子，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念力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三摩地力？舍利子，诸菩萨等安住远离诸静虑支，虽复观察一切音声，诸语业道及音声刺，而不能障最初静虑。是诸菩萨虽以如是一切善法，寻伺推求无量诸法，而不能障第二静虑。是诸菩萨虽复安住所生欢喜，而不能障第三静虑。是诸菩萨虽为成熟一切众生，摄受正法不住于舍，而不能障第四静虑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如是四种静虑，一切静虑所对治法不能制伏。又是菩萨虽于三摩地安住不舍，而不随彼定力受生。舍利

子，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三摩地力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慧力？舍利子，是智慧力坚固难伏，所谓一切世间、出世间法所不制伏。如是智力，又是菩萨生生之处。乃至世间已行正行，工巧业处难作难解，而诸菩萨于彼一切，不由师教现前了知。舍利子，是诸菩萨又于一切出世间法，谓能救度诸世间者，菩萨摩诃萨以智慧力悉能摄受，不为一切世间天人之所制伏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慧力。

“如此等相，是则名为菩萨摩诃萨五分道善巧。舍利子，是诸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精勤修习如是五分道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觉分善巧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有七种觉分。何等为七？所谓念觉分、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、安觉分、等持觉分、舍觉分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七种觉分。

“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念觉分？所谓诸菩萨由依如是正念力故，随觉诸法，观察诸法，寻思诸法，了达诸法，简择诸法，鉴照诸法。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念力故，随觉一切诸法体相。舍利子，何等名为了达诸法自体相智？谓由念力觉一切法自体相空。若诸菩萨通达此者，是则名为念觉分法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择法觉分？谓诸菩萨，具足简择八万四千诸法藏智，随彼诸法应当简择。如是简择所谓了义，如是了义由不了义，不了义者由世俗义，世俗义者由胜义义，胜义义者由假施设，假施设者由胜决择，此胜决择是名简择。舍利子，若诸菩萨成就此者，如是名为择法觉分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精进觉分？所谓菩萨即于如是念择法喜安定舍智，摄受欣乐，勇猛势力欲无退减，正勤策励不舍善扼，为道现观所发正勤。舍利子，若诸菩萨成就此者，如是名为精进觉分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喜觉分？谓由菩萨于法生喜，便喜悦法；由喜悦法故，心不沉没；不沉没故，生清净喜；由喜清净故，身心安隐，离诸烦恼。舍利子，若诸菩萨成就此者，如是名为喜觉分法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安觉分？所谓菩萨由身安故，获得心安；由心安故，息诸烦恼，远离一切所有盖障，于所缘境其心安住，如是便入于三摩地。舍利子，若诸菩萨成就此者，是则名为安觉分法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三摩地觉分？所谓菩萨以是定心觉知于法，非不定心。何以故？若心得定，觉了诸法，终不发起诸爱见等缠障邪觉；唯除于法平等实性，心定趣入，觉一切法平等之性。舍利子，若诸菩萨成就此者，如是名为三摩地觉分法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舍觉分法？所谓菩萨于能顺忧喜分法，心无执着，于诸世法心不摄受，不高不下，安住不动，无欣无厌，无爱无恚，唯能随顺修习圣道。若诸菩萨成就此者，是则名为舍觉分法。

“如是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欲于是等七觉分法通达善巧故，便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精勤修习觉分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道分善巧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具足如是八圣道分。何等为八？所谓正见、正思惟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三摩地，如是名为诸菩萨等八圣道分。

“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见？舍利子，谓众贤圣出世间见，如是见者，非我见起，非有情见起，非命者见起，非数取者见起，非断见起，非常见起，非有见起，非无有见起，非善见起，非不善见起，乃至非涅盘见起。舍利子，若诸菩萨远离此见，是则名为菩萨正见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正思惟？舍利子，若诸菩萨由此思惟，则能发起贪瞋痴等一切烦恼，如是思惟终不发起。若诸菩萨由此思惟，便能生长戒聚、定聚、慧聚、解脱、解脱智见聚等诸功德者，如是思惟诸菩萨等恒常发起。舍利子，若有菩萨成就此法，是则名为正思惟分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语？舍利子，谓诸菩萨如是语言，不自损恼，不损恼他，不与众生共相交诤。由是菩萨成就是语，能入圣道故，说名为菩萨正语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业？舍利子，谓诸菩萨终不造作黑黑报业；若业能感白净果报，若业能尽一切诸业，如是业者方便发起。舍利子，是诸菩萨即以此业而为白业，业为依趣，精勤方便修平等业，如是名为菩萨正业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命？舍利子，谓诸菩萨所有圣种杜多功德，不谄不诳，不怀浮诈，于诸乞求性离逼切，易满易养；于彼轨则奉而修行，不生慢缓；于他利养不兴嫉

妒；于自利养而生知足；于圣所开不深染着，而常清净自守命行。舍利子，若诸菩萨成就此者，是则名为菩萨正命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正精进？舍利子，是诸菩萨，若于圣者所不开许，贪瞋痴等烦恼随眠及诸邪行，于是法中发勤精进者，菩萨不乐行于精进。若诸正勤为圣谛摄，趣入圣道，能至涅盘，引发正行，如是精进，为诸菩萨所乐修学，即以此法名正精进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念？舍利子，谓有诸念极善安住，性非下劣，心善正直无有邪曲，能观生死所有过患，与大涅盘为归趣路。若诸菩萨于如是念恒正忆持，为令圣道不忘失故，即以此法名为正念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三摩地？舍利子，三摩地者，若于正性平等，则于一切法平等。诸菩萨等安住如是三摩地已，为欲解脱一切众生故，趣入正性。如是正定是无尽道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为诸菩萨证现观故，宣说开示，是则名为菩萨正定。

“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八圣道分。若诸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，应勤修是八圣道分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修道善巧。道善巧者，复有二种。何等为二？谓奢摩他，及毗钵舍那，是名为二。

“舍利子，何等名为奢摩他道？舍利子，谓诸菩萨其心寂静、深极寂静、最胜寂静，无有散乱，诸根憺怕，不掉不举，离诸躁扰及以惛沉，安静密护离诸谄曲，调顺堪能乐常独处，离彼喧闹，乐远离行，身无尘染，心无惑乱，于寂静门思惟作意，离诸恶欲无所希望，远诸大欲欢悦知足，正命清净，正行圆满，密护威仪知时知分，易养易满善知其量，常乐思择无高无下，弊鄙粗言性能堪忍，于相应门发心安住，乐处闲室于静虑分，作意缘念，生起大慈，引发大悲，安住大喜，修习大舍，从初静虑乃至八定次第证入。若诸菩萨成就此者，如是名为奢摩他道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无量诸奢摩他资粮正行，诸菩萨等于此资粮方便趣入，如是又名奢摩他道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毗钵舍那道？谓诸菩萨于妙慧分修习圣道，于诸法中发起如是无作观智，又复发起无我、无有情、无命者、无数取观智，于诸蕴中起法观智，于诸界中起法界观智，于诸处中起空聚落观智，于诸眼中起照了观智，于缘起中起不相违观智，于诸见趣起远离观智，于诸因果起业报观智，于所应得果起作证观智，于所入正性起趣入观智。舍利子，毗钵舍那者，所谓于诸法中起如理见，于诸法中起真实见，于诸法中起不变异见，于诸法中而起空见，于诸法中起无相见，于诸法中起无愿见。又舍利子，毗钵舍那者，非以有因故观，非以无因故观，非以生灭住因故观，非以有所得因故观。何以故？菩萨于此都无所观而复观察，不见而见，见而不见。舍利子，若诸菩萨作是观者，名如实观，名真实见，亦名证得毗钵舍那善巧方便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此观中，虽复发起如是观解，而不堕彼无所为作，亦不远离善根加行。若诸菩萨成就是者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毗钵舍那。

“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精勤修习奢摩他、毗钵舍那道法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道相如是，我若略说菩萨道者，则唯有一趣道善巧。舍利子，何等是耶？所谓菩萨独一众表，无有与等，不假伴助，为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由自摄受，精进势力，清净欲解，被坚固铠。何以故？由是菩萨不由他悟，不缘于他，自所建立，自力所起，严备如是坚固甲铠。舍利子，是诸菩萨兴发是念：‘如是甲铠，一切众生所不能擐，我今独擐如是甲铠！一切圣贤诸新发意未住正位诸菩萨等，所未曾擐，我今独擐！’尔时菩萨又作是念：‘我于今者严备如是，岂令布施自在度我？我当自在度彼布施。如是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静虑及般若等，岂令自在而度于我？我当自在先度于彼。’又作是念：‘我于今者，岂令波罗蜜多发起于我？我当发起波罗蜜多。如是广说一切善根，皆当因我而便发起，不令善根发起于我。’舍利子，若诸菩萨摩诃萨，于如是法不假伴助，自能建立，谓我独一无有等者，当坐坚固胜金刚座，自以势力摧伏魔军，用一刹那相应妙慧，当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若诸菩萨起如是等欲解方便决定观察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趣一道善巧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修习如是趣一道善巧。舍利子，诸如是等道善巧相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修习如是道法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缘起善巧？舍利子，谓诸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，修缘起者处密静室，作是思惟：‘如是世间纯大苦聚，从于何所而得集起？’既思惟已，便自了知：‘如是苦聚，由不如理作意集故，无明集起；无明集故，诸行集起；诸行集故，诸识集起；诸识集故，名色集起；名色集故，六处集起；六处集故，诸触集起；诸触集故，诸受集起；诸受集故，诸爱集起；诸爱集故，诸取集起；诸取集故，诸有集起；诸有集故，而生集起；生集起故，老死愁叹忧苦逼恼皆悉集起。’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：‘如彼诸法虽复集起，无作无用，无有主宰。如是诸法，诸善为因，不动为因，涅盘为因。彼一切法从缘生起，无有主宰，亦复如是。若诸众生下根为因，中根为因，上根为因，诸业为因，因果流转亦复如是。’舍利子，如是一切有所取法，因缘和合而得集起，菩萨一切悉能了知，如是名为缘起善巧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又作是念：‘由何灭故，彼诸法灭？’既思惟已，便自了知：‘由不如理作意灭故，而无明灭；无明灭故，诸行便灭；诸行灭故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’舍利子，若能了知如是法智，是则名为缘起善巧。舍利子，是诸菩萨又作是念：‘因依正法，依止诸缘，依止和合，得修诸善。是法若由诸因和合，依止诸缘，则此法等不依止我，不依有情，不依命者，不依数

取，是则此法不可称量。’舍利子，诸菩萨等，若能如是如理观察，是则名为缘起善巧。又复观察一切佛法，皆菩提相、缘所起相，观诸缘起皆尽灭相，以能观待诸众生故，而不趣入毕竟寂灭，是则又名缘起善巧。舍利子，是诸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修习如是缘起善巧。

“复次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一切法善巧？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于一切法遍摄一切有为、无为。菩萨摩诃萨，于如是等有为、无为一切诸法，应修善巧。

“舍利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？所谓妙善身行、妙善语行、妙善意行，是则名为有为善巧。云何名为无为善巧？即以如是妙善身语及以意行，回向毕竟无为菩提，回向无为菩提妙观，又复回向于萨伐若，是则名为无为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，即是积集五到彼岸。何等为五？所谓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静虑波罗蜜多，是名有为。若由般若波罗蜜多无为智故，则五到彼岸不可厌毁，如此妙智又能积集诸到彼岸资粮善法，信解无漏无上菩提，及以回向一切智智，是则名为无为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，所谓以无碍光照诸众生，以四摄法摄诸众生，是名有为。若观诸法无我，无有情，无取无执，于四摄法方便善巧，爱乐信受无为等觉，及以回向一切智智，是则名为无为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，所谓不断能令生死相续，结缚而复永断能令生死相续，烦恼任持菩提结缚相续一分结缚不复现行，是名有为善巧。若复修习空无相愿，诸法正智现观善巧无上菩提，不由他缘，于无为法而复作证，是则名为无为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，谓诸菩萨虽行三界，而不为彼三界烦恼之所染污，如是名为有为善巧。虽具通达一切三界出离之法，而不坠堕出离界中。是则名为无为善巧。

“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一切法善巧者，是则名为一切智智。若诸菩萨圆满证入一切智智，即一切时智慧善巧，即此名为诸法善巧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修习如是一切法善巧。如是，舍利子，若有依菩萨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依慧分别善巧通达，修习如是十种善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妙慧？云何名为到彼岸义？舍利子，所言慧者，谓能解了一切善法；是现见慧，随顺通达一切法故；是真量慧，如实通达一切法故；是通达慧，一切见趣诸缠缚法不为障故；是离愿慧，永离一切欲求愿故；是安悦慧，永息一切诸热恼故；是欢喜慧，缘法喜乐无断绝故；是依趣慧，于诸义智皆现见故；是建立慧，建立一切觉品法故；是证相慧，随其所乘证得果故；是了相慧，善能照了是智性故；是济度慧，救度一切诸瀑流故；是趣入慧，能趣正性无生法故；是策励慧，振发一切诸善法故；是清净慧，离先随眠烦恼浊故；是最胜慧，升陟一切诸法顶故；是微妙慧，以自然智随觉法故；是离行慧，更无杂染三界法故；是摄受慧，一切贤圣所摄受故；是断愿慧，除遣一切相分别故；是舍逸慧，远离一切愚黑闇故；是方便慧，安住一切瑜伽师地者所成就故；是发趣慧，当住一切圣智道故；是照明慧，除灭一切无明瀑流翳暗膜故；是施明慧，开导一切犹如眼故；是无漏慧，慧眼超过邪僻路故；是胜义慧，照了如是大圣谛故；是无别慧，善调顺故；是光明慧，诸智门故；是无尽慧，遍于一切随行照故；是无灭慧，常广见故；是解脱道慧，永断一切取执缚故；是不离处慧，不与一切烦恼障法而同止故。舍利子，如是慧相，我今略说，当知菩萨摩诃萨更有无量无边诸慧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如是乃至一切众生所有心行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慧业智行；如是乃至一切众生所有欲解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慧观察智；如是乃至一切众生所有诸烦恼门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广大慧门；如是乃至一切声闻独觉，及正等觉所有遍智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慧所行处。舍利子，如是等一切慧处，诸菩萨摩诃萨皆于其中精勤修学，是则名为菩萨妙慧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到彼岸义？舍利子，如是乃至一切所知诸妙善法能到彼岸者，当知皆是到彼岸义。又舍利子，如上广说一切慧句，应知皆是到彼岸义；又诸菩萨修行差别圆满之义，当知皆是到彼岸义；如是一切智智圆满之义，当知皆是到彼岸义；于诸一切为无为法，无执着义，当知皆是到彼岸义；能善觉悟无量生死大过失义，当知皆是到彼岸义；一切诸法有能开悟不觉者义，当知皆是到彼岸义；有能开示无穷尽法宝藏义者，当知是为到彼岸义；无障解脱圆满义者，当知是为到彼岸义；觉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静虑、慧平等义，当知是为到彼岸义；最胜决择善巧义者，当知是为到彼岸义；遍行一切众生界义，是则名为到彼岸义；无生法忍圆满之义，是则名为到彼岸义；不退转地究竟满义，是则名为到彼岸义；清净修治诸佛土义，是则名为到彼岸义；成熟一切众生义者，是则名为到彼岸义；往诣道场升菩提座义，是则名为到彼岸义；毕竟摧伏诸魔军义，是则名为到彼岸义；一切佛法皆圆满义，是则名为到彼岸义；于菩萨藏差别法门正安住义，是则名为到彼岸义。舍利子，若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，正修学已，我说是等则于一切波罗蜜多皆得究竟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若有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皆当于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，殷勤请求，受持读诵，通达义理，广为他说分别显示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若有于是菩萨藏经，殷重听闻，受持读诵，乃至为他分别解说者，当知是人必定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在在所生，一切微妙功巧业处究竟通达；二者、在所生处，常居高族，荣望当世；三者、所生之

处，有大威严，势力自在；四者、凡所言令，一切皆从，无不信伏；五者、所生之处具大豪富；六者、在所生处，恒为天人所加爱敬；七者、生处人中，常为轮王，得大自在；八者、所生常得为天帝释；九者、若生色界，为大梵王；十者、在所生处，常不远离大菩提心。舍利子，受持经者，则为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是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受持是经，殷重听闻，读诵解义，乃至为他广说开示，当知是人复得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不与尼伽兰陀邪论相杂；二者、不起我见；三者、无有情见；四者、无命者见；五者、无数取见；六者、不起断见；七者、不起常见；八者、一切世务情无顾及；九者、恒发胜心乐欲出家；十者、若闻经典，速能受持悟解深义。舍利子，是名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受持是经，殷重听闻，读诵解义，乃至为他广分别说，当知是人复得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成就正念；二者、成就正觉；三者、成就正趣；四者、成就志勇；五者、成就正慧；六者、得具无难；七者、忆本生事；八者、性薄贪欲，无猛利贪，不为重贪之所烧恼；九者、性薄瞋恚，无猛利瞋，不为重瞋之所烧恼；十者、性薄愚痴，无猛利痴，不为重痴之所烧恼。舍利子，是名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受持是经，殷重听闻，读诵解义，乃至为他广分别说，当知是人复得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成就机速慧；二者、成就捷辩慧；三者、成就猛利慧；四者、成就迅疾慧；五者、成就广博慧；六者、成就甚深慧；七者、成就通达慧；八者、成就无着慧；九者、常现前见一切如来，既得见已，以清美颂而为赞叹；十者、善能如理请问如来，又能如理开释疑难。舍利子，是名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。

“复次，舍利子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受持是经，读诵解义，乃至为他广分别说，当知是人复获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常乐远离诸不善友；二者、常乐亲近诸善知识；三者、能缓诸魔所有系缚；四者、摧殄诸魔所有军阵；五者、善能诃厌一切烦恼；六者、于一切行，心恒捐舍；七者、违背一切向恶趣道；八者、归向一切趣涅盘道；九者、善说一切越度生死清净之地；十者、巧能随学一切菩萨所行轨则，又能奉行诸佛教敕。如是名为十种功德称赞利益。舍利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，殷重听闻，受持读诵，研寻义趣，明了通达，复能为他广说开示，当知是人则为获得如上功德称赞利益。”

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颂曰：

“诸聪睿者慧无边，　妙能通达法及义，
尊胜文词善圆具，　由持如是大经王。
常获丰饶法宝藏，　恒欣悦意行法施，
发生最上胜欢喜，　由持如是大经王。
多众生闻说法者，　证斯广大胜功德，
我当云何说是法，　如持经者之所获？
证获如斯最胜慧，　于正法所终无坏，
由念发生微妙智，　能说无上智依处。
勤求善说正法句，　最胜众圣所称赞，
常闻发起超胜行，　由持如是大经王。
慧者闻已持深义，　于诸文句无妄执，
常随理趣而观照，　增长妙智量无边。
无边妙智无边义，　第一义解谅难思，
遍游十方广称赞，　闻经胜利无穷尽。
极善微薄贪瞋痴，　获得第一心清净，
由闻如是大经王，　功德胜利无边际。
虽获胜财无放逸，　称量财义谁坚固，
深达世财非有实，　于财无恋趣非家。
出诣闲静住中林，　于彼惛沉常远离，
听闻净法曾无厌，　静虑正教无悭吝。
请问疑难世导师，　闻已为他广开释，
由斯增长微妙智，　于白净法终无退。

“如是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于是经典精勤修学，行菩萨行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于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修学正法之要。”

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四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
菩萨藏会第十二之二十大自在天授记品第十二

尔时，佛告舍利子：“往昔过去大蕴如来应正等觉，为精进行童子，广说如是四无量法，及说六波罗蜜多已。尔时，彼佛复告精进行童子：‘云何菩萨摩诃萨随摄法转？童子当知，菩萨摩诃萨，具足如来四摄之法；由是法故，菩萨摩诃萨恒处长夜摄诸众生。何等为四？所谓布施、爱语、利行、同事，如是名为四种摄法。童子，云何名为如是摄法？童子，所言施者，具有二种：一者财施，二者法施，是为布施；言爱语者，谓于一切诸来求乞，或乐闻法，菩萨悉能爱语慰喻；言利行者，谓能满足若自若他所有意乐；言同事者，随己所有智及功德为他演说，摄受建立一切众生，令其安住若智若法。复次，童子，言布施者，于来乞求诸众生所心意清净；言爱语者，于来乞求诸众生所，善言安慰；言利行者，随诸众生所有义利，皆令成熟；言同事者，于来乞求诸众生所，行平等心成其义利。复次，童子，言布施者，谓诸菩萨发意行舍；言爱语者，方便无断；言利行者，深心无悔；言同事者，回向大乘。复次，童子，言布施者，谓

随慈心而行于舍；言爱语者，常不舍离欢喜之心；言利行者，成就大悲心，恒欣乐利众生事；言同事者，修舍平等无有高下，心恒回向一切智智。复次，童子，言布施者，如法求财，常思行舍，拯济贫乏；言爱语者，既施财已，重复安处，令住法义；言利行者，自利利他，平等摄受；言同事者，为欲利益诸众生故，究竟发起一切智心。复次，童子，言布施者，一切所有内外诸法悉皆舍离；言爱语者，于一切法功德智慧无所秘惜；言利行者，弃舍自利，专务利他；言同事者，总摄财物如置掌中，随缘惠施，情无忧戚。复次，童子，言法施者，如所闻法广为他说；言爱语者，以无染心分别开示；言利行者，谓为于他授诵经典，乃至说法无有厌倦；言同事者，以不舍离一切智心，安置含生于正法所。复次，童子，所言法施，若为往返求听法者，如佛正教不乱宣说；言爱语者，以微妙音开示正法；言利行者，谓以衣服、饮食、床敷、医药及余随用什物众具，于求法者及说法者，但有匮乏即便给施；言同事者，常起深心，无间说法。复次，童子，言法施者，由是菩萨了知法施诸施中上，常行法施；言爱语者，谓所演说利益之事；言利行者，演畅其义，不依于文；言同事者，欲令圆满一切佛法，常为众生如应敷化。复次，童子，言布施者，所谓柁那波罗蜜多；言爱语者，所谓尸罗波罗蜜多，及以羼底波罗蜜多；言利行者，所谓毗利耶波罗蜜多；言同事者，所谓静虑波罗蜜多，及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童子，言布施者，谓初发心一切菩萨；言爱语者，谓已发行一切菩萨；言利行者，谓不退转一切菩萨；言同事者，所谓系属一生诸大菩萨。复次，童子，言布施者，为欲坚固菩提根本；言爱语者，为欲成就菩提萌芽；言利行者，为欲开发菩提妙华；言同事者，为欲成熟菩提胜果。如是，童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四种摄法。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大菩提故，以如是等四摄之法，处于长夜摄受众生，是名菩萨摩诃萨随摄法转。童子，如是摄法无量无边，皆说名为菩提之道。’

“舍利子，尔时薄伽梵大蕴如来应正等觉，为是精进行童子，开示如是大菩提道。时，彼童子具于佛所闻是法已，又闻赞说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得大欢喜，即以上妙衣服、肴膳饮食、床敷、医药、什物众具，持以奉献大蕴如来及声闻众。如是乃经九十六拘胝岁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又复兴菩提大愿；虽作如是无量功德，而大蕴如来未与童子授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舍利子，汝谓彼时精进行童子，岂异人乎？勿作余疑，即我身是也。我于彼佛所，以诸供养奉佛及僧，经尔所岁，又复起发大菩提愿；然彼如来不授我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。

“舍利子，从大蕴如来灭度之后，经阿僧企耶劫，尔时有佛出兴于世，名曰宝性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、明行圆满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丈夫、调御士、天人师、佛、薄伽梵。舍利子，宝性如来有八十那庾多声闻弟子共会说法，一切皆是大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，乃至其心自在，证得第一波罗蜜。时，彼世中有转轮圣王，名曰善见，七宝来应，所谓成就金轮乃至主将兵宝。是善见王，以其轮宝威四天下；正法治世，名为法王，仁德育物，众所欣重。国界人民居住宽博，所治大城名曰圆满，东西长十二踰缮那，南北广七踰缮那，安隐丰乐，人民炽盛，甚可爱乐，多诸财宝，资具充溢。尔时，城中有大长者，名曰善慧，其家巨富，财宝充积，已曾供养过去诸佛，植众德本。

“舍利子，时薄伽梵宝性如来，观是长者深心欲解，作是思惟：‘此大长者善根已熟，堪为如是大菩萨藏法门之器，又是诸佛正法之器。’既了知已，便往其所，现大神变，上住虚空，结跏趺坐，为彼长者开菩提道，又复赞说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。舍利子，尔时，善慧闻佛开示大菩萨道，又闻赞说三世佛已，获得广大欢喜净信，即以上妙衣服、肴膳饮食及余资具，以用奉献宝性如来及弟子众，经于千岁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又复兴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微妙大愿；虽作如是广发众行，然彼如来未为授记。舍利子，汝谓尔时善慧长者，岂异人乎？勿余异疑，即我身是也。我于尔时，虽以种种供养奉佛及僧，并起广大菩提胜愿；然彼如来不授我记，云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。

“舍利子，自宝性如来灭度之后，经阿僧企耶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曰放光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、明行圆满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丈夫、调御士、天人师、佛、薄伽梵。舍利子，以何义故，佛名放光？舍利子，当于尔时有王出世，名曰胜怨，所都大城名盛莲华，安隐丰乐，人民炽盛，财宝众具充积流溢。王有大臣，婆罗门种，名曰光主，其家巨富，财产仓库具足盈满。而是大臣为胜怨王偏所爱重，欣慕其德，常所见遇，情无厌逆。舍利子，时胜怨王，割所王国四分之一，赐此大臣封以为王。时，光主王治于小国，以法御世，不行邪枉。舍利子，是光主王，于后异时诞生太子，形貌端正，众所乐观，成就第一圆满净色，以三十二大丈夫相具足庄严。又于王子一切身分，皆放光明，犹如日轮之所照耀，因为立号，名曰放光。

“舍利子，时光主王，召集国中诸婆罗门善占相者，皆悉集已，便示王子令其相之。诸婆罗门既睹相已，便作是言：‘今此王子定当作佛。’时光主王，即以王子付诸养母。其后不久，身相长大，聪睿明达。时，净居天处色究竟天宫，以通智力知是王子将登正觉，便于彼没，来至放光王子菩萨所止处已，右绕菩萨，即于其前，说是颂曰：

“‘非谓安处大王宫，
能生清净胜功德，要假仙幢袈裟相， 果证无上妙菩提。
盛壮须臾若流逝， 迅速过于大猛风，
不可喜乐弊衰老， 摧坏世间之所爱。
衰老能令薄势力， 难得欣乐趣非家，
大仙今者极盛年， 宜当及时发精进。
善哉善哉大慧者， 善哉善哉大超悟，
善哉善哉速出家， 定成坚固正等觉！’

“舍利子，时放光菩萨摩诃萨，为净居天所开悟已，以清净信趣于非家；当出家夜，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时，彼世尊便以如是广大名称出现世间，号曰放光如来，十号具足，为诸天人之所赞颂。时，胜怨王闻光主王子出家修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名曰放光。即便往告光主王言：‘我闻卿子出家成佛。不审世尊大慈悲故能来降不？若不垂愍至于此者，我当严备四种力军，往如来所躬事奉敬。’舍利子，时光主王，即集大臣、守卫军众，具宣是事。诸大臣言：‘王于今者，应自往诣放光如来，咨问是事：大悲世尊愍众生故，为欲往彼胜怨王所，为不往耶？’时光主王即便严驾，与诸大臣侍卫导从，往如来所；既到彼已，顶礼佛足，即以上事具白世尊。时，放光如来告父王曰：‘大王当知，我今往诣胜怨王所，愍众生故。

“舍利子，时放光如来随所乐欲别住一处胜怨王都，即与二十拘胝大阿罗汉出诣彼国。尔时，父王亦备四种强力军众随从佛后，办具种种上妙衣服、肴膳饮食、床敷、医药及余资具，供佛及僧；乃至随逐如来到已王领国界之际，便礼佛足，绕无数匝，涕泣哽噎，辞退而还。时，胜怨王闻放光如来与诸大众，将来诣此盛莲华城，即便严饰所都大城，除去一切沙砾瓦石，清净夷坦街巷道路，扫洒修治极令华丽；又以香水重增沾洒，散布名华量齐人膝，以妙香瓶列薰于道，敷置种种微妙宝衣，于上虚空张施幡盖，作倡伎乐腾郁充满。

“舍利子，时胜怨王作如是等庄严，绮饰盛莲华城大王都已；又下严敕击鼓宣令，于此王都城之内外，所有华鬘及涂香等，无令有人辄自受用并将出卖，一切皆当奉献供养放光如来，若违此令当加重罚。舍利子，时胜怨王赍持种种华鬘、涂香、末香、珍妙衣服、幢幡宝盖，鼓击种种诸妙音乐，又设羽仪现大严备，以王威势出所都城。为欲瞻仰彼如来故，并申礼拜陈诸供养，与四种军及王城内所有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、豪族类等，往诣佛所。既到彼已，时胜怨王最先顶礼彼如来足，复以种种华鬘、涂香、末香、上妙衣服、幢幡宝盖，供养如来；自供养已，复令王子、大臣及诸侍卫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等，亦如大王广修供养。舍利子，时胜怨王既供养已，具欢喜心，具妙善心，具离盖心，具适悦心，与诸群臣而随佛后。

“舍利子，尔时有婆罗门，名曰珍宝，住大雪山王侧，五百儒童以为弟子，众人所宗，名德远被，善持艺术，于三毗陀经达到彼岸，又于尼揵荼书及计罗婆论、分别字论、伊底诃婆论、五分记论、随顺世论、祠祀咒论、丈夫相论，于是等论皆善通达，及以自宗师傅三明大教，晓其理趣，妙识开遮。舍利子，是婆罗门，有一儒童近住弟子，名曰迷伽，受学珍宝，备通幽旨，艺术经论并皆明达，智与师齐，堪为导首。时，彼迷伽白其师曰：‘大师当知，所学经论皆已通达，我今当返自所生地。云何奉酬大师恩德？’时师告曰：‘伐瑳迷伽，夫为弟子欲报师恩，当以财宝方陈厚意。所谓何等？若办五百羯利沙钵那者，足表深心。’

“舍利子，尔时迷伽儒童，奉师教已，致敬右绕，辞退而行，遍游村城、亭馆、国邑、王都，处处追觅谢师财宝；既具集已，将陈酬报，渐渐往诣盛莲华城。遥见王都种种严饰明发华丽甚可爱乐，即问傍人：‘今此王都，有何盛事，荣饰周布庄严乃尔？’傍人答曰：‘卿不知耶？今日放光如来应正等觉，与八十拘胝大阿罗汉，八万四千诸大菩萨，将入此城。其中人民当行大施，当兴大福。由斯事故，致此庄严。’时迷伽儒童，忽闻如是佛名之声，获得广大欢喜净信，窃自惟忖：‘诸佛如来出世甚难，极难得值过乌昙华！又似盲龟难遇浮孔，百千大劫时或一遇！我今奉见甚为希有，定应以此五百羯利沙钵那，贸华散奉放光如来。当更求财，用酬师德。’

“舍利子，当于尔时有一女人，赍持七茎殟钵罗华，从市而来。迷伽告曰：‘何处得此水生华来？’女曰：‘我于某处卖华鬘所，以五百羯利沙钵那买得此华。’迷伽告曰：‘今酬本价，能与华不？’女曰：‘不然。’又曰：‘若不许者，今有五百羯利沙钵那，汝当独取。此七茎华，二人当共，为可尔不？’女曰：‘卿用此华，为作何等？’告曰：‘将用奉散放光如来。’女曰：‘如卿所言，从今已往，于诸有趣常能降及为我夫者，当以此华持用相委。’尔时，迷伽便报女曰：‘止！止！女人勿作是说。何以故？汝女人性，掉动轻转，多诸放逸。汝之所言，不足收采！又我当于阿僧企耶劫，修集佛法，广行布施，或以金、银、珍宝、珊瑚、末尼、真珠、琉璃、螺贝、璧玉、象马驼驴、牛羊群畜，乃至或舍大国王位、车辂服饰、内宫妃后、男女眷属，或舍手足耳鼻、皮肉骨髓、髻中明珠、眼目头首。大略而言，无有一切内外之物于我施门而不舍者。或复有时当舍于汝，入佛法中以信出家，趣于非家。汝性掉动，轻转放逸，或当尔时于我大舍而为障碍。’其女报曰：‘审如所言，我为大利！纵使卿今卖我此身，乃至充一羯利沙钵那者，终无异心于施留碍。或复割截我身段段舍施，定无留碍修集佛法。’迷伽告曰：‘若能如是，此则为可，宜速与华！’尔时，女人持华授与。迷伽取华，便即往诣放光佛所。遥见如来为无量百千拘胝那庾多众生，前后围绕，威仪庠序，导众而前，乃至以无量百千功德庄严从彼而来。于世尊所心生净信，以无量种清净欢喜深爱重心，前诣佛所，恭敬礼拜，不胜欣庆。又见多人以诸大价微妙衣服，为供佛故敷施行道，便作是念：‘我今虽无上妙衣服，唯有所着弊鹿皮衣，当敷道中藉如来足。’作是念已，脱衣布地。尔时，诸人竞取皮衣，远弃他所，咸生蚩责：‘云何为是含灵中宝，敷设如此弊鹿皮衣？’时彼迷伽即便驰往四衢道边泥湿之处，取鹿皮衣敷置其上，作如是念：‘放光如来大慈悲者，加哀怜我，以遍照眼及遍照智，赐观所为，希愿以足蹈我衣上。’尔时如来愍其所念，便以足趾蹈鹿皮衣。迷伽见已，心生庆悦，踊跃欢喜，即以所持殟钵罗华，用散佛上。于时复有无量天子，住虚空中，以天曼陀罗华、殟钵罗华、钵特摩华、拘贸陀华、奔荼利华及天栴檀、末香俱散佛上，作天音乐咏天清歌，遍满虚空大兴供养。时，彼迷伽所散之华列住空中，乃复变成无量千数殟钵罗华，叶皆垂下，合成华盖，随佛而行。迷伽见已，倍复踊跃，心生净信；于如来前，解十二年金色发髻以布于地，便发无上菩提大愿：‘若我来世，当成如来应正等觉，审不虚者，唯愿今者放光如来授手安慰。’又发坚固势力弘誓，作如是言：‘若使如来不以足趾蹈金色发、授手安慰，及不授我菩提记者，我终不起，即于此地干枯命终。’

“舍利子，尔时放光如来应正等觉，具遍照眼及遍照智，于三世中无事不达，知彼迷伽意欲解已，便举足趾蹑其发上，即便右顾如龙象回，告诸声闻一切大众：‘汝等苾刍，勿蹈其发。所以者何？此儒童者，却后过阿僧企耶劫，当成如来应正等觉，号释迦牟尼。’舍利子，是时迷伽闻佛授记，欢喜踊跃，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，证得百千那庾多拘胝无动诸定。又以神通智力，观见东方过殑伽沙等无量诸佛皆为授记，作如是言：‘儒童当知，汝于来世，经阿僧企耶劫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’如是南西北方、四维、上、下，周遍十方，各如殑伽沙等无量如来，皆如东方诸佛授记。舍利子，迷伽儒童，既蒙诸佛授记安慰已，从虚空下，来诣佛所，以信舍家趣于非家，修习坚固清净梵行。舍利子，汝今于此无生疑惑，谓彼往世迷伽儒童是余人乎？勿作是观，即我为彼儒童菩萨。我于尔时，以是五茎青色莲华，奉散彼佛，复解金发敷置道上，兴如是行，便蒙授记。

“是故，舍利子，若有菩萨摩诃萨，欲得速受如来记者，当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，殷重听闻，受持读诵，通明义趣，广为他说分别开示，复应修行无相正行。何以故？我忆往昔未得值遇放光佛前，无有一切白净行法不修行者；虽作如是无量勤苦，然不蒙佛为我授记。所以者何？由修诸行皆有相故。从是已后，我方于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，随所闻已，安住正行。如是行者，谓无相行、无功用行、无所得行。行如是等无相行已，放光如来乃为授记。

“舍利子，我忆往昔最初得见放光佛时，便得超过一切有相有功用行，又初见佛便能随觉一切法性，又得通达一切诸法自性无生；从是已后，放光如来乃为授记，作如是言：‘迷伽儒童，汝于来世，过阿僧企耶劫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。’舍利子，当授记时，我便证得无生法忍。舍利子，证得何等无生法忍？所谓证得一切色法无所得忍，证得受、想、行、识法无所得忍，证得蕴、界、处法无所得忍。舍利子，言得忍者，是则名为忍受诸法都无所得。何以故？非于证得如是忍时，世间之法而复现行；非异生法，非诸学法，非无学法，非独觉法，非菩萨法，非诸佛法而复现行。所以者何？由一切法不现行故，说名得忍。由一切法毕竟无得，亦无所得，故名得忍。又是忍者，于一刹那尽一切相及诸所缘，故得名忍。又是忍者，不忍于眼，不坏于眼及诸所缘，故名得忍；不忍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坏于意。如是忍者，无尽境界；如是忍者，非趣境界，故名得忍。是故，舍利子，若有菩萨摩诃萨，欲得速为如来授记证是忍者，当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，殷重听闻，受持读诵，通达义趣，广为他说分别开示，安住正行，谓无相行、无功用行、无所得行，如是等法名为正行。”

尔时，大众中有长者子，名那罗达多，从薄伽梵闻说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，又闻赞叹诸佛菩萨胜功德已，即从坐起，披一肩衣，以右膝轮安置于地，向佛合掌，顶礼恭敬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先为诸长者等，广说诸法相续不绝，如是开示，如是教导，皆令证得阿罗汉果，即于此生尽老死际，而未闻说大菩萨藏微妙法门，赞叹诸佛菩萨功德。我幸大利，今具得闻，窃生是念：如是大乘，为尊、为胜、为上、为妙、为无有上、更无过上，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今现前亲闻佛说，受持领悟，开显诸法。如是法者，分别诸法无所依执、无我我所、无有摄受。世尊，我作是念：如是妙法为尊、为胜、为上、为妙、为无有上、更无过上。如是法者，我当修集。世尊，我今思惟一切乘中为无上者，所谓佛乘。诸佛如来亦说此乘，置为第一，最为无上。我从今日发起无上正等觉心，为欲利安多众生故，为欲悲愍诸世间故，利益安乐无量天人，如佛建立诸大菩萨所有学处，我今皆当悉依随学。”说是语已，尔时，世尊告长者子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甚难证信，甚难修习！汝今乃能深发是意。”

时，长者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无上菩提虽复甚难证信修集，然我今者发起如是勇猛精进，必当修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为难。又我于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奉修牢强，定无退转。世尊，我于今者发大弘誓：假使发菩提心，如殑伽沙数，方证无上正等觉者，我于是事弥增精进，乃至如上一一发心，经如殑伽沙等劫。乃至随是发菩提心，一一所发要由斩截殑伽沙等身分头首，方能起者，是菩提心虽复经履如是勤苦，我于是中倍加精进，终不放舍无上菩提。何以故？纵逢如是诸苦难事，犹应修集。藉斯缘故，必证菩提。何况为证无上菩提，受诸安乐而不修学？所以者何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其性高广，具足周大无上佛法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有涯际，不可宣说。虽复诸佛无障碍智，经历百千拘胝那庾多劫，以诸言音说此菩提，非易可尽！”

尔时，长者子那罗达多，即于佛前，而说颂曰：

“百千拘胝劫，乃发菩提心，
虽众苦所逼，不舍含生界。
随发菩提心，要断诸身首，
聚量高迷楼，我亦能堪忍。
我安住菩提，利乐含生故，
愿我于来世，如今日世尊。
远彼声闻乘，兼济下乘者，
愿我于来世，如今日世尊。
此乘为大乘，最上佛称赞，
我观无与等，故欣乐菩提。
为拔济危厄，为脱三恶趣，
为求是如来，出世现成佛。”

尔时，长者子那罗达多说是颂已，便自思惟：“我今明达广大佛法，如何不以教化妻子诸眷属等？此非我宜！”作是念已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速疾还家，严办种种诸供养具，与其七妻、男女奴婢各有七人，赍持千双上妙衣服，及诸华香供养之具，又与五百乐人相随

，疾出王舍大城，为欲奉见薄伽梵故。

时，王舍城有多人众，见长者子与其眷属速疾驰出，因而问曰：“汝等今者，有何匆遽？与诸眷属将往何所？”长者子言：“诸善男子，岂不知乎？今者如来应正等觉止鹫峰山，无量百千天人大众前后围绕，无数方便为诸众生，分别开示广大佛法。故我今者率领眷属将往佛所，为求如是广大佛法，为欲成办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诸佛智慧，为欲种植无上正等菩提善根。汝等若欲成就广大诸佛法者，可共同诣彼如来所，当共种是广大佛法无上善根。”

尔时，王舍城中人民之类，闻长者子说是语已，有十千人皆乐随从往至佛所。时，长者子那罗达多，与其眷属及以随从满十千人，同时见佛，顶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时，长者子与诸俱来所有大众，赍持华鬘、涂香、末香、衣盖、幢幡，作倡伎乐歌咏赞叹供养如来，复以千双净妙珍服以覆佛上。

时，长者子作是奉已，欢喜无量，即于佛前说伽他赞，其颂曰：

“第一有情微妙者，成清净行上菩提，
能发无边胜智见，如是我今修供养。
昔无量劫多修行，为利众生求大觉，
证法自在现成佛，如是我今修供养。
我与妻子眷属众，为利含识求菩提，
并及多千人民等，同共归依大觉者。”

尔时，长者子说是伽陀赞叹佛已，便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与此诸有情等至如来所，皆已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唯愿世尊哀愍此等，复为说法，当令一切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。又我今者，欲于佛所种诸善根，唯愿世尊现为我证。当使如是善根力故，令诸众生平等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又获无量广大佛法，亦如今者现在世尊。”

时，长者子与诸眷属、五百乐工、十千人众，一心同声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今者于如来前，同共至诚归依于佛，归依于法，归依于僧。唯愿世尊忆持我等，是邬波索迦始从今日乃至寿终，宁弃身命，不舍归趣清净信心。又复世尊忆持我等，始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发起增上勇猛之心。又复世尊忆持我等，唯愿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众生宣说正法，亦如今者如来无异。又复世尊忆持我等，唯愿来世成佛之时，大众围绕如今无异。又复世尊忆持我等，唯愿来世度脱无量苦逼众生，如今无异。”时长者子及诸来众，并五百乐工，作是誓已，复以种种微妙音乐，供养如来，右绕三匝。

尔时，世尊愍此等故，上升虚空，结跏趺坐。时，五百乐工既睹如来现此神变，于世尊所倍生净信；以佛威力，诸音乐器不假摄持，自然上踊，住在空中，无所凭据，作众伎乐，繁会充溢，右绕如来。时，长者子俱来大众，咸睹神变，叹未曾有，心生庆悦，踊跃欢喜，皆共合掌致敬如来。尔时，空中周匝正等一踰缮那，复有无量百千音乐，亦无执持自然而现，犹如蜂房悬处虚空，作倡伎乐发微妙音。尔时，长者子与其眷属，及五百乐工、十千城人，及以先来听法众内六十千人，诸恶刍众千二百五十人，佛威力故，皆踊空中。又佛神力，于上空中，五百乐台自然出现，是诸台中皆说妙法。又有四大乐台现于佛前，庄严雕饰，穷世瑰异。又有无量百千拘胝诸天子众列住空中，以天曼陀罗华而散佛上；佛神力故，所散之华，于虚空中变成八万高妙华台。时，诸大众睹上台中，有如是等广大庄严，于如来所倍生净信爱敬之心，叹未曾有。

尔时，世尊知诸大众其心清净，又复了知那罗达多及俱来众增上意已，便现微笑如前广说，乃至其光还从从顶没。时，长老阿难既睹微笑，披一肩衣，向佛合掌，恭敬作礼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有何因缘现此微笑？我惟如来所现神相，非无因缘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今当知，此长者子那罗达多，七妇男女并奴婢等三十六人，由供养我善根力故，当来之世经千拘胝劫，不堕恶趣，人天往返受诸快乐。过是劫已，值佛出世，名曰商主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、明行圆满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丈夫、调御士、天人师、佛、薄伽梵，于是佛所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广修梵行，从是已后，复经二十拘胝劫不堕恶道。阿难当知，是长者子七妇、七女及以七婢，自此命终，便舍女身得成男子；恒与那罗达多，不相舍离行菩萨道，于当来世同处一劫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难当知，长者子那罗达多菩萨摩诃萨当成佛时，号平等心如来应正等觉，出现于世，十号具足。是大菩萨所有眷属当成佛时，皆同一号，阿若末若如来应正等觉，具足十号。是五百乐工，以供养我善根力故，当来又经阿僧企耶劫不堕恶趣，又经于彼满千拘胝，转轮圣王而为翼从。阿难当知，是五百乐工大略而言，于是劫中得值十千诸佛，皆得亲承供养无空过者；从是已后，同一劫中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皆号美音。是十千人以供养我善根力故，中四百人，当得值遇慈氏如来，于彼佛所净修梵行，得尽诸漏便般涅盘；所余人等，当来又经殑伽沙等如是大劫不堕恶道，渐次得值千拘胝佛，于彼佛所广修诸行，尔后一切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皆同一号，名甚希有。阿难当知，是六万众中，具满千人，于我灭后正法已尽，又过于彼刀兵中劫，慈氏如来未出现前，众生寿命渐增长时，尔时赡部当有八万独觉出现于世，是一千人皆得值遇供养修善，于后复值慈氏如来还得供养；从是已后，经二十五拘胝那庾多劫不堕恶趣，最后人身诸善根力所觉晓故，净信舍家趣于非家，便得证悟缘觉菩提。阿难当知，于此众中有十千人，具生圣见；余千人等，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复有六十那庾多诸天子等，远尘离垢，于诸法中生净法眼。如是，阿难，谁有见斯殊特胜利，而于佛所不生净信，爱乐恭敬，发希有心？唯除愚痴不肖之士。何以故？彼诸人等，于如来所，但修如是微细善根，乃能获得如来大我，或复证入无上涅盘。”

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颂曰：

“于佛所修诸供养， 获得如斯胜功德，
若有希求高大果， 当于导师修供养。
若佛现在修供养， 或复于佛涅盘后，
供养驮都如芥子， 常得奉侍诸如来。
若复欲修诸供养， 如来住世或涅盘，
供养驮都如芥子， 行平等心果平等。
若有具修平等心， 供养平等人中上，
当成平等之胜报， 及证平等妙菩提。
若有欲摄诸善趣， 遮障绝除众恶道，
及欲趣向涅盘路， 如是获得不为难。
佛具最胜净尸罗， 佛具最胜三摩地，
若生最胜净信已， 当获最胜如来果。
若修最胜诸供养， 速登最胜之善道，
及证最胜尊正见， 能宣最胜微妙法。
若乐人中聪睿者， 亲持诸佛清净法，
当修猛利正欲乐， 多闻如理正思惟。
有得转轮之圣主， 或为帝释梵天王，
广修无量胜功德， 定趣无余大寂灭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是颂已，告长老舍利子：“若有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欲疾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当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，发生猛利清净欲乐殷重听闻，受持读诵通达义趣，广为他说分别开示。何以故？若于是经受持读诵，乃至为他分别说者，能令三宝永不断绝，常不远离四无量行，常勤修习六到彼岸，恒正方便以四摄法摄化众生。舍利子，如是大乘大菩萨藏微妙法门，当知即是诸菩萨道。所以者何？是经典者，善能摄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舍利子，是经乃是诸菩萨等圣珍宝藏。我依是经正修学已，毕竟证得生死永断，又证一切波罗蜜多；由证是故，即号无上正等觉者。舍利子，如来于一切波罗蜜多，皆已毕竟；如来于一切所作，皆已静息；如来于无量诸地，皆已证得，又复更证无边之地。何以故？由佛证是诸波罗蜜多故，而能究竟安住一切到彼岸法。是故诸菩萨摩诃萨，应当于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，精进修行，如我所证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说颂曰：
“于业应知业， 于报应知报，
无业亦无报， 是安隐涅盘。
诸有为皆苦， 于中无有智，
是故智生已， 有为皆解脱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是颂已，长老舍利子，及大苾刍，并诸天、人、健达缚、阿素洛等一切众生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
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五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佛为阿难说处胎会第十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。尊者阿难，于日晡时从禅定起，与五百比丘俱诣佛所，合掌恭敬，顶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即告阿难及诸比丘：“我有法要，初中后善，其义微妙，纯一无杂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，所谓入母胎藏修多罗法。应当谛听，善思念之！我今为汝，分别解说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唯然！世尊，愿乐欲闻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言：“若有众生欲入胎时，因缘具足，便得受身；若不具足，则不受身。云何名为缘不具足？所谓父母起爱染心，中阴现前求受生处。然此父母赤白和合，或前或后而不俱时，复于身中各有诸患。若如是者，则不入胎。其母胎藏，或患风黄血气闭塞，或胎闭塞，或肉增结，或有碱病，或麦腹病，或蚁腰病，或如驼口，或车辕曲木，或如车轴，或车毂口，或如树叶，或曲绕旋转状如藤笋，或胎藏内犹如麦芒，或精血多泄不暂停住，或滞下流水，或胎藏路涩，或上尖下尖，或曲或浅，或复穿漏，或高或下，或复短小，及诸杂病。若如是者，不得入胎。若父母尊贵，有大福德，中阴卑贱；或中阴尊贵，有大福德，父母卑贱；或俱福德，无相感业。若如是者，亦不受胎。如是中阴欲受胎时，先起二种颠倒之心。云何为二？所谓父母和合之时，若是男者，于母生爱，于父生瞋，父流胤时谓是己有；若是女者，于父生爱，于母生瞋，母流胤时亦谓己有。若不起此瞋爱心者，则不受胎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云何得入母胎？所谓父母起爱染心，月期调顺，中阴现前，无有如上众多过患，业缘具足便得入胎。如是中阴欲入胎时，复有二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无有福德，二者、有大福德。其无福者，觉观心起，所见境界便作是念：‘我今值遇风寒阴雨。’大众愦闹，众威来逼，便生恐怖：‘我今应当入于草室及以叶室。’或隐墙根，或入山泽、丛林、窟穴。复更生于种种诸想，随其所见便入母胎。大福德者，亦生是念：‘我今值遇风寒阴雨。’大众愦闹，众威来逼，亦生恐怖，即上高楼，或登大阁，或入殿堂及以床座，亦生诸余种种之想，随其所见便入母胎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中阴初受胎时，名歌罗逻，皆依父母不净及过去业而得受身。如是之业及以父母诸缘之中各不自生，和合力故而便受身。譬如以器盛酪及人、绳等，即便出酥，诸缘之中皆不可得，和合力故，酥乃得生；歌罗逻身亦复如是，因缘力故便得受胎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譬如依止青草、牛粪及以枣酪而各生虫，一一之中虫不可得，因缘力故虫乃得生。此虫生时青黄赤白，各随所依而作其色。是故当知，父母不净而生此身；诸缘中求，皆不可得，亦不离缘，和合力故，而便受胎。此身生时，与其父母四大种性亦无差别，所谓地为坚性，水为湿性，火为热性，风为动性。歌罗逻身，若唯地界，无水界者；譬如有人握干麨灰，终不和合。若唯水界，无地界者；譬如油水，其性润湿，无有坚实即便流散。若唯地、水，无火界者；譬如夏月阴处肉团，无日光照则便烂坏。唯地、水、火，无风界者则不增长；譬如有人及其弟子，能善吹糖，诸有所作而令其内悉使空虚，若无风力终不成就。如是四大互相依持而得建立。是故当知歌罗逻身，因于父母四大业风，而得生者亦复如是，众缘之中皆不可得，和合力故而便受身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譬如新净种子，善能藏积，不为虫食，无有烂坏、干焦、穿穴。或复有人选择良田润沃之处，下此种子，令一日中，芽茎枝叶、扶疏荫映、华果滋茂皆具足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歌罗逻身亦复如是，皆从因缘次第生长，不得一时诸根具足。是故当知，虽从父母而有此身，诸缘中求皆不可得，和合力故而便受生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譬如明眼之人，持日光珠置于日中，以干牛粪而悬其上，去珠不远火便出生。不即牛粪及以日光各能生火，亦不相离，因缘力故火便出生。从于父母所生之身亦复如是，歌罗逻身名之为名，受、想、行、识说之为名，名色五阴刹那受身已经诸苦，我不赞叹，况复长时轮回诸有！譬如少粪，犹尚臭秽，何况于多！如是五阴歌罗逻身，谁当爱乐？

“复次，阿难，如是之身，处在母胎，凡经三十八七日已，方乃出生。

“第一七日处母胎时，名歌罗逻，身相初现犹如生酪，七日之中，内热煎煮四大渐成。

“第二七日处母胎时，所感业风名为遍满。其风微细，吹母左胁及以右胁，令歌罗逻身相渐现，状如稠酪，或似凝酥，内热煎煮便即转为安浮陀身，如是四大渐渐成就。

“第三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藏口，由此风力，令渐凝结，其安浮陀转为闭手，状如药杵而复短小，于其胎中内热煎煮，如是四大渐渐增长。

“第四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摄取，由此风力，能令闭手转为伽那，状如温石，内热煎煮四大渐增。

“第五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摄持，由此风力，能令伽那转为般罗奢佉，诸疱开剖，两髀、两肩及其身首而便出现。如春阳月，天降时雨，树木枝条而便出生；因业风力，诸疱现时，亦复如是。

“第六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之为饭，由此风力，四相出现。云何为四？所谓两膝、两肘，名为四相。

“第七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旋转，由此风力，四相出现，所谓手、足、掌、缦之相，其相柔软犹如聚沫。

“第八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翻转，由此风力，二十相现，所谓手足二十指相而便出生。如天降雨，树木枝条渐得增长；业风力故，诸相现前，亦复如是。

“第九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分散，由此风力，现九种相。云何为九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口、大小便处，名为九相。

“第十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坚鞕，由此风力，即便坚实；复有一风名为普门，吹其胎身，悉令胀满犹如浮囊。

“十一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金刚，由此风力，在于胎中，或上或下，令其身孔皆得通彻。又以风力，使怀胎者或复悲喜，行住坐卧，其性改常，运动手足，令胎身孔渐渐增长，于其口中而出黑血，复于鼻中出秽恶水。此风回转于诸根已，而便息灭。

“十二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曲口，由此风力，左右胁间生大小肠，犹如藕丝及紧纺线置在于地，十八周转依身而住。复有一风名为穿发，由此风故，三百二十支节，及百一穴生在身中。

“十三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作饥渴，由此风力，胎身虚羸生饥渴想。其母饮食所有滋味，于身穴中及以脐轮资持润益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偈颂曰：

“其子处母胎，已经十三七，
身即觉虚羸，便生饥渴想。
母所有饮食，滋益于胎中，
由此身命存，渐渐而增长。

“十四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线口，由此风力，生九百筋，于身前后及以左右而交络之

。

“十五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莲华，由此风力，生二十脉，饮食滋味流入此脉，润益其身。何者二十？于身前后及以左右各有五脉，此一一脉皆有四十枝派小脉，如是等脉各各复有一百枝派。身前二万名曰商佉，身后二万名之为力，身左二万名为安定，身右二万名为具势，如是八万大小支脉生于此身。其脉复有种种之色，所谓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酥酪油色。是八万脉一脉一根，于其根上生于一孔，或复二孔乃至七孔，一一皆与毛孔相连，犹如藕根生诸孔穴。

“十六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甘露，由此风力，令此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胸臆、心藏四边九孔之处悉令开发，出入气息上下通彻无有障碍。若有饮食滋润其身，有停积处复能销化从下流出。譬如窑师及其弟子，能善调泥，安布轮绳下上回转，所造器物而得成就；此亦如是，皆由风力及善恶业，令眼耳等渐渐具足。

“十七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髦牛面，由此风力，令其两眼而得光洁，耳鼻诸根渐渐成就。譬如有镜尘翳所覆，或取塼末及以油灰磨拭令净；是故当知，以业风力吹其眼等使得明净亦复如是。

“十八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大坚强，由此风力，令其诸根渐渐成就而复明净。犹如日月，云雾覆蔽，猛风卒起吹令四散，而此日月忽然大明；以是业风吹其诸根，转更明净亦复如是。

“十九七日处母胎时，由前风力，眼、耳、鼻、舌四根成就。初入胎时已具三根：一者、身根，二者、命根，三者、意根。如是诸根，悉已具足。

“二十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坚固，由此风力，能于身中生种种骨。于左脚中生二十骨，复于右脚亦生二十，足跟四骨，膊有二骨，膝有二骨，髀有二骨，腰胯三骨，脊十八骨，肋二十四，胸十三骨，左右二手各二十骨，臂有四骨，肩有二骨，颔有二骨，髑髅四骨，及齿根等有三十二。譬如塑师及其弟子，先以坚木，后以绳缠，造诸形状，虽未有泥，如是之时名为骨相；以业风力生诸骨时亦复如是。是故当知于七日中，除其小骨大骨生者数有二百。

“二十一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生起，由此风力，能令其子生于身肉。譬如泥师及其弟子，能善调泥，泥诸墙壁；此由业风，能生身肉亦复如是。

“二十二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浮流，由此风力，能生身血。

“二十三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净持，由此风力，能生身皮。

“二十四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持云，由此风力，令其皮肤皆得调匀光色润泽。

“二十五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持城，由此风力，令其子身血肉增长渐渐滋润。

“二十六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生成，由此风力，便即能生发毛爪甲，一一皆与诸脉相连。

“二十七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曲药，由此风力，令其身相渐得成就。或于先世造诸恶业，于诸资具悭贪吝惜不肯惠施，或复不受父母师长教诲，由是业故而得种种不如意身。若以长大肥白柔软之身为端正者，而便受得短小瘦黑坚鞭之身。若以短小瘦黑坚鞭之身为端正者，而便受得长大肥白柔软之身。若于其身支分之中，高下多少疏密为端正者，而便受得无有高下疏密不具足身。或复受得聋盲喑哑、手足挛躄、诸根不具，所有音声人不喜闻，其身丑陋犹如饿鬼。以恶业故而受种种不如意身，父母亲属尚不喜见，况复余人！若于前世造十善业，好行惠施，无有悭贪谄诳之心，父母师长所有言教即皆信受，以是因缘若得为人，则不受于如上诸恶业身，而便获得种种殊妙之身，颜容端正，诸相具足，所有言音而为众人之所爱乐。是故当知由善业故，便得如是胜妙果报。阿难，如是之身，若是男者，蹲居母腹右胁而坐，两手掩面，向脊而住。若是女者，蹲居左胁，两手掩面，背脊而住。生藏之下，熟藏之上，内热煎煮，五处系缚如在革囊。其母多食，或复少食、甘食、涩食、干食、腻食，辛碱苦醋冷热之食，或复淫欲，急行跳踯，久卧久坐，皆受苦恼。是故当知处母胎时，有如是等众苦逼迫。我今略说，人中尚尔，何况地狱难可为喻！谁有智者，于生死海当乐此身？

“二十八七日处母胎时，生于八种颠倒之想。何等为八？一、乘骑想，二、楼阁想，三、床榻想，四、泉流想，五、池沼想，六者、河想，七者、园想，八者、苑想，是故名为八种之想。

“二十九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华条，由此风力，令此胎身光色润泽，诸相分明。皆由过去所造诸业差别不同，随其形类有种种色，或作白色，或复黑色，或不白不黑色，或作青色，或干枯色，或润泽色，如是色相而得成就。

“三十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铁口，由此风力，发毛爪甲皆得增长，亦复能现白黑诸光，从业缘起而生此相。

“三十一七日乃至三十五七日处母胎时，身相长大，渐渐增广，人相具足。

“三十六七日处母胎时，生厌离心，不以为乐。

“三十七七日处母胎时，便起五种不颠倒想。何者为五？一、不净想，二、臭秽想，三、囹圄想，四、黑闇想，五、厌恶想。其子处胎，生如是等厌离之心。

“三十八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拘缘，由此风力即便回转。复有一风名为趣下，能令其身头向于下，长伸两臂渐欲出生。然其此子或于前世，曾经积集堕落之业，令其此身手脚纵横不能转侧，恶业缘故于母腹中而便舍命。母于此时受大苦恼，或复命终。若于前世修诸善业，作长寿因，临欲生时，母子安隐，无有如上恶业诸苦。

“过于三十八七日已，欲出胎时受种种苦，方乃得生。是故当知，受此身者，实为大苦。初出胎时，若男若女，适生堕地，或以手捧，或衣承接，或在床席，或在屋中，或复地上，或迥露处，或在日中，或冬夏时冷热风触此身，初生受大苦恼。如生剥牛触于墙壁，或复露地随在之处为虫所食，亦如有人而为蚊虻诸虫啖食，复加杖捶而鞭挞之。初出胎时，以暖水洗触其身时，所受之苦亦复如是。儿既生已，渐渐增长，母身所出杂血之乳而养育之，我于诸余经中，先已广说。是故当知，此身皆是不净众苦之所成就。谁有智者于生死中，而当爱乐如是之身？

“复次，阿难，初出胎时经于七日，八万户虫从身而生纵横食啖。有二户虫，名为舐发，依发食发。有二户虫，依眼食眼。有四户虫，一名鞍乘，二名有齶，三名发病，四名圆满，依头食头。有一户虫，名黑稻叶，依耳食耳。有一户虫，名为藏口，依鼻食鼻。有二户虫，一名遥掷，二名遍掷，依唇啖唇。有一户虫，名曰针口，依舌食舌。有一户虫，名为利口，依于舌根而食舌根。有一户虫，名为手圆，依齶食齶。有二户虫，一名手网，二名半屈，依止手掌食于手掌。有二户虫，一名远臂，二名近臂，依臂食臂。有二户虫，一者名铁，二名近铁，依止咽喉食于咽喉。有二户虫，一名金刚，二名大金刚，依心食心。有二户虫，一者名羸，二名羸口，依肉食肉。有二户虫，一名具色，二名具称，依血啖血。有二户虫，一名勇健，二名香口，依筋食筋。有二户虫，一名不高，二名下口，依止脊骨食于脊骨。有一户虫，名曰脂色，依脂食脂。有一户虫，名曰黄色，依胆食胆。有一户虫，名曰真珠，依肺食肺。有一户虫，名之为荻，依脾食脾。有五百户虫，一百户虫名之为月，一百户虫名为月口，一百户虫名为辉耀，一百户虫名为辉面，一百户虫名为广大，依止左边而食左边。复有五百户虫亦如是名，依止右边而食右边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少穿，二名大穿，三名骨穿，四名骨面，依骨食骨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大白，二名小白，三名吸力，四名虎道，依脉食脉。有四户虫，一名意乐，二名师子力，三名兔腹，四名耽欲，依止生藏而食生藏。有二户虫，一名勇猛，二名勇猛主，依止熟藏食于熟藏。有四户虫，一名盐口，二名网口，三名蕴口，四名鸟口，依小便处食小便处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应作，二名大作，三名碎末，四名臆皱，依大便处食大便处。有二户虫，一名黑面，二名可畏面，依髀食髀。有二户虫，一名疾癞，二名小癞，依膝食膝。有一户虫，名为愚根，依膊食膊。有一户虫，名为黑头，依脚食脚。阿难，我今为汝略说八万户虫，依止此身昼夜食啖，亦复能令气力虚羸颜容憔悴，种种病苦皆集此身，复令其心忧悲热恼，虽有良医亦生迷惑，不知何药能治此病？谁有智者于生死海，而当爱乐如是之身？

“复次，阿难，从初生时乃至长大，衣食资养成立此身。然其寿命或经百年，或复短促。于百年中有三百时，谓春、夏、冬，春为热际，夏为雨际，冬为寒际。此三时中各有四月，一年之中有十二月。于百年中千二百月，黑月、白月二千四百，凡经昼夜三万六千一日。再食七万二千，或有不食亦在其数，所谓或病，或醉，或时断食，或复瞋恨、睡眠、调戏、诸余事务及饮母乳，以此因缘名为不食。如是之身，虽寿百年，必归磨灭。谁有智者，于生死海而当爱乐？

“复次，阿难，受于此身有二种苦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众病集身，名为内苦；二者、人与非人之所逼恼，名为外苦。何者名为众病集身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咽喉、牙齿、胸腹、手足，有诸病生；或复风痫、涕唾、癫狂、干消、上气肺逆、小便淋沥、疥癞、痈疽、痃癖、痔瘘、恶疮、脓血、煎寒壮热种种诸病，皆集此身；复有百一心黄之病、百一风病、百一痰病，风黄痰等和合共起复有百一。如是四百四病逼切其身，名为内苦。复有外苦加害此身，所谓或在牢狱、挝打楚挞、杻械枷锁、系缚诸苦，或劓耳鼻及刖手足、斫截其头；不为诸天之所守护，即令非人、诸恶鬼神、夜叉、罗刹而得其便；复为蚊虻蜂等毒虫之所啖食，寒热饥渴风雨并至，种种苦恼逼切其身。人中尚尔，况恶道苦，难可具说！是故当知，皆由过去诸不善业受如是报。若为刀杖之所加害而造城壁及诸墙堑防卫其身，为恶风雨蚊虻蜂螫而求屋舍，为四百四病，内苦、外苦，而求饮食、卧具、医药、田园室宅、金银七宝、奴婢、车乘、资生之具供给所须，不称其心，便生苦恼；设获珍财，悭贪吝惜，常加守护，或时散失，复生大苦。阿难，此五阴身，一一威仪行住坐卧，无不皆苦。若长时行，不暂休息，是名为苦；住及坐、卧各各长时，亦复皆苦。若长时行而得暂住，便生乐想，其实非乐；若长时住而得暂坐，若长时坐而得暂卧，妄生乐想，实无有乐。是故当知，此五阴身皆名为苦。若复有人，或为自利，或为利他，若自他俱利，应当厌患如是诸苦，出家修学，则于涅盘解脱之法为不唐捐。若复有人，或以衣服、卧具、医药、资生之具供养彼者，获大果报威德名闻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于意云何？色是常耶？是无常耶？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色是无常。”

佛言：“若无常者，为是苦耶？为非苦耶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色即是苦。”

佛言：“若无常苦是败坏法，若有多闻诸圣弟子闻是说已，执于此身如是之色，即是于我及我所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色中无我，亦无我所。”

“复次，阿难，于意云何？受、想、行、识为是常耶？是无常耶？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皆是无常。”

佛言：“若无常者，为是苦耶？为非苦耶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如是四阴，即名为苦。”

佛言：“若无常苦是败坏法，若有多闻诸圣弟子闻是说已，执于此身如是四阴，即是于我及我所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此四阴者，实无有我及以我所。”

“复次，阿难，如是我者，不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；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胜若劣、若近若远，彼一切法，悉亦非我及以我所。阿难当知，以如实智而观察之，诸法无我。若有名闻诸圣弟子，作是观已，便生厌离，而得解脱究竟涅盘。如是修学证此法时，生分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尊者阿难远尘离垢，得此法眼净；五百比丘不受诸法，漏尽意解。时，诸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
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六 唐三藏法师义净译

佛说入胎藏会第十四之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薄伽梵在劫比罗城多根树园，与大苾刍众无量人俱。尔时，世尊有弟，名曰难陀，身如金色，具三十相，短佛四指。妻名孙陀罗，仪容端正，世间罕有，光华超绝，人所乐见。难陀于彼缠绵恋着，无暂舍离，染爱情重，毕命为期。世尊观知受化时至，即于晨朝着衣持钵，将具寿阿难陀为侍者，入城乞食，次至难陀门首而立；以大悲力放金色光，其光普照，难陀宅中皆如金色。

于时，难陀便作是念：“光明忽照，定是如来。”令使出看，乃见佛至，即便速返，白难陀曰：“世尊在门。”闻此语已，即欲速出迎礼世尊。时，孙陀罗便作是念：“我若放去，世尊必定与其出家。”遂捉衣牵不令出去。难陀曰：“今可暂放，礼世尊已，我即却回。”孙陀罗曰：“共作要期，方随意去。”以粪湿额，而告之曰：“此点未干，即宜却至。若迟违者，罚金钱五百。”难陀曰：“可尔。”即至门首，顶礼佛足，取如来钵却入宅中，盛满美食持至门首。世尊遂去，即与阿难陀。世尊现相不令取钵，如来大师威严尊重不敢唤住。复更授与阿难陀，阿难陀问曰：“汝向谁边取得此钵？”答曰：“于佛边取。”阿难陀曰：“宜授与佛。”答曰：“我今不敢轻触，大师默然随去。”

世尊至寺，洗手足已，就座而坐。难陀持钵以奉，世尊食已，告曰：“难陀，汝食我残不？”答言：“我食。”佛即授与，难陀食已。世尊告曰：“汝能出家不？”答言：“出家。”然佛世尊昔行菩萨道时，于父母、师长及余尊者所有教令曾无违逆，故得今时言无违者。即告阿难陀曰：“汝与难陀剃除须发。”答曰：“如世尊教。”即觅剃发人，为其落发。难陀见已，告彼人曰：“汝今知不？我当不久作转轮王。汝若辄尔剃我发者，当截汝腕。”彼便大怖，裹收刀具，即欲辞出。时，阿难陀便往白佛，佛便自去，诣难陀处问言：“难陀，汝不出家。”答言：“出家。”是时，世尊自持瓶水，灌其顶上，净人即剃，便作是念：“我今敬奉世尊，且为出家，暮当归舍。”既至日晚，寻路有行。

尔时，世尊于其行路化作大坑。见已，便念孙陀罗：“斯成远矣！无缘得去，我今相忆或容致死。”如其命在至晓方行，忆孙陀罗愁苦通夜。尔时，世尊知彼意已，告阿难陀曰：“汝今宜去告彼难陀，令作知事人。”即便往报：“世尊令尔作知事人。”问曰：“云何名为知事人？欲作何事？”答曰：“可于寺中检校众事。”问曰：“如何应作？”答言：“具寿，凡知事者，若诸苾刍出乞食时，应可洒扫寺中田地，取新牛粪次第净涂，作意防守勿令失落。有平章事，当为白僧。若有香华，应行与众。夜闭门户，至晓当开。大小行处常须洗拭。若于寺中有损坏处，即应修补。”闻是教已，答言：“大德，如佛所言，我皆当作。”

时诸苾刍，于小食时执持衣钵，入劫比罗城为行乞食。于时难陀见寺无人，便作是念：“我扫地了，即可还家。”遂便扫地。世尊观知，以神通力，令扫净处粪秽还满。复作是念：“我除粪秽，方可言归。”放帚收持粪秽无尽，复作是念：“闭户而去。”世尊即令闭一房，竟更闭余户，彼户便开。遂生忧恼，复作是念：“纵贼损寺，此亦何伤？我当为王，更作百千好寺倍过于是。我宜归舍！若行大路，恐见世尊。”作是思量，即趣小径。佛知其念，从小道来。既遥见佛，不欲相遇，路傍有树枝荫低垂，即于其下隐身而住。佛令其树举枝高上，其身露现。佛问难陀：“汝何处来？可随我去。”情生羞耻，从佛而行。佛作是念：“此于其妇深生恋着，宜令舍离。”为引接故，出劫比罗城，诣室罗伐。既至彼已，住毗舍佉鹿子母园。

佛念难陀愚痴染惑，尚忆其妻爱情不舍，应作方便令心止息，即告之曰：“汝先曾见香醉山不？”答言：“未见。”“若如是者，捉我衣角。”即就捉衣。于时世尊犹如鹅王，上升虚空至香醉山，将引难陀左右顾盼。于果树下见雌猕猴，又无一目，即便举面直视世尊。佛告难陀曰：“汝见此瞎猕猴不？”白佛言见。佛言：“于汝意云何？此瞎猕猴比孙陀罗，谁为殊胜？”答言：“彼孙陀罗是释迦种，犹如天女，仪容第一，举世无双。猕猴比之，千万亿分不及其一。”佛言：“汝见天宫不？”答言：“未见。”“可更捉衣角。”即便执衣，还若鹅王上虚空界，至三十三天，告难陀曰：“汝可观望天宫胜处。”难陀即往欢喜园、婇身园、粗身园、交合园、圆生树、善法堂，如是等处诸天苑园，华果浴池游戏之处，殊胜欢娱悉皆遍察。次入善见城中，复见种种鼓乐丝竹微妙音声，廊宇疏通，床帷映设，处处皆有天妙婇女共相娱乐。难陀遍观，见一处所，唯有天女而无天子，便问天女曰：“何因余处男女杂居，受诸快乐；汝等何故，唯有女人，不见男子？”天女答曰：“世尊有弟，名曰难陀，投佛出家，专修梵行，命终之后当生此间，我等于此相待。”难陀闻已，踊跃欢欣，速还佛所。世尊问言：“汝见诸天胜妙事不？”答言：“已见。”佛言：“汝见何事？”彼如所见，具白世尊。佛告难陀：“见天女不？”答言：“已见。”“此诸天女比孙陀罗，谁为殊妙？”白言：“世尊，以孙陀罗比

此天女，还如香醉山内以瞎猕猴比孙陀罗，百千万倍不及其一。”佛告难陀：“修净行者有斯胜利，汝今宜可坚修梵行，当得生天受斯快乐。”闻已欢喜，默然而住。

尔时，世尊便与难陀，即于天没，至逝多林。是时，难陀思慕天宫而修梵行。佛知其意，告阿难陀曰：“汝今可去告诸苾刍，不得一人与难陀同座而坐，不得同处经行，不得一竿置衣，不得一处安钵及着水瓶，不得同处读诵经典。”阿难陀传佛言教告诸苾刍，苾刍奉行皆如圣旨。是时，难陀既见诸人不共同聚，极生羞愧。后于一时，阿难陀与诸苾刍，在供侍堂中，缝补衣服。难陀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“此诸苾刍，咸弃于我，不同一处。此阿难陀既是我弟，岂可相嫌？”即去同坐，时阿难陀速即起避。彼言：“阿难陀，诸余苾刍事容见弃。汝是我弟，何乃亦嫌？”阿难陀曰：“诚有斯理。然仁行别道，我遵异路，是故相避。”答曰：“何谓我道？云何尔路？”答曰：“仁乐生天而修梵行，我求圆寂而除欲染。”闻是语已，倍加忧戚。

尔时，世尊知其心念，告难陀曰：“汝颇曾见捺洛迦不？”答言：“未见。”佛言：“汝可捉我衣角。”即便就执，佛便将去往地狱中。尔时，世尊在一边立，告难陀曰：“汝今可去观诸地狱。”难陀即去，先见灰河，次至剑树、粪屎、火河。入彼观察，遂见众生受种种苦，或见以钳拔舌、捩齿、抉目，或时以锯[皮+ 刂]解其身，或复以斧斫截手足，或以牟[矛+(替-曰+贝)]镬身，或以捧打槊刺，或以铁锤粉碎，或以镕铜灌口，或上刀山、剑树、碓捣、石磨、铜柱、铁床受诸极苦，或见铁镬、猛火沸腾、热焰洪流煮有情类。见如是等受苦之事，复于一铁镬空煮炎热，中无有情，睹此忧惶，问狱卒曰：“何因缘故，自余铁镬皆煮有情，唯此镬中空燃沸涌？”彼便报曰：“佛弟难陀，唯愿生天专修梵行，得生天上暂受快乐。彼命终后入此镬中，是故我今燃镬相待。”难陀闻已，生大恐怖，身毛皆竖，白汗流出，作如是念：“此若知我是难陀者，生叉镬中。”即便急走，诣世尊处。佛言：“汝见地狱不？”难陀悲泣雨泪，哽咽而言，出微细声白言：“已见。”佛言：“汝见何物？”即如所见，具白世尊。佛告难陀：“或愿人间，或求天上，勤修梵行有如是过。是故汝今，当求涅盘以修梵行，勿乐生天而致勤苦。”难陀闻已，情怀愧耻，默无所对。尔时，世尊知其意已，从地狱出，至逝多林。即告难陀及诸苾刍曰：“内有三垢，谓是淫欲、瞋恚、愚痴，是可弃舍，是应远离，法当修学。”

尔时，世尊住逝多林未经多日，为欲随缘化众生故，与诸徒众往占波国，住揭伽池边。时，彼难陀与五百苾刍，亦随佛至，往世尊所，皆礼佛足，在一面坐。

时佛世尊见众坐定，告难陀曰：“我有法要，初中后善，文义巧妙，纯一圆满清白梵行，所谓入母胎经。汝当谛听，至极作意，善思念之，我今为说。”
难陀言：“唯然！世尊，愿乐欲闻。”

佛告难陀：“虽有母胎，有入不入。云何受生入母胎中？若父母染心共为淫爱，其母腹净，月期时至，中蕴现前，当知尔时名入母胎。此中蕴形，有其二种：一者、形色端正，二者、容貌丑陋。地狱中有，容貌丑陋，如烧杌木；傍生中有，其色如烟；饿鬼中有，其色如水；人天中有，形如金色；色界中有，形色鲜白；无色界天，元无中有，以无色故。中蕴有情，或有二手、二足，或四足、多足，或复无足，随其先业应托生处，所感中有即如彼形。若天中有，头便向上；人、傍生、鬼，横行而去；地狱中有，头直向下。凡诸中有，皆具神通，乘空而去。犹如天眼远观生处，言月期至者，谓纳胎时。

“难陀，有诸女人，或经三日，或经五日、半月、一月，或有待缘经久期水方至。若有女人，身无威势，多受辛苦，形容丑陋，无好饮食，月期虽来速当止息，犹如干地洒水之时即便易燥。若有女人，身有威势，常受安乐，仪容端正，得好饮食，所有月期不速止息，犹如润地水洒之时即便难燥。云何不入？父精出时，母精不出；母精出时，父精不出；若俱不出，皆不受胎。若母不净、父净，若父不净、母净，若俱不净，亦不受胎。若母阴处为风病所持，或有黄病痰癊，或有血气胎结，或为肉增，或为服药，或麦腹病、蚁腰病，或产门如驼口，或中如多根树，或如犁头，或如车辕，或如藤条，或如树叶，或如麦芒，或腹下深，或有上深，或非胎器，或恒血出，或复水流，或如鸦口常开不合，或上下四边阔狭不等，或高下凹凸，或内有虫食烂坏不净。若母有此过者，并不受胎。或父母尊贵，中有卑贱；或中有尊贵，父母卑贱。如此等类，亦不成胎。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贵，若业不和合，亦不成胎。若其中有，于前境处，无男女二爱，亦不受生。

“难陀，云何中有得入母胎？若母腹净，中有现前，见为欲事，无如上说众多过患，父母及子有相感业，方入母胎。又彼中有欲入胎时，心即颠倒，若是男者，于母生爱，于父生憎；若是女者，于父生爱，于母生憎。于过去生所造诸业，而起妄想作邪解心，生寒冷想，大风、大雨及云雾想，或闻大众闹声；作此想已，堕业优劣，复起十种虚妄之相。云何为十？我今入宅，我欲登楼，我升台殿，我升床座，我入草庵，我入叶舍，我入草丛，我入林内，我入墙孔，我入篱间。难陀，其时中有作此念已，即入母胎，应知受生，名羯罗蓝。父精母血非是余物，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缘，为识所缘依止而住。譬如依酪、瓶、钻、人功，动转不已，得有酥出，异此不生；当知父母不净精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。

“复次，难陀，有四譬喻，汝当善听。如依青草，虫乃得生，草非是虫，虫非离草；然依于草因缘和合，虫乃得生，身作青色。难陀当知，父精母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，因缘和合大种根生。如依牛粪生虫，粪非是虫，虫非离粪；然依于粪因缘和合，虫乃得生，身作黄色。难陀当知，父精母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，因缘和合大种根生。如依枣生虫，枣非是虫，虫非离枣；然依于枣因缘和合，虫乃得生，身作赤色。难陀当知，父精母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，因缘和合大种根生。如依酪生虫，身作白色，广说乃至因缘和合大种根生。

“复次，难陀，依父母不净羯罗蓝故，地界现前，坚鞕为性；水界现前，湿润为性；火界现前，温暖为性；风界现前，轻动为性。难陀，若父母不净羯罗蓝身，但有地界，无水界者，便即干燥悉皆分散；譬如手握干麨灰等。若但水界，无地界者，即便离散；如油渧水。由水界故地界不散，由地界故水界不流。难陀，羯罗蓝身，有地、水界，无火界者，而便烂坏；譬如夏月阴处肉团。难陀，羯罗蓝身，但有地、水、火界，无风界者，即便不能增长广大。此等皆由先业为因，更互为缘，共相招感，识乃得生，地界能持，水界能摄，火界能熟，风界能长。难陀，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调沙糖，即以气吹令其增广，于内虚空犹如藕根；内身大种，地、水、火、风业力增长亦复如是。难陀，非父母不净有羯罗蓝体，亦非母腹，亦非是业，非因非缘；但由此等众缘和会，方始有胎。如新种子，不被风日之所损坏，坚实无穴，藏举合宜，下于良田，并有润泽，因缘和合方有芽茎，枝叶华果次第增长。难陀，此之种子，非离缘合，芽等得生。如是应知，非唯父母，非但有业及以余缘，而胎得生；要由父母精血因缘和合，方有胎耳！难陀，如明眼人为求火故，将日光珠置于日中，以干牛粪而置其上，方有火生。如是应知，依父母精血因缘合故，方有胎生。父母不净成羯罗蓝，号之为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识即是其名，说为名色。此之蕴聚可恶名色托生诸有，乃至少分刹那，我不赞叹。何以故？生诸有中，是为大苦！譬如粪秽，少亦是臭；如是应知生诸有中，少亦名苦。此五取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皆有生、住、增长及以衰坏。生即是苦，住即是病，增长衰坏即是老死。是故，难陀，谁于有海而生爱味，卧母胎中受斯剧苦？

“复次，难陀，如是应知凡入胎者，大数言之有三十八七日。初七日时胎居母腹，如[木+屑]如痈卧在粪秽，如处锅中，身根及识同居一处，壮热煎熬，极受辛苦，名羯罗蓝。状如粥汁，或如酪浆，于七日中内热煎煮，地界坚性，水界湿性，火界暖性，风界动性，方始现前。

“难陀，第二七日胎居母腹，卧在粪秽如处锅中，身根及识同居一处，壮热煎熬，极受辛苦。于母腹中，有风自起，名为遍触，从先业生。触彼胎时名頞部陀，状如稠酪，或如凝酥，于七日中内热煎煮，四界现前。

“难陀，第三七日广说如前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刀鞘口，从先业生。触彼胎时名曰闭尸，状如铁箸，或如蚯蚓，于七日中四界现前。

“难陀，第四七日广说如前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为内门，从先业生。吹击胎箭名为健南，状如鞋椟，或如温石，于七日中四界现前。

“难陀，第五七日广说如前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摄持。此风触胎，有五相现，所谓两臂、两[月+坒]及头。譬如春时，天降甘雨，树林郁茂，增长枝条；此亦如是，五相显现。

“难陀，第六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广大。此风触胎，有四相现，谓两肘、两膝。如春降雨，荑草生枝；此亦如是，四相显现。

“难陀，第七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为旋转。此风触胎，有四相现，谓两手、两脚，犹如聚沫，或如水苔，有此四相。

“难陀。第八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翻转。此风触胎，有二十相现，谓手足十指，从此初出；犹如新雨，树根始生。

“难陀，第九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分散。此风触胎，有九种相现，谓二眼、二耳、二鼻并口，及下二穴。

“难陀，第十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坚鞕，令胎坚实。即此七日，于母胎中，有风名曰普门，此风吹胀胎藏，犹如浮囊以气吹满。

“难陀，第十一七日，于母胎中，有风名曰疏通，此风触胎，令胎通彻，有九孔现。若母行立坐卧作事业时，彼风旋转虚通，渐令孔大。若风向上，上孔便开；若向下时，即通下穴。譬如锻师及彼弟子，以橐扇时，上下通气。风作事已，即便隐灭。

“难陀，第十二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曲口，此风吹胎，于左右边作大小肠，犹如藕丝，如是依身交络而住。即此七日，复有风名曰穿发，于彼胎内作一百三十节无有增减。复由风力作百一禁处。

“难陀，第十三七日，于母腹中，以前风力知有饥渴，母饮食时所有滋味，从脐而入藉以资身。

“难陀，第十四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线口。其风令胎生一千筋，身前有二百五十，身后有二百五十，右边二百五十，左边二百五十。

“难陀，第十五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莲华，能与胎子作二十种脉，吸诸滋味，身前有五，身后有五，右边有五，左边有五。其脉有种种名及种种色，或名伴，或名力，或名势；色有青、黄、赤、白、豆酥、油酪等色，更有多色共相和杂。难陀，其二十脉，别各有四十脉，以为眷属。合有八百吸气之脉，于身前后左右各有二百。难陀，此八百脉，各有一百道脉眷属相

连，合有八万，前有二万，后有二万，右有二万，左有二万。难陀，此八万脉，复有众多孔穴，或一孔、二孔乃至七孔，一一各与毛孔相连，犹如藕根有多孔隙。

“难陀，第十六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甘露行。此风能为方便，安置胎子二眼处所，如是两耳、两鼻、口咽、胸臆，令食入得停贮之处，能令通过出入气息。譬如陶师及彼弟子，取好泥团安在轮上，随其器物形势安布令无差舛；此由业风能作如是，于眼等处随势安布，乃至能令通过出入气息亦无爽失。

“难陀，第十七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毛拂口。此风能于胎子眼、耳、鼻、口、咽喉、胸臆、食入之处，令其滑泽，通出入气息，安置处所。譬如巧匠若彼男女，取尘翳镜以油及灰，或以细土揩拭令净；此由业风能作如是，安布处所无有障碍。

“难陀，第十八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无垢，能令胎子六处清净。如日月轮，大云覆蔽，猛风忽起吹云四散，光轮清净。难陀，此业风力，令其胎子六根清净亦复如是。

“难陀，第十九七日，于母腹内，令其胎子成就四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。入母腹时，先得三根，谓身、命、意。

“难陀，第二十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坚固。此风依胎，左脚生指节二十骨，右脚亦生二十骨，足跟四骨，髀有二骨，膝有二骨，[月+垒]有二骨，腰髁有三骨，脊有十八骨，胁有二十四骨，复依左手生指节二十骨，复依右手亦生二十，腕有二骨，臂有四骨，胸有七骨，肩有七骨，项有四骨，颔有二骨，齿有三十二骨，髑髅四骨。难陀，譬如塑师或彼弟子，先用鞕木作其相状，次以绳缠，后安诸泥，以成形像；此业风力安布诸骨亦复如是。此中大骨数有二百，除余小骨。

“难陀，第二十一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生起，能令胎子身上生肉。譬如泥师，先好调泥泥于墙壁；此风生肉亦复如是。

“难陀，第二十二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浮流，此风能令胎子生血。

“难陀，第二十三七日，于母腹内，有风名曰净持，此风能令胎子生皮。

“难陀，第二十四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滋漫，此风能令胎子皮肤光悦。

“难陀，第二十五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持城，此风能令胎子血肉滋润。

“难陀，第二十六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生成，能令胎子身生发毛爪甲，此皆一一共脉相连。

“难陀，第二十七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曲药，此风能令胎子发毛爪甲悉皆成就。

“难陀，由其胎子先造恶业，悭涩吝惜，于诸财物坚固执着不肯惠施，不受父母师长言教，以身语意造不善业日夜增长，当受斯报。若生人间，所得果报皆不称意。若诸世人以长为好，彼即短；若以短为好，彼即长；以粗为好，彼即细；若以细为好，彼即粗；若支节相近为好，彼即相离；若相离为好，彼即相近；若多为好，彼即少；若少为好，彼即多；爱肥便瘦，爱瘦便肥，爱怯便勇，爱勇便怯，爱白便黑，爱黑便白。难陀，又由恶业感得恶报，聋盲喑哑，愚钝丑陋，所出音响人不乐闻，手足挛躄形如饿鬼，亲属皆憎不欲相见，况复余人！所有三业向人说时，他不信受，不将在意。何以故？由彼先世造诸恶业，获如是报。

“难陀，由其胎子先修福业，好施不悭，怜愍贫乏，于诸财物无吝着心，所造善业日夜增长，当受胜报。若生人间，所受果报悉皆称意。若诸世人以长为好则长，若以短为好则短，粗细合度，支节应宜，多少、肥瘦、勇怯、颜色无不爱者；六根具足，端正超伦；词辩分明，音声和雅；人相皆具，见者欢喜；所有三业向人说时，他皆信受，敬念在心。何以故？由彼先世造诸善业，获如是报。

“难陀，胎若是男，在母右胁蹲居而坐，两手掩面，向母脊住。若是女者，在母左胁蹲居而坐，两手掩面，向母腹住。在生藏下，熟藏之上，生物下镇，熟物上刺，如缚五处插在尖摽。若母多食或时少食，皆受苦恼。如是若食极腻，或食干燥、极冷、极热、咸淡苦醋，或太甘辛，食此等时皆受苦痛。若母行欲，或急行走，或时危坐，久坐久卧，跳踯之时，悉皆受苦。难陀当知，处母胎中，有如是等种种诸苦，逼迫其身不可具说。于人趣中受如此苦，何况恶趣地狱之中，苦难比喻！是故，难陀，谁有智者，乐居生死无边苦海，受斯厄难？

“难陀，第二十八七日，于母腹中，胎子便生八种颠倒之想。云何为八？所谓屋想、乘想、园想、楼阁想、树林想、床座想、河想、池想。实无此境，妄生分别。

“难陀，第二十九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华条。此风能吹胎子，令其形色鲜白净洁，或由业力令色黧黑，或复青色，更有种种杂类颜色，或令干燥无有滋润，白光、黑光随色而出。

“难陀，第三十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铁口。此风能吹胎子，发毛爪甲令得生长，白黑诸光皆随业现，如上所说。

“难陀，第三十一七日，于母腹中胎子渐大。如是三十二七、三十三七、三十四七日已来，增长广大。

“难陀，第三十五七日，子于母腹支体具足。

“难陀，第三十六七日，其子不乐住母腹中。

“难陀，第三十七七日，于母腹中，胎子便生三种不颠倒想，所谓不净想、臭秽想、黑暗想，依一分说。

“难陀，第三十八七日，于母腹中，有风名曰蓝华。此风能令胎子转身向下，长舒两臂，趣向产门。次复有风名曰趣下，由业力故，风吹胎子，令头向下，双脚向上，将出产门。难陀，若彼胎子，于前身中造众恶业，并堕人胎；由此因缘将欲出时，手脚横乱，不能转侧，便于母腹以取命终。时，有智慧女人，或善医者，以暖酥油，或榆皮汁及余滑物，涂其手上；即以中指夹薄刀子，利若锋芒，内如粪厕黑闇臭秽可恶坑中，有无量千虫恒所居止，臭汁常流，精血腐烂，深可厌患，薄皮覆盖，恶业身疮；于斯秽处，推手令入，以利刀子裔割儿身，片片抽出。其母由斯受不称意极痛辛苦，因此命终；设复得存，与死无异。难陀，若彼胎子善业所感，假令颠倒不损其母，安隐生出，不受辛苦。

“难陀，若是寻常无此厄者，至三十八七日，将欲产时，母受大苦，性命几死，方得出胎。
“难陀，汝可审观，当求出离。”
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七 唐三藏法师义净译
佛说入胎藏会第十四之二

尔时，世尊复告难陀：“汝今既知胎苦、生苦，应识凡受胎生者是极苦恼。初生之时，或男或女，堕人手内，或在衣等，安在日中，或在阴处，或置摇车，或居床席怀抱之内，由是因缘，皆受酸辛楚毒极苦。难陀，如牛剥皮，近墙而住，被墙虫所食；若近树草，树草虫食；若居空处，诸虫啖食，皆受苦恼。初生亦尔，以暖水洗，受大苦恼；如癞病人皮肤溃烂，脓血横流，加之杖捶极受楚切。生身之后，饮母血垢而得长大。言血垢者，于圣法律中即乳汁是。难陀，既有如是种种极苦，无一可乐，谁有智者，于斯苦海而生爱恋，常为流转无有休息？

“生七日已，身内即有八万户虫，纵横啖食。难陀，有一尸虫，名曰食发，依发根住，常食其发。有二户虫，一名伏藏，二名粗头，依头而住，常食其头。有一户虫，名曰绕眼，依眼而住，常食于眼。有四户虫，一名驱逐，二名奔走，三名屋宅，四名圆满，依脑而住，常食于脑。有一户虫，名曰稻叶，依耳食耳。有一户虫，名曰藏口，依鼻食鼻。有二户虫，一名遥掷，二名遍掷，依唇食唇。有一户虫，名曰蜜叶，依齿食齿。有一户虫，名曰木口，依齿根食齿根。有一户虫，名曰针口，依舌食舌。有一户虫，名曰利口，依舌根食舌根。有一户虫，名曰手圆，依齶食齶。复有二户虫，一名手网，二名半屈，依手掌食手掌。有二户虫，一名短悬，二名长悬，依腕食腕。有二户虫，一名远臂，二名近臂，依臂食臂。有二户虫，一名欲吞，二名已吞，依喉食喉。有二户虫，一名有怨，二名大怨，依胸食胸。有二户虫，一名螺贝，二名螺口，依肉食肉。有二户虫，一名有色，二名有力，依血食血。有二户虫，一名勇健，二名香口，依筋食筋。有二户虫，一名不高，二名下口，依脊食脊。有二户虫，俱名脂色，依脂食脂。有一户虫，名曰黄色，依黄食黄。有一户虫，名曰真珠，依肾食肾。有一户虫，名曰大真珠，依腰食腰。有一户虫，名曰未至，依脾食脾。有四户虫，一名水命，二名大水命，三名针口，四名刀口，依肠食肠。有五户虫，一名月满，二名月面，三名晖曜，四名晖面，五名别住，依右胁食右胁。复有五虫，名同于上，依左胁食左胁。复有四虫，一名穿前，二名穿后，三名穿坚，四名穿住，依骨食骨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大白，二名小白，三名重云，四名臭气，依脉食脉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师子，二名备力，三名急箭，四名莲华，依生藏食生藏。有二户虫，一名安志，二名近志，依熟藏食熟藏。有四户虫，一名盐口，二名蕴口，三名网口，四名雀口，依小便道食尿而住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应作，二名大作，三名小形，四名小束，依大便道食粪而住。有二户虫，一名黑口，二名大口，依髀食髀。有二户虫，一名癞，二名小癞，依膝食膝。有一户虫，名曰愚根，依胫食胫。有一户虫，名曰黑项，依脚食脚。难陀，如此之身，甚可厌患！如斯色类，常有八万户虫，日夜啖食。由此令身热恼羸瘦，疲困饥渴，又复心有种种苦恼，忧愁闷绝，众病现前，无有良医能为除疗。难陀，于大有海生死之中，有如是苦，云何于此而生爱乐？复为诸神病之所执持，所谓天神、龙神八部所持，及诸鬼神，乃至羯吒布单那，及余禽兽诸魅所持，或为日月星辰所厄。此等鬼神作诸病患，逼恼身心，难可具说。”

佛告难陀：“谁于生死乐入母胎？受极辛苦，如是生成，如是增长，饮母乳血及诸饮食，妄生美想渐至长成。假令身得安乐无病，衣食恣情，寿满百岁，于此生中睡眠减半。初为婴儿，次为童子，渐至成长，忧悲患难，众病所逼，无量百苦触恼其身，难可说尽！身内诸苦难忍受时，不愿存生，意便求死。如是之身，苦多乐少，虽复暂住，必当谢灭！难陀，生者皆死，无有常存。假使药食资养寿命得延年岁，终归不免死王所杀送往空田。是故当知，生无可乐，来世资粮应勤积集，勿作放逸！精修梵行，莫为懒惰！于诸利行、法行、功德行、纯善行，常乐修习。恒观自身善恶二业，系在于心，勿令后时生大追悔，一切所有爱乐之事皆悉别离，随善恶业趣于后世。

“难陀，寿命百年有其十位，初谓婴儿位，卧于襁褓；二谓童子，乐为儿戏；三谓少年，受诸欲乐；四谓少壮，勇健多力；五谓盛年，有智谈论；六谓成就，能善思量，巧为计策；七谓渐衰，善知法式；八谓朽迈，众事衰弱；九谓极老，无所能为；十谓百年，是当死位。难陀，梗概大位，略说如是。计准四月以为一时，百年之中有三百时，于春、夏、冬各有其百。一年十二月总有一千二百月；若半月为数，总有二千四百半月，于三时中各有八百半月。总有三万六千昼夜，一日再食总有七万二千度食；虽有缘不食，亦在其数。不食缘者，所谓瞋恨不食，遭苦不食，或求索不得、睡眠、持斋、掉戏不食，事务不食，食与不食而共合集，数有尔许，并饮母乳。人命百年，我已具说年、月、昼夜及饮食数，汝应生厌。

“难陀，如是生成长大，身有众病，所谓头、目、耳、鼻、舌、齿、咽喉、胸、腹、手足、疥癞、癫狂、水肿、痰嗽、风黄热瘕、众多疟病、支节痛苦。难陀，人身有如是病苦。复有百一风病，百一黄病，百一痰瘕病，百一总集病，总有四百四病，从内而生。难陀，身如痈箭，众病所成，无暂时停，念念不住。体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恒近于死，败坏之法，不可保爱。难陀，凡诸众生复有如是生受苦痛，谓截手、足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头及支分，复受狱囚、枷锁杻械、鞭打拷楚、饥渴困苦、寒热雨雪、蚊虻蚁子、风尘猛兽及诸恶触，种种诸恼无量无边，难可具说。有情之类常在如是坚鞭苦中，爱乐沉没。诸有所欲，苦为根本，不知弃舍更复追求，日夜煎迫，身心被恼，内起烧燃无有休息，如是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取蕴苦。四威仪中行立坐卧，亦皆是苦。若常行时不立坐卧，即受苦无乐；若常立时不行坐卧，若坐不行立卧，若卧不行立坐，皆受极苦而无安乐。难陀，此等皆是舍苦求苦，唯是苦生，唯是苦灭，诸行因缘相续而起。如来了知故，说有情生死之法，诸行无常，非真究竟，是变坏法，不可保守，当求知足，深生厌患，勤求解脱。难陀，于善趣中，有情之类，生处不净苦剧如是，种种虚诳说不可尽，何况具说于三恶趣饿鬼、傍生、地狱有情所受楚毒难忍之苦！

“复次，难陀，有其四种入于母胎。云何为四？一者、有情正念入，正念住，正念出；二者、正念入，正念住，不正念出；三者、正念入，不正念住、出；四者、三皆不正念。

“谁是正念入、住、出？如有一类凡夫有情，性爱持戒，数习善品，乐为胜事，作诸福行，极善防护，恒思质直不为放逸，有大智慧临终无悔，即便受生，或是七生预流，或是家家，或是一来，或是一间。此人由先修善行故，临命过时，虽苦来逼受诸痛恼，心不散乱，正念而终。复还正念入母胎内，了知诸法由业而生，皆从因缘而得生起，常与诸魔作居止处。难陀应知，此身恒是一切不净窟宅，体非常住，是愚痴物诱诳迷人。此身以骨而作机关，筋脉相连，通诸孔穴，脂肉骨髓共相缠缚，以皮覆上不见其过，于热窟中不净充满，发毛爪齿分位差别；执我我所故，恒被拘牵不得自在，常出涕唾、秽污流污、黄水痰瘕、烂坏脂膩、肾胆肝肺、大肠小肠、屎尿可恶，及诸虫类周遍充满，上下诸孔常流臭秽，生熟二藏盖以薄皮，是谓行厕。汝应观察，凡食啖时牙齿咀嚼，湿以涎唾咽入喉中，髓脑相和流津腹内，如犬咬枯骨妄生美想，食至脐间，呕逆覆上还复却咽。难陀，此身元从羯罗蓝、颁部陀、闭尸、健南、钵罗奢佉不净秽物而得生长，婴儿流转乃至老死轮回系缚，如黑闇坑，如臭坏井，常以咸淡苦辛酸等食味而为资养。又母腹火，烧煮身根不净粪锅，常婴热苦。母若行立坐卧之时如被五缚，亦如火炙难可堪忍，无能为喻。难陀，彼胎虽在如是粪秽坑中，众多苦切，由利根故心不散乱。复有一类薄福有情，在母腹内或横或倒。由其先业因缘力故，或由母食冷热碱酸甘辛苦味不善调故，或饮浆水过量，或多行淫欲，或饶疾病，或怀愁恼，或时倒地，或被打拍。由是等缘，母身壮热；由身热故，胎亦烧燃；由烧燃故，受诸苦恼；由有苦故，便即动转；由动转故，或身横覆不能得出。有善解女人，以酥油涂手，内母腹中，缓缓触胎令安本处；手触着时，胎子即便受大苦恼。难陀，譬如幼小男女人，以利刀削破皮肉，散灰于上，由斯便有大苦恼生；胎子楚毒亦复如是。虽受此痛，由利根故正念不散。难陀，此胎如是住母腹中，受如斯苦。又欲产时辛苦而出，由彼业风令手交合，支节拳缩受大剧苦。欲出母胎身体青瘀，犹如初肿难可触着，饥渴逼迫，心悬热恼，由业因缘被风推出。既出胎已，被外风触如割涂炭，手衣触时皆受极苦。虽受此苦，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乱，于母腹中知入、住、出悉皆是苦。难陀，谁当乐入如是胎中？

“难陀，谁是于母腹正念入、住，不正念出？难陀，如有一类凡夫有情，性乐持戒，修习善品，常为胜事作诸福行，其心质直不为放逸，少有智慧临终无悔，或是七生预流，或是家家，或是一来，或是一间。此人先修善行，临命终时，虽苦来逼受诸痛恼，心不散乱，复还正念入母胎中，了知诸法由业而生，皆从因缘而得生起，广说如上。乃至出胎，虽受如是诸极苦楚，由是中利根故入住正念，不正念出，广说如上。乃至谁当乐入如是胎中？

“难陀，谁是正念入胎，不正住、出？难陀，如有一类凡夫有情，性乐持戒，修习善品，常为胜事作诸福行，广说如上。乃至临终无悔，或是七生预流等。临命终时，众苦来逼，虽受痛恼心不散乱，复还正念入母胎中。由是下利根故，入胎时知，住、出不知，广说如上。乃至谁当乐入如是胎中？

“难陀，谁是入、住、出，俱不正念？如有一类凡夫有情，乐毁净戒，不修善品，常为恶事作诸恶行，心不质直多行放逸，无有智慧贪财悭吝，手常拳缩不能舒展，济惠于人恒有希望，心不调顺，见行颠倒，临终悔恨，诸不善业皆悉现前。当死之时，猛利楚毒，痛恼逼切，其心散乱。由诸苦恼，不自忆识我是何人？从何而来？今何处去？难陀，是谓三时皆无正念，广说如上。难陀，此诸有情生在人中，虽有如是无量苦恼，然是胜处；于无量百千俱胝劫中，人身难得。若生天上常畏坠堕，有爱别离苦，命欲终时，余天告言：‘愿汝当生世间善趣。’云何世间善趣？谓是人天。人趣难得，远离难处更复是难。云何恶趣？谓三恶道。地狱趣者，常受苦切极不如意，猛利楚毒难可譬喻。饿鬼趣者，性多瞋恚，无柔软心，谄诳杀害以血涂手，无有慈悲，形容丑陋，见者恐怖；设近于人受饥渴苦，恒被障碍。傍生趣者，无量无边，作无义行、无福行、无法行、无善行、无淳质行，互相食啖，强者凌弱。有诸傍生，若生若长若死，皆在暗中不净粪尿垢秽之处；或时暂明，所谓蜂、蝶、蚊、蚁、蚤、虱、蛆虫之类；自余复有无量无边，生长常暗。由彼先世是愚痴人，不听经法，恣身语意，贪着五欲，造众恶事，生此类中受愚迷苦。难陀，复有无量无边傍生有情，生长及死皆在水中，所谓鱼、鳖、鼋、鼍、蝉、蛭、蚌、蛤、虾、蟆之类，由先世业身语意恶，如上广说。难陀，复有无量无边傍生有情，闻屎尿香，速往其处以为食饮，所谓猪、羊、鸡、犬、狐、貉、雕、鹫、乌蝇、蜣螂、禽兽之类，皆由先世恶业所招，受如是报。难陀，复有无量无边傍生之类，常以草木及诸不净充其饮食

，所谓象、马、驼、牛、驴、骡之属，乃至命终由先恶业，受如是报。

“复次，难陀，生死有海，苦哉痛哉！猛焰烧燃，极大炎热，无一众生不被烧煮。斯等皆由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炽盛猛火，贪求前境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难陀。云何名为炽盛猛火？谓是贪瞋痴火、生老病死火、忧悲苦恼毒害之火，常自烧燃，无一得免。难陀，懈怠之人多受众苦，烦恼婴缠作不善法，轮回不息生死无终；勤策之人多受安乐，发勇猛心，断除烦恼，修习善法，不舍善轭，无休息时。是故汝今应观此身，皮肉筋骨、血脉及髓不久散坏，常当一心勿为懈怠，未证得者勤求证悟，如是应学。难陀，我不共世间作诸诤论，然而世间于我强为诤论。所以者何？诸知法者不与他诤，离我我所，共谁为论？由无见解起妄执故，我证正觉作如是语：‘我于诸法无不了知。’难陀，我所言说，有差异不？”

难陀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如来说者无有差异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难陀，如来所说必无差异。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异语者、不诳语者，欲令世间长夜安乐获大胜利，是知道者、是识道者、是说道者、是开道者、是大导师，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。世间之人无知无信，常与诸根而为奴仆，唯见掌中，不观大利，易事不修，难者恒作。难陀，且止如斯智慧境界，汝今应以肉眼所见而观察之，知所见者皆是虚妄，即名解脱。难陀，汝莫信我，莫随我欲，莫依我语，莫观我相，莫随沙门所有见解，莫于沙门而生恭敬，莫作是语：‘沙门乔答摩是我大师。’然而但可于我自证所得之法，独在静处思量观察，常多修习，随于用心所观之法，即于彼法观想成就，正念而住，自为洲渚，自为归处；法为洲渚，法为归处；无别洲渚，无别归处。

“难陀，云何苾刍自为洲渚，自为归处；法为洲渚，法为归处；无别洲渚，无别归处？如是，难陀，若有苾刍，于自内身随观而住，勤勇系念得正解了，于诸世间所有恚恼常思调伏，是谓随观内身是苦，若观外身及内外身，亦复如是。难陀，次于集法，观身而住，观灭而住。复于集灭二法，观身而住，即于此身能为正念，或但有智，或但有见，或但有念无依而住，于此世间知无可取。如是，难陀，是谓苾刍于自内身随观而住，外身、内外身为观亦尔。次观内受、外受及内外受而住，观内心、外心及内外心而住，观内法、外法及内外法而住。勤勇系念得正解了，于诸世间所有恚恼常思调伏，观集法住，观灭法住，复于集灭二法观法而住，即于此身能为正念，或但有智，或但有见，或但有念，于此世间知无可取。如是，难陀，是谓苾刍自为洲渚，自为归处；法为洲渚，法为归处；无别洲渚，无别归处。

“难陀，若有丈夫禀性质直，远离谄诳，于晨朝时来至我所，我以善法随机教示；彼至暮时自陈所得，暮以法教旦陈所得。难陀，我之善法现得证悟，能除热恼，善应时机，易为方便，是自觉法，善为覆护；亲对我前闻所说法，顺于寂静，能趣菩提，是我所知。是故汝今见有自利，见有他利及二俱利，如是等法应常修学。于出家法谨慎行之，勿令空过，当获胜果无为安乐。受他供给衣食、卧具、病药等物，令其施主获大福利，得胜果报，尊贵广大。如是，难陀，应当修学。

“复次，难陀，未有一色是可爱乐，能于后时不变坏者，无有是处；不起忧悲，不生烦恼者，亦无是处。难陀。于汝意云何？此色是常，为是无常？”

“大德，体是无常。”

“难陀，体既无常，为是苦不？”

“大德，是苦若无常，苦即变坏法。”

“我诸多闻圣弟子众，计色是我，我有诸色，色属于我，我在色中不？”

白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于汝意云何？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常、无常？”

“大德，皆是无常。”

“难陀，体既无常，为是苦不？”

“大德，是苦若无常，苦即变坏法。”

“我诸多闻圣弟子众，计受等是我，我有受等，受等属我，我在受等中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是故应知凡是诸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若外，若粗若细，若胜若劣，若远若近，所有诸色皆非是我，我不有色，色不属我，我不在色中，如是应以正念正慧而审观察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若外，若粗若细，若胜若劣，若远若近，此等亦非是我，我亦非有此等，我亦非在此中，如是应以正念正慧而审观察。若我多闻圣弟子众，如是观察，于色厌患，复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亦生厌患。若厌患已，即不染着；既无染着，即得解脱；既解脱已，自知解脱，作如是言：‘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法已，时具寿难陀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；五百苾刍，于诸有漏，心得解脱。

尔时，世尊重说伽他，告难陀曰：

“若人无定心，即无清净智，
不能断诸漏，是故汝勤修。
汝常修妙观，知诸蕴生灭，
清净若圆满，诸天悉欣庆。
亲友共交欢，往来相爱念，
贪名着利养，难陀汝应舍。
勿亲近在家，及于出家者，

念超生死海，　穷尽苦边际。
初从羯罗蓝，　次生于肉疱，
肉疱生闭尸，　闭尸生健南。
健南暂转变，　生头及四支，
众骨聚成身，　皆从业因有。
顶骨合九片，　颔车两骨连，
齿有三十二，　其根亦如是。
耳根及颈骨，　齶骨并鼻梁，
胸臆与咽喉，　总有十二骨。
眼眶有四骨，　肩偶亦两双，
两臂及指头，　总有五十骨。
项后有八骨，　脊梁三十二，
此各有根本，　其数亦四分。
右胁边肋骨，　相连有十三，
左胁相连生，　亦有十三骨。
此等诸骨锁，　三三相续连，
二二相钩牵，　其余不相续。
左右两腿足，　合有五十骨，
总三百十六，　支柱于身肉。
骨节相钩缀，　合成众生体，
实语者记说，　正觉之所知。
从足至于顶，　杂秽不坚牢，
由此共成身，　脆危如苇舍。
无梢唯骨立，　血肉遍涂沿，
同机关木人，　亦如幻化像。
应观于此身，　筋脉更缠绕，
湿皮相裹覆，　九处有疮门。
周遍常流溢，　屎尿诸不净，
譬如仓与笥，　盛诸谷麦等。
此身亦如是，　杂秽满其中，
运动骨机关，　危脆非坚实。
愚夫常爱乐，　智者无染着，
洟唾污常流，　脓血恒充满。
黄脂杂乳汁，　脑满髑髅中，
胸鬲痰癊流，　内有生熟藏。
肪膏与皮膜，　五藏诸腹胃，
如是臭烂等，　诸不净同居。
罪身深可畏，　此即是怨家，
无识耽欲人，　愚痴常保护。
如是臭秽身，　犹如朽城郭，
日夜烦恼逼，　迁流无暂停。
身城骨墙壁，　血肉作涂泥，
画彩贪瞋痴，　随处而庄饰。
可恶骨身城，　血肉相连合，
常被恶知识，　内外苦相煎。
难陀汝当知，　如我之所说，
昼夜常系念，　勿思于欲境。
若欲远离者，　常作如是观，
勤求解脱处，　速超生死海。”
尔时，世尊说是入胎经已，具寿难陀，及五百苾刍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难陀苾刍，越生死海险难之处，能至安隐究竟涅盘，获阿罗汉果，说自庆颂曰：
“敬心奉澡浴，　净水及涂香，
并修诸福田，　获斯殊胜报。”

时诸大众，闻是说已，咸皆有疑。为断疑故，请大师曰：“大德，难陀苾刍先作何业，由彼报得金色之身，具三十相以自严饰，望世尊身但少四指；于淫欲境极生爱着，大师哀愍，于生死海强拔令出，方便安置究竟涅盘？惟愿为说。”
佛告诸大众：“难陀苾刍，先所作业，果报成熟，皆悉现前，广说如余。”即说颂曰：
“假使经百劫，　所作业不亡，
因缘会遇时，　果报还自受。

“汝等谛听，过去世时九十一劫，人寿八万岁，有毗钵尸佛如来、应供、正等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出现于世，与六万二千苾刍游行人间，至亲慧城王所都处，往亲慧林即于此住。时，彼世尊有异母弟，于淫欲境极生爱着，其毗钵尸如来应正等觉，于生死海劝令出家，方便安置究竟涅盘。时，彼国王名曰有亲，以法化世，人民炽盛，丰乐安隐，无诸诈伪、贼盗、疾疫，牛羊稻蔗在处充满。王异母弟极耽淫染，王闻佛众住亲慧林，将诸王子、亲侍、大臣及内宫女、人民翊从，往诣佛所，顶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彼王众宣扬妙法，示教利喜，得殊胜解。其弟耽欲不肯出门，时大臣子及余知友抚尘之类，诣而告曰：‘善友知不？王及王子，并诸内宫、大臣、人众，往毗钵尸佛所，躬行礼敬

，听受妙法，获殊胜解。人身难得，汝已得之，如何今时耽着淫欲，不肯出门？’彼闻责已，心生愧耻，俯仰相随，同行而去。时佛弟苾刍，见诸徒侣共行而去，问曰：‘何故君等将此一人共伴而去？’时彼同伴具以事白，苾刍曰：‘我是佛弟，昔在家时，于诸欲境极生耽着。幸蒙大师强牵令出，安隐将趣究竟涅盘。更有如是愚痴之辈，与我相似！仁等慈悲强共将去，诚为大善。今可往诣无上大师，得至佛所，必生深信。’时彼同伴共至佛所。佛观彼类称根欲性而为说法。既得闻已，深起信心，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，白言：‘世尊，唯愿大师及诸圣众，明至我家入温室澡浴。’佛默然受。彼知受已，礼佛双足，奉辞而去；遂至王所，申恭敬已，白言：‘大王，我诣佛所，闻法生信，于淫欲境起厌离心，奉请佛僧明至我家入温室浴。如来大师慈悲为受，佛是人天所应供养，王今宜可洒扫街衢，严饰城郭。’王作是念：‘佛来入城，我当严饰。然我之弟耽欲难谏，佛今调伏，实诚希有！’答言：‘甚善！汝今可去营办澡浴所须之物，我当随力严饰城隍。’弟生大喜，辞王而去。王告诸臣曰：‘当可唱令，普告诸人：明日世尊，将入城内。诸旧住者及远方来，汝等诸人，咸当随力严饰城郭，洒扫街衢，持诸香华，迎大师入。’臣奉王教，普告令知，具宣王敕。时诸人众，于彼城中，除去瓦砾，遍洒香水，烧诸妙香，悬众幡盖，散华供养，如天帝释欢喜之园。时彼王弟，办诸香汤及香油等，庄严浴室，敷置床座。毗钵尸佛渐欲至城，王及诸臣、太子、后妃、宫人、婇女，及诸人众，咸出奉迎，遥礼佛足，随从入城。时彼王弟，引佛世尊入温室内，授香水等以充澡浴，见佛世尊身如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周遍庄严；见已欢喜生深信心，洗浴既竟着衣服已，即便顶礼世尊双足，发是愿言：‘我今幸遇最上福田，微申供养。愿此善因，于未来世身得金色，与佛无异。如世尊弟，于欲境中深生耽着，强拔令出，得趣安隐究竟涅盘。愿我当来得为佛弟，获金色身亦复如是。我于欲境生耽着时，强牵令出爱染深河，得趣涅盘安隐之处。’汝等苾刍勿生异念，彼亲慧王耽欲之弟，即难陀苾刍是。由于昔时请毗钵尸佛，入浴室中香汤澡浴，净心发愿，彼之善因，今为佛弟，身作金色；我于耽着淫欲之境，强拔令出，舍俗出家，究竟涅盘至安隐处。”

时诸大众更复有疑，请世尊曰：“大德难陀苾刍曾作何业，今身感得三十大丈夫相？”

佛告诸大众：“彼所作业，广说如前。乃往过去于聚落中有一长者，大富多财，资生无乏。有一苑园，华果茂盛，流泉浴池，林木森竦，堪出家人栖隐之处。时有独觉出现于世，哀愍众生处于闲静。世间无佛，唯此福田。于时有一独觉尊者，游行人间至斯聚落，周旋观察届彼园中。其守园人既见尊者，告言：‘善来！’为解劳倦，尊者住此，即于中夜入火光定。园人见已，作如是念：‘此之大德成斯胜行。’即便夜起，往就家尊，告言：‘大家，宜于今者生庆喜心。于苑园中有一大德，来投我宿，成就妙行，具足神通，放大光明遍照园内。’长者闻已，疾往园中，礼双足已，作如是言：‘圣者，仁为求食，我为福因。幸住此园，我常施食。’彼见殷勤，即便为受，住此园内入胜妙定解脱之乐。复作是念：‘我此臭身轮回生死，所应作者并已获得，宜入圆寂永证无生。’作是念已，即升虚空，入火光定，现诸神变，放大光明，上烛红辉，下流清水，舍此身已，神识不生，永证无余妙涅盘界。时，彼长者取其尸骸焚以香木，复持乳汁而灭其火，收余身骨置新瓶中，造窣堵波，悬诸幡盖，深生敬信，洒三十种众妙香水，并发大愿，求诸相好。汝等谛听，勿生异念，往时长者，即难陀是。由以胜妙供养敬信业故，今受果报，感得三十殊妙胜相。”

时诸大众更有疑念，重请世尊：“大德，难陀苾刍曾作何业，若不出家弃尘俗者，必当绍继力轮王位？”

佛告诸苾刍：“难陀先世所造之业，果报熟时必当自受，广如上说。过去世时此贤劫中，人寿二万岁，有迦叶波佛出现世间，十号具足，在婆罗痆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，依止而住。时，彼城中王名讫栗枳，以法化世，为大法王，广如上说。王有三子，谓大、中、小。彼迦叶波佛，施化事毕，犹如火尽入大涅盘。其王信敬取佛遗身，以诸香木、栴檀、沉水、海岸、牛头、天木香等，焚烧既讫，灭以香乳，收其舍利置金宝瓶，造大窣堵波，皆用四宝，纵广正等一踰缮那，高半踰缮那安相轮。时，王之中子亲上中盖。汝等苾刍勿生异念，时王中子者，即难陀是。由于昔时敬心供养，安置中盖斯之善业，于二千五百生中，常为力轮王，化一洲内。今此生中若不出家者，还作力轮王，得大自在。”

时诸大众更复有疑，请问世尊：“大德难陀苾刍曾作何业，于佛弟子善护根门最为第一？”

佛言：“此由愿力！难陀苾刍，于迦叶波佛时，舍俗出家。其亲教师，彼佛法中善护根门称为第一。尽其形寿梵行自持，然于现身竟无证悟，于命终时，便发誓愿：‘我于佛所，尽斯形寿梵行自持，然于现身竟无所证。愿我以此修行善根，此佛世尊记未来世，有摩纳婆当成正觉，号释迦牟尼，我于彼佛教法之中，出家离俗，断诸烦恼，获阿罗汉。如亲教师，于斯佛所善护根门最为第一；我亦如是，于彼教中守护根门最为第一。’由彼愿力，今于我所诸弟子中，善护根门最为第一。如是苾刍，若纯黑业得纯黑报，若纯白业得纯白报，若杂业者当受杂报。是故汝等离纯黑杂业，修纯白业，如是应修。”

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八 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

文殊师利授记会第十五之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，与大比丘众一千人俱。菩萨八万四千，文殊师利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得大势菩萨而为上首。复与七十二亿诸天众俱，悉皆趣向菩萨之道。复与四天大王、释提桓因、梵天王等及其眷属，各有五万二千众俱，亦皆趣于菩萨之道。有四阿修罗王，各与眷属无量众俱。复与七万二千大龙王俱，其名曰难陀龙王、优波难陀龙王、婆留那龙王、娑竭罗龙王、持大地龙王、无热恼龙王、高胜龙王、伏魔龙王、最胜龙王、月上龙王，如是等而为上首。复与无量夜叉王俱，其名曰金毗罗夜叉王、阿吒薄拘夜叉王、苏支路摩夜叉王、

妙意夜叉王、妙慧夜叉王、妙相夜叉王、普色夜叉王、不动夜叉王、有力夜叉王、大力夜叉王，如是等而为上首。时，王舍城国王大臣，及诸四众，天、龙、夜叉、人非人等，各以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种种资具，于如来所恭敬尊重而为供养。

尔时，世尊于晨朝时，着衣持钵，与诸比丘及于天人百千之众前后围绕，向王舍城阿阇世宫。佛威神力，放百千种妙色光明，百千音乐同时俱奏，雨众妙华，优钵罗华、钵昙摩华、拘勿头华、芬陀利华，缤纷而下。是时如来以神通力，随所行处，涌出宝莲，大如车轮，白银为茎，真金为叶，毗琉璃宝以为其须。于华台中，有化菩萨，结跏趺坐。是诸菩萨，与宝莲具绕王舍城，右旋七匝，而说颂曰：

“释种应供大商主，　利乐含识令安隐，
具大威德寂静心，　为世依怙当入城。
若欲远离老死苦，　或乐游戏于天宫，
或有欲破诸魔军，　应近妙辩人中主。
难得闻名今出现，　经百千劫修众行，
以大悲心游世间，　如是之尊当入城。
曾行无量无边舍，　男女妻室及王位，
头目耳鼻并手足，　衣服饮食亦复然，
已修无量施功德，　证于无上一切智。
以施调心固其行，　戒净无缺大丈夫，
成就无量忍功德，　心恒恬怕当入城。
俱胝劫行胜精进，　念众生苦忘疲倦，
具足无量无比禅，　彼梵音者当入城。
智慧无量无伦匹，　犹若虚空无边际，
最胜人尊戒亦然，　备修众行智清净。
摧坏魔军能济拔，　得住无忧不动位，
无等法王转法轮，　彼释师子当入城。
若欲成佛出兴世，　三十二相以庄严，
应发无等菩提心，　于如来所兴供养。
若欲永舍贪恚痴，　及以远离诸烦恼，
速当亲近释师子，　施作种种诸供养。
若欲速成释梵王，　各千眷属常随从，
恒受天宫诸快乐，　彼应亲近释师子。
欲为四洲胜轮王，　所愿七宝皆成就，
最胜千子咸勇健，　应当供养彼胜尊。
欲为长者邑中主，　资财增广无有量，
眷属色相悉超伦，　彼应供养释师子。
已得解脱及当得，　皆由闻佛寂静法，
难可值遇彼胜尊，　应听甘露无忧句。”

尔时，王舍城中，男女长幼无量众生，闻此颂已即皆开悟，各齐香华、宝盖、幢幡、无量音乐，诣如来所一心瞻仰，踊跃欢喜，恭敬供养。于是世尊将欲入城，足蹈门阃，城中之地六种震动，雨众妙华及诸音乐，城中众生盲者得视，聋者得闻，狂者得心，裸者得服，饥者得食，贫者得财。时，彼众生亦复不为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、憍慢之所逼恼，慈心相向犹如父子。彼乐音中而说颂曰：

“十力大丈夫，　最胜人师子，
利物入都城，　群生获安乐。
盲瞽得见色，　聋聩得闻声，
颠狂复本心，　裸露蒙衣服，
饥渴遇珍膳，　贫窭得资财。
又于虚空中，　诸天百千亿，
同为供养佛，　竞奏诸乐音。
具德十力尊，　今入此城内，
城中六种动，　所谓遍动等，
众生无怖想，　皆获大欢喜。
而今此城中，　一切诸众生，
不为贪恚痴，　悭嫉之所恼。
欣悦充遍身，　慈念而相向，
愿佛速入城，　安乐诸群品。
世尊入城时，　普放大光明，
人天咸奏乐，　悦畅于心意。
如是诸奇特，　种种无有量，”
天人阿修罗，　莫不皆瞻奉。

时王舍城，有菩萨长者之子，名摧过咎，于里巷中遥睹世尊，相好奇特，端严澄睟，诸根湛寂，观者无厌，住奢摩他最上调伏，防护诸根如善调象，正念不乱如净渊池，三十二相庄严其体。彼菩萨既见是已，生极尊重净信之心，便往佛所，稽首双足，右绕三匝，却住一面。复有无量百千众生，同诣佛所，无数诸天住虚空中，合掌恭敬，尊重顶礼。

是时，摧过咎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成就几法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随其所愿严净

佛刹？”

于是世尊，为欲调伏诸众生故，为欲哀愍摧过咎故，往诣廛肆，于大众中而告之言：“善男子，菩萨成就一法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随其所愿严净佛刹。善男子，何谓一法？此菩萨于一切众生行大悲故，以胜志乐发菩提心。云何名为以胜志乐发菩提心？应作是说，若有已发菩提心者，乃至微恶终更不作。何所不作？谓贪瞋痴，及以在家威仪调戏悉皆远离。若出家已，不复希望、名利、恭敬，安住出家所修行法。云何出家所修行法？谓如实悟入一切诸法。云何所悟一切诸法？谓蕴、界、处有为无为。云何悟入？谓观察五蕴寂灭如幻，空无所有，如是悟时不见悟入，无觉无思，一切分别悉皆寂灭。若于诸蕴如是悟入，即为悟入一切诸法，是名出家所修行法。菩萨如是修此行时，亦不舍离一切众生。何以故？是菩萨如自所观为众生说，而亦不着法及众生。善男子，是为菩萨成就一法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令佛刹具足圆满。”

说此法时，摧过咎菩萨得无生忍，欢喜踊跃，上升虚空，高七多罗树。于彼众中，二千众生发菩提心；一万四千诸天及人，远尘离垢，于诸法中得法眼净。于是世尊熙怡微笑，从其面门放种种色光，照无量世界；照已还来，绕佛三匝，而从顶入。

是时，阿难即从座起，整理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于世尊前，而说颂曰：

“自在力导师，到诸法彼岸，
一切智人尊，何缘现微笑？
善逝十力尊，能为诸利益，
三世悉明达，何缘现微笑？
了众生心行，上中下差别，
知诸想无碍，愿佛为宣说。
亿那由诸天，咸来顶礼佛，
愿发微妙音，充济诸渴仰。
胜定到彼岸，智慧亦复然，
远离于错谬，何缘现微笑？
百千诸天众，为法故来集，
无量诸比丘，合掌皆愿闻。
奏种种音乐，供养于如来，
善哉佛世尊，愿决众疑惑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今见此摧过咎菩萨升虚空不？”

阿难白言：“唯然！已见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此摧过咎，却后过于六万二千阿僧只劫，于此世界当得成佛，号寂静调伏音声，劫名离热恼。彼佛刹土功德庄严，及以声闻、菩萨之众，亦如不动如来妙喜世界，等无差别。”

是时，世尊与诸比丘，到阿阇世王宫已，各随次第，敷座而坐。时，王即以种种饮食，手自斟酌，供养世尊及比丘僧，悉令充足；复以上妙衣服，奉献如来。即于佛前，踞卑床座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忿恨瞋恼从何而生？愚痴无智由何而灭？”

佛告大王：“忿恨瞋恼，我我所生。若不能知功德、过失及我我所，名为无智。若如实知彼我我所，此即非智非非智也。大王当知，一切诸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；若无来去，则无生灭；若无生灭，彼智无智亦复皆无。何以故？无有少法而能了知生与非生。若离能知，是为知也。”

时，阿阇世王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希有如来应正等觉如是善说。我今宁可闻法中夭，不愿徒生寿命相续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阿阇世劝发开晓令欢喜已，从座而去，诣耆阇崛山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，入于三昧。是时如来为法施故，于晡时间，从三昧起。诸大菩萨及声闻众皆从定出。于是文殊师利与四万二千趣菩萨乘诸天子俱，弥勒菩萨与五千菩萨众俱，勇猛雷音菩萨与五百菩萨众俱，如是一切菩萨及诸声闻并阿阇世王，各将眷属前后围绕，诣如来所，顶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时王舍城，复有无量百千众生，皆共往诣耆阇崛山，到如来所，顶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于是舍利弗，承佛威神，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“如来，前已于王舍城廛肆之内，为摧过咎，略说菩萨摩诃萨功德庄严清净佛刹。善哉！世尊，唯愿广说，如诸菩萨行不退转菩提之行，息诸烦恼，严净佛刹，圆满大愿，具足修行诸波罗蜜，远离声闻、辟支佛地，履践如来所行之迹，降伏众魔，制诸外道，具一切智转妙法轮。如是菩萨，乃至未得一切种智，而能决定利益安乐无量众生。世尊，今此会中为求菩提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法已，欢喜修行。”

于时，世尊作是思惟：“今我所说，非但为此现前会众，是故宜应示现神变。”作是念已，放百千亿妙色光明。一一光明普照十方百千亿土，彼诸佛土所有日月、天龙摩尼、电火光明映蔽不现；而彼一切大小围山、须弥山王，及余诸山、丛林树木，为佛光明之所鉴彻，无能现影。是时如来复现威德謦欬之声，其声遍闻十方世界。

尔时，东方去此八十四恒河沙等佛刹，有世界名普光明，彼现有佛，号集吉祥王。而彼佛刹无

有声闻、辟支佛名，唯是菩萨充满其土。一一菩萨，各有百亿不退菩萨，而为眷属。时，彼众中有一菩萨，名曰法上。以何义故，名为法上？谓彼菩萨于众会前闻说法已，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，自隐其身，说菩萨藏法门，名陀罗尼金刚句。时，彼会众咸作念言：“一切诸法但有其声。何以故？即如法上菩萨，不见身相，但闻其声。此声无体，如彼身相。既离见闻，则为法性。”说此法时，会中无量得忍菩萨，遥见彼土法上菩萨；又见此刹佛放光明，及闻其声暨乎彼界。彼诸菩萨即时共诣集吉祥王如来所，顶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法上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以何因缘而现此瑞？未曾有也。”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西方去此过八十四恒河沙等佛刹，有世界名娑婆，彼现有佛，号释迦牟尼，为欲召集十方世界诸菩萨故，一切毛孔放此光明及謦欬声。”法上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欲往娑婆世界，礼觐供养释迦如来及诸菩萨，并欲听法。”佛言：“可往！今正是时。”尔时，法上菩萨即作是念：“今我以何神变，往彼礼觐释迦如来？”作是念已，即入一切庄严身三昧；由是三昧威神力故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妙华积至于膝，百千音乐同时俱作，宝幢幡盖种种庄严，复以妙香普熏此界，犹如他化自在天宫。是时法上菩萨，现神变已，即与六十三亿大菩萨众，前后围绕，譬如壮士屈伸臂顷，从彼土没，现此界中。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右绕三匝，随所来方，以愿力故，化现莲华而坐其上。

尔时，南方去此过九十六亿那由他佛刹，有世界名离尘，彼现有佛，号师子勇猛奋迅，而为无量大菩萨众，恭敬围绕。于彼众中，有一菩萨，名曰宝掌。以何义故，名为宝掌？谓彼菩萨，于诸佛土化众生时，欲以右手遍扪若干诸佛世界，即随所欲而能成办；从其手出佛、法、僧声，施、戒、忍、进、禅、慧、慈悲喜舍之声，出如是等百千亿那由他法宝之声。尔时，宝掌菩萨见大光明，闻謦欬声，诣彼佛所，白言：“世尊，以何因缘而有此瑞？”佛言：“善男子，北方去此过九十六亿那由他佛刹，有世界名娑婆，佛号释迦牟尼，为欲演说佛刹功德庄严法门，集诸菩萨，令闻此法摄受功德故现斯瑞。”宝掌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欲往娑婆世界，礼觐供养释迦如来及诸菩萨，并欲听法。”佛言：“善男子，宁用去为？何以故？彼娑婆世界，具足三毒苦恼众生之所聚集。”宝掌菩萨曰佛言：“世尊，彼释迦如来应正等觉，见何义利，舍严净刹，现秽土中？”佛言：“善男子，彼佛如来昔于长夜，作如是言：‘愿我速得成就大悲，常于弊恶众生之中，成等正觉，转妙法轮。’”宝掌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释迦如来，乃能往昔发是大悲难发之愿，现于如此恶世界中。如是慈尊，甚为难遇，我今当往礼觐供养。”佛言：“可尔！今正是时。然善男子，汝诣彼土，应当谨察，无自毁伤。所以者何？生彼世界诸菩萨等，虽为难遇；其余众生心行险诐，难可调伏。”宝掌白言：“彼土虽有忿恨怨仇，无伤于我。假使一切众生尽未来际，瞋恨骂辱，乃至刀杖瓦石打掷，悉能受之，终不加报。”尔时，师子勇猛奋迅如来，谓彼一切众菩萨言：“诸善男子，汝等若能如宝掌者，可与俱行。”说是语时，于彼会中，有七万二千菩萨，同声白言：“我等共往娑婆世界。”宝掌菩萨即作是念：“今我以何神变，往彼礼觐释迦如来，复能安乐无量众生？”作是念已，即以右手，覆此三千大千世界，雨诸饮食、衣服、车乘、金、银、琉璃、真珠、珂贝、珊瑚、璧玉，随诸众生心所希望悉能充满，乐闻法者即令得闻，复使无量闻法众生证得真实，亦令无数病苦众生受胜妙乐。是时宝掌菩萨现神变已，与诸菩萨，于一念顷，从彼土没，现此界中。到如来所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随所来方，以愿力故，化现莲华而坐其上。

尔时，西方去此过七十二亿那由他百千佛刹，有世界名摩尼藏，彼现有佛，号摩尼积王。其佛刹土，清净琉璃之所成就；无有声闻及辟支佛，唯是清净大菩萨众。去来坐立于琉璃地，咸见如来分明显现。如明镜中睹其面像；是诸菩萨，于彼地中见佛世尊，亦复如是。见已请法，佛便为说往昔大愿，彼诸菩萨闻法得忍。尔时，如来于眉间毫相摩尼宝中，放大光明遍照彼刹，其中所有日月光明映蔽不现，以华开合而为昼夜。于彼刹中，有一菩萨，名胜智愿，遇斯光已，便诣佛所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以何因缘而有此瑞？”佛言：“善男子，东方去此过七十二亿那由他百千佛刹，有世界名娑婆，佛号释迦牟尼，为欲召集诸菩萨故而现斯瑞。”时胜智愿，闻是语已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欲往娑婆世界，礼觐供养释迦如来及诸菩萨，并欲听法。”佛言：“可往！今正是时。”时胜智愿，作是念言：“今我以何神变，往彼礼觐释迦如来？”作是念已，即入三昧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，三恶道苦悉皆消灭，得无上乐，譬如比丘得诸禅定。是时一切诸天、世人及以非人，不为贪恚愚痴诸见、我慢、忿恨、怒害、悭嫉、憍谄、覆藏之所逼恼，皆发慈心。尔时，胜智愿菩萨现神变已，与四万二千菩萨，于一念顷，从彼土没，现此界中。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随所来方，以愿力故，化现莲华而坐其上。

尔时，北方去此过六万三千佛刹，有世界名常庄严，彼现有佛号娑罗起王。其佛刹土，初未曾闻女人之称，一切皆是莲华化生，袈裟随体。时，佛为彼诸菩萨众，说佛种性印法门。何等名为佛种性印？所谓最初发菩提心，从此即为具菩萨戒，入菩萨藏，得陀罗尼心无散乱，不离于舍证入空性，正修无相无所愿求，性离贪染于蕴、界、处而能证入，所作随觉乐求佛慧，于无生性真实了知，证于诸法而无分别，具足正见，断于妄念，是故名为佛种性印。时，彼众中有一菩萨，名相庄严星宿聚王，本愿殊胜；若有众生见其身者，必定当得三十二相。时，彼菩萨遇佛光明及闻其声，便诣佛所，顶礼双足，右绕三匝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以何因缘而有此瑞？”佛言：“善男子，于此南方过六万三千佛刹，有世界名娑婆，佛号释迦牟尼，为欲召集诸菩萨故而现此瑞。”彼菩萨言：“何故名为娑婆世界？”佛言：“彼界堪忍贪恚愚痴及诸苦恼，是故名为娑婆世界。”彼菩萨言：“娑婆世界诸众生等，皆能忍受恶骂捶打，诸恼乱耶？”佛言：“善男子，彼界众生少能成就若斯功德，而多随顺贪恚愚痴、怨恨缠缚。”彼菩萨言：“若如是者，彼界不应名娑婆也。”佛言：“相庄严星宿聚王，彼佛刹土，亦有行菩萨乘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成就忍辱，将护众生，善自调伏。若有众生以诸苦恼而来加害，悉能含忍，终不放逸，贪恚愚痴。善男子，由有如此诸善丈夫，是故彼界名曰娑婆。又彼界中，亦有众生，具足众恶，少能悔过，其心粗猛而无愧耻，不敬佛，不重法，不爱僧，当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彼释迦如来，于此下劣众生之中，悉能忍受骂辱嫌恨、诽谤恼乱、恶言恐胁，心如大地不可动摇无所违逆，若得供养及以不得，心无高下亦无憎爱，是故彼界名曰娑婆

。”尔时，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今者得大善利，不生于彼弊恶下劣众生之中。”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莫作是说。何以故？东北方有世界，名妙庄严忍，彼现有佛，号大自在王。其土众生，皆悉具足一向安乐。譬如比丘入于灭定，彼之安乐亦复如是。若有众生于彼佛土，亿百千岁修诸梵行；不如于此娑婆世界，一弹指顷于诸众生起慈悲心，所获功德尚多于彼，何况能于一日一夜住清净心！”尔时，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欲往娑婆世界，礼觐承事释迦如来及诸菩萨，并欲听法。”佛言：“可往！今正是时。”尔时，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，即作是念：“今我以何神通之力，往彼礼觐释迦如来？”作是念已，于虚空中化成宝盖，覆此三千大千世界，百千万亿珠缨宝幡周匝垂布；于其盖中雨种种华，百千音乐自然而奏；复令此会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，各自见身具三十二相现宝盖中。尔时，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，现神变已，与十亿菩萨，于一念顷，从彼土没，现此界中。到如来所，顶礼双足，右绕三匝，随所来方，以愿力故，化现莲华，而坐其上。

如是乃至遍于十方，各有无量阿僧只佛刹中，无量阿僧只百千亿菩萨，见大光明，闻謦欬声，问彼世尊而来此土，顶礼佛足，各坐一面，亦复如是。又此界中，释梵护世，大威德天，诸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等，皆见光明，咸来佛所，顶礼双足，却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现神变已，十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佛刹，所有菩萨来集会者，皆见此土功德庄严，并佛身量，菩萨、声闻及受用具，与自本刹悉皆同等，然知彼此刹无杂乱。尔时，弥勒菩萨即从座起，整理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，而说颂曰：

“名振十方智无量，放大光明照世间，
一切众生共度量，莫测人尊胜智慧。
十方无量亿菩萨，为求法故咸来集，
而皆信乐诸法门，愿佛演说令欢喜。
如来戒定及智慧，名称普闻十方国，
演法无畏犹师子，光遍虚空如日照。
一切天龙与罗刹，及诸比丘比丘尼，
优婆塞众优婆夷，合掌乐闻如来说。
过去未来及现在，世尊于彼悉了知，
以胜解力拔群迷，愿决疑惑令开晓。
云何菩萨智慧行，严净佛刹令光洁？
云何诸愿速成满？今请如来为宣说。
云何无悭戒无缺，能忍骂辱诸难事，
精进修行无懈倦，解脱无量苦众生，
专心乐入三昧门，游止清净禅宫殿，
处世利益而无染，譬如莲华不着水？
云何智慧出世间，开阐甚深微妙法，
降伏一切诸魔众，速能具足奢摩他？”
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九 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
文殊师利授记会第十五之二

尔时，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：“汝今为佛严办法座，我当升已，说往昔志乐所修诸行善巧出生诸佛刹土功德庄严趣向真实法门。”

尔时，弥勒菩萨即作是念：“今者世尊，以何义故令我严座，不使阿难、大目连等？如何弃舍彼诸声闻，将非唯为诸菩萨说？或彼声闻及辟支佛，于此法门而非器故，以是世尊令我敷座。”

尔时，弥勒菩萨即为如来，以神通力，化作众宝师子之座，高四万由旬，周匝严丽柔软天衣以敷其上。从其座出种种光明，照此三千大千世界。尔时，如来升其座已，令此世界六种震动。

尔时，世尊告长老舍利弗：“菩萨成就四法，能令所愿皆得满足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发胜志乐，二者、于诸众生起悲愍心，三者、发起精进，四者、承事善知识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成就一法，令愿不退严净佛刹。何谓一法？是菩萨应当乐学不动如来为菩萨时，本所修行立弘誓愿：‘我当所在生处，初生之时，若不出家，则为欺诳十方诸佛。’如是，舍利弗，是诸菩萨应随顺学。若佛出世、若不出世，一切生处皆悉决定舍家出家。何以故？而诸菩萨最胜利益，所谓出家。舍利弗，乐出家者，则能摄取十种功德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不着诸欲，二者、乐阿兰若，三者、行佛所行，四者、离凡夫行，五者、不着妻子及以财产，六者、离恶道因，七者、修善趣法，八者、宿世善根皆不损减，九者、恒为诸天之所叹羡，十者、一切鬼神恭敬守护。若菩萨常乐出家，获得如是十种功德。是故，舍利弗，菩萨志求菩提，欲度众生，常当出家。是名菩萨成就一法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成就二法，令愿不退严净佛刹。何等为二？所谓菩萨不乐声闻地，不求声闻乘，不爱乐说声闻乘处，不亲近声闻乘者，不学声闻戒，不乐宣说共声闻乘相应之法，亦不劝他行声闻乘，于缘觉乘亦复如是；唯为佛法，劝发众生成就最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名为二。舍利弗，若有劝他趣入佛乘，此菩萨则能摄取十种功德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得清净刹，无有声闻及辟支佛；二者、得纯一清净诸菩萨众；三者、诸佛世尊之所护念；四者、常为诸

佛称名赞叹而为说法；五者、所发之心皆悉广大；六者、若生天上，当作帝释或梵天王；七者、若生人中，作转轮王；八者、常见诸佛；九者、为诸天人之所爱乐；十者、摄取无量无边阿僧只功德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，若有能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，一切皆得阿罗汉果，或复置于缘觉之地；若复有能置一众生于佛菩提，此之功德甚多于彼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，不由声闻、缘觉出现，佛种不断。世若无佛，则无声闻及辟支佛。舍利弗，以佛出现，令佛种不断，亦复出生声闻、缘觉。是故，舍利弗，菩萨令他住佛乘中，得如是等十种功德，得清净刹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成就三法，令愿不退，摄受佛刹功德庄严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尊重爱乐住阿兰若，二者、无所染着而行法施，三者、坚固安住净戒律仪。舍利弗，菩萨坚住戒律，得十无畏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入聚落无畏，二者、众中说法无畏，三者、饮食无畏，四者、出聚落无畏，五者、入寺无畏，六者、大众中食无畏，七者、教授无畏，八者、亲近和尚阿阇梨无畏，九者、于自眷属慈心教诲无畏，十者、受用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无畏。住戒律者，所有言说，令他信受。舍利弗，是为菩萨十种无畏。舍利弗，菩萨说法心无所着，则能摄受十种功德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不生恶欲，二者、不求他人识知，三者、不起名闻心，四者、于檀越家心不系着，五者、不占护他家，六者、于极下劣四事供养而生喜足，七者、说法令他信受，八者、善神守护，九者、不生邪觉，十者、起念佛心。是名为十。舍利弗，菩萨尊敬爱乐住阿兰若，成就十种功德利益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远离世俗言论，二者、专习闲静，三者、心缘定境，四者、舍诸营务，五者、爱乐诸佛，六者、恒受禅定喜乐，七者、修梵行时无有障碍，八者、少用功力而得三昧，九者、所受教法未尝忘失，十者、所闻法义皆悉了知。是名为十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成就四法，令愿不退严净佛刹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如说能行，如行能说；二者、常自谦下；三者、远离悭嫉；四者、见他得利，心生欢喜。是名为四。舍利弗，是菩萨如行能说，有四种利益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口中常出青莲华香，二者、语业清净言无错谬，三者、一切世间所共信受，四者、摄受诸佛圆满音声。是名为四。舍利弗，菩萨谦下，有四种利益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远离恶趣畜生等身，二者、受妙快乐，三者、潜谋暴贼俱不能害，四者、堪受人天恭敬礼拜。是名为四。舍利弗，菩萨远离悭嫉，有四种利益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不忘施心；二者、于饥馑时作大施主；三者、见持戒者来承迎引纳；四者、若受他施及施于他，无有一人而生嫉妒。是名为四。舍利弗，菩萨见他得利生欢喜心，有四种利益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常生是心，我摄众生应与利乐，彼既自得故生欢喜；二者、所有财物，王难、水火劫贼、怨亲无能侵夺；三者、随所生处，财宝诸子皆悉具足，王不嫉忌，何况余人？四者、蓄用资财俱无穷尽。是名为四。舍利弗，是菩萨成就四法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成就五法，令愿不退严净佛刹。何等为五？一者、彼菩萨诣说法者而问之言：‘修何等行，能得佛刹清净庄严？’若得闻已，如说修行。二者、菩萨清净持戒及愿力故生佛国中，生彼国已，观察彼土种种庄严众宝资具，及诸声闻、菩萨大众诸相微妙，于如来所恭敬尊重，白言：‘世尊，菩萨修何等行，得广大佛刹清净庄严？’而彼如来知此菩萨志乐殊胜，即为宣说如是功德成就佛刹，彼得闻已如法修行。三者、菩萨有智有行，应净其智，应进其行。云何净智？谓于能缘及所缘法，远离声闻、缘觉智故。云何进行？谓如所闻必定修行，离不行故。四者、菩萨善知有因及知出离，言：‘有因者，谓不正思惟，是四颠倒之所依止，为生死因故。言出离者，谓正修行，于一切法不起分别，为出离故。’五者、菩萨了知诸佛体性及刹土性，俱但有名，名亦寂灭，如是了知，不起知想。是名为五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成就六法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能摄取一切世界最上佛刹。何等为六？一者、此菩萨为大施主，所有珍玩可爱乐物，欢喜布施，无所吝着。又作是念：‘我行大施，圆满大乘，所谓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一切悉舍，心无所着，具足成就菩提资粮。舍自身命尚不生悔，何况财产及妻子等？’舍利弗，何故如来名一切智？谓行菩萨行时，于自所有一切皆舍，以是义故，得菩提已，名一切智。二者、若菩萨在家、出家，宁舍身命终不破戒；以此持戒，共诸众生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是持戒自觉欢喜，乐修梵行昼夜安乐，益加求法住正修行，厌怖三界希求出离，虽见出要顾念众生：‘如我所苦，彼亦皆然。我当荷兹重担摄取众生，置于涅盘安乐之处。’如是持戒，自觉喜时获大悲心，乃至未得一切种智，不舍精进如救头燃。三者、菩萨被忍辱铠，离于高慢，得大忍力。若遇骂辱及捶打时，忍心成就，不生瞋恨。假使有棒如须弥山，有人执持，于亿劫中常见打骂，而亦不生怨恨之心。何以故？‘彼诸众生未随佛学，而我方将随佛修学。’是故于彼所得打骂，便能增长尔所大悲：‘我当为诸众生被弘誓铠，摄取众生令得解脱入于涅盘，是故我今不应瞋恨。’菩萨正住如是忍时，则得成就十种具足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种姓，二者、财产，三者、眷属，四者、色相，五者、善舍，六者、善友，七者、得闻正法，八者、如说修行，九者、临命终时得见诸佛，十者、既见佛已生净信心。是为十种功德具足。四者、菩萨为欲成就善法，坚固自课发起精进；又为一一众生，尽未来际于生死中，次第修行诸精进行而不疲倦。以自课业及此大悲，为一切众生，于尔所时，流转生死不舍众生。舍利弗，若有菩萨，十方各如恒沙世界满中七宝，于念念中奉上如来，如是相续尽未来际；若有菩萨，发大悲心，被精进铠，而此功德复多于彼。舍利弗，菩萨具此精进，得十种胜志乐法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离凡愚行，二者、摄受佛行，三者、见生死过，四者、住大悲心，五者、不退本愿，六者、少诸疾病，七者、顺诸佛教，八者、薄淫怒痴，九者、随文了义，十者、修行成就。是名为十。五者、菩萨作是思惟：‘诸佛如来心常在定，未曾失念。我应随佛所行；若心散乱，终不能证佛所行处。是故应当舍离一切心所取着，亦舍一切利养、恭敬、聚落城邑、饮食资生及诸亲友。’为欲利益诸众生故，不舍众生，乐阿兰若住寂静处，独行无侣如犀一角，住静处已起大慈心，初遍一方渐至十方普遍众生，慈心遍已得入禅定。舍利弗，若有在家菩萨，以一切乐具，于恒沙劫，供养一切恒沙诸佛及比丘众；若有出家菩萨，行于七步，向阿兰若寂静之处，而此福德甚多于彼，以能速得大菩提故。舍利弗，菩萨乐住寂静入禅定者，获十种功德利益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得念，二者、得慧

，三者、修行，四者、迅辩，五者、得陀罗尼，六者、善知法生，七者、善知法灭，八者、戒聚无犯，九者、诸天供养，十者、不贪他好。是名为十。六者、菩萨善知智慧等流，谓作是念：‘智慧以戒为首，白法增长以慧为首，是故菩萨应学智慧。世间所有难作难成，一切工巧，一切医药，皆悉遍学，而此智慧不能证入离欲寂灭，亦复不能趣向菩提，非向沙门，非婆罗门，非向涅盘。是故我今应更遍求法药工巧，以如是智，令我得彼究竟寂灭。’彼菩萨求诸法本，不见少法能起于法，以不见故住于寂灭，住寂灭故则无热恼，无热恼故了知生死，为众生故而受彼生，令诸众生除灭苦故。是名为六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成就七法，令愿不退严净佛刹。何等为七？一者、自舍一切而施不可得故，二者、戒不缺犯不计着戒故，三者、忍辱柔和而众生不可得故，四者、发起精进身心不可得故，五者、成就禅定不住禅故，六者、智慧圆满无分别故，七者、随念诸佛远离相故。是名为七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成就八法，令愿不退严净佛刹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不乐涅盘，二者、施庄严具，三者、其心广大，四者、尊敬法师，五者、不行邪名，六者、平等惠施，七者、不自矜高，八者、不凌蔑他。是名为八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成就九法，令愿不退严净佛刹。何等为九：一者、具身律仪，二者、具语律仪，三者、具意律仪，四者、灭诸贪欲，五者、灭诸瞋恚，六者、灭诸愚痴，七者、不行欺诳，八者、为坚固友，九者、不轻慢善知识。是名为九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成就十法，令愿不退严净佛刹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闻地狱苦，但起大悲，不生怖畏。二者、闻畜生苦，但起大悲，不生怖畏。三者、闻饿鬼苦，但起大悲，不生怖畏。四者、闻诸天衰恼，但起大悲，不生怖畏。五者、闻人中饥馑、贼盗怨敌杀害，但起大悲，不生怖畏。六者、菩萨作如是念：‘我于此时当起精进，乃至未得清净佛刹，终不懈慢。’七者、令我刹中饮食、衣服随念即得。八者、我佛刹中，诸众生等寿命无量。九者、我佛刹中，诸众生等无彼我心。十者、我佛刹中，所有众生决定趣向无上菩提。是名为十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若菩萨执持妙华诣如来所，或佛塔所，兴供养时，作是愿言：‘如此妙华色香殊胜，见者欣悦。我成佛时，令我刹中如是种种妙华遍布，及众宝树周匝庄严，乃至末香、涂香、衣服、饮食、宝盖、幢幡、金、银、琉璃、真珠等宝，用供养时，亦应如是。’回向佛刹功德庄严，以彼菩萨住戒律故，随心所愿皆得成就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不求自乐，喜他得乐。是故菩萨得菩提时，彼佛刹中所有众生，悉皆具足一向快乐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常应普皆摄取十善业道，悉以回向一切种智。是故菩萨得菩提时，彼佛刹中所有众生，初生即具十善业道，及出离智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随所至方劝诸众生，悉皆令趣无上菩提，唯赞佛乘，不说二乘及所共法。是故菩萨得菩提时，彼佛刹中所有众生，决定当得无上菩提，永离声闻及辟支佛，无量菩萨充满其国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于他利养终不遮断，见他得利常生欢喜。是故菩萨得菩提时，彼佛刹中所有众生，受用资具恒无断绝，具足获得大法光明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若见比丘、比丘尼有过犯者，终不发扬，但自安住正法之中。是故菩萨得菩提时，彼佛刹中，一切无有过失之名。何以故？以彼大众皆得清净无过失法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乐法求法不生热恼，如所闻法正住修行。是故菩萨得菩提时，彼佛刹中众生生者，求法乐法皆无热恼，如所闻法随顺修行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弦歌鼓吹种种音乐，供养佛塔，以此善根，回向佛刹功德庄严。是故菩萨得菩提时，彼佛刹中百千音乐不鼓自鸣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若见失念众生，令得正念。是故菩萨得菩提时，令诸弟子得禅悦食。

“舍利弗，如是佛刹功德，具足如来辩才，或一劫或过一劫说不能尽。舍利弗，然我今者随诸菩萨之所乐欲，如是略说。胜志乐者，闻已趣向，当得圆满佛刹功德。舍利弗，菩萨成就三法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求佛刹皆得成就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大愿殊胜，二者、住不放逸，三者、如所闻法起正修行。是名为三。”

尔时，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希有，善说此法！世尊住不放逸故，得菩提分法；住修行故，得大菩提；住胜愿故，成就佛刹功德庄严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如我往昔以大愿力成就佛刹，不放逸故得成菩提。舍利弗，若但言说，住于放逸而不修行，彼尚不能至声闻地，何况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是故菩萨若欲自知是真菩萨，如菩萨所学，应如是学。”

尔时，会中四万菩萨从座而起，合掌向佛，同声白言：“如佛所说，菩萨学处，我当随学。住不放逸，修行成就，满足大愿，严净佛刹。”

尔时，世尊熙怡微笑。

时，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以何因缘现此微笑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汝见此诸善男子师子吼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唯然！已见。”

佛言：“舍利弗，此诸善男子，过百千劫，各于异刹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同号愿庄严。亦如当来师子佛等，其土清净如无量寿国，唯除寿量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彼诸如来寿量几何？”

佛言：“彼一一佛皆寿十劫。”

尔时，师子勇猛雷音菩萨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，白言：“是文殊师利童真菩萨，诸佛世尊常所称叹，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所得佛刹，当复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汝当自问文殊师利？”

时，师子勇猛问文殊师利言：“仁者何时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”

答言：“善男子，何不问我趣菩提不？而乃问我成菩提耶？何以故？我于菩提尚不趣向，何况当得？”

问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仁者岂不为利众生故，趣菩提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何以故？众生不可得故。若众生是有，可为利益趣向菩提；而众生寿命及福伽罗皆无所有，是故我今不趣菩提，亦不退转。”

师子勇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仁者趣向诸佛法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善男子，一切诸法皆趣向佛法。何以故？诸法无漏、无系、无形、无相，为趣向佛，如趣向佛，诸法亦然。善男子，而汝所问趣向佛法，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。于意云何？为色求菩提耶？为色本性求，为色如求，为色自体求，为色空求，为色离求，为色法性求菩提耶？善男子，于意云何？为色得菩提耶？乃至为色法性得菩提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文殊师利。色不求菩提，乃至色法性不求菩提；色不得菩提，乃至色法性亦不得菩提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于意云何？受、想、行、识求菩提，乃至识法性求菩提耶？识得菩提，乃至识法性得菩提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文殊师利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不求菩提，乃至识法性不求菩提；识不得菩提，乃至识法性不得菩提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于意云何？离于五蕴，有我我所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如是。善男子，更以何法而求菩提及得菩提？”

师子勇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仁者所言众皆诚信，而今乃说不求菩提、不得菩提。新发意菩萨闻此所说，必生惊怖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男子，一切诸法无有惊怖，于实际中亦无惊怖。如来为于无惊怖者而演说法；若惊怖者，彼即生厌；若生厌者，彼则离欲；若离欲者，彼则解脱；若解脱者，则无菩提；若无菩提，是则无住；彼若无住，是即无去；若无有去，是则无来，则无愿求；若无愿求，则不退转；若不退转，则为退转。退转何法？所谓执我、众生、命者及福伽罗，若断若常取相分别，悉皆退转；彼若退转，则不退转。不退何法？谓空、无相、无愿、实际，及诸佛法皆不退转。何谓佛法？谓不离不着及无所缘，无入无出，无有所行，亦无表示，但有其名，同空无有生，无去无来，无染无净，无尘离尘，无我无分别，无和合无执取，平等无违，是为佛法。善男子，此诸佛法，非法非非法。何以故？以诸佛法无生处故。故彼新发意菩萨闻此说已，若生惊怖，速得菩提。若起分别，作如是念：‘而今我等所成菩提，随有发心，住于现证，乃得菩提。若不发心，终不能得。’如是分别皆不生故，菩提及心俱不可得；不可得故，则无分别；若无分别，则无现证。何以故？现证所因不可得故。善男子，于意云何？虚空可得菩提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
又言：“善男子，如来岂不证一切法同虚空耶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如是。”

又言：“善男子，如虚空，菩提亦尔；如菩提，虚空亦然。虚空、菩提无二无别。若菩萨知此平等，则无有知，亦无不知，亦无不见。”

说此法时，一万四千比丘，尽诸有漏，心得解脱。十二那由他比丘，远尘离垢，于诸法中得法眼净。九万六千众生，发菩提心。五万二千菩萨，得无生忍。

尔时，师子勇猛雷音菩萨，白文殊师利言：“仁者发菩提心来，为几时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止！善男子，莫生妄念。若有于无生法中，说如是言，我发菩提心，我行菩提行，为大邪见。善男子，我都不见有心发向菩提，以不见心及菩提故，是故无发。”

师子勇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都不见心，是何句义？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男子，是都不见，说名平等。”
又问：“云何说为平等？”

答言：“善男子，如是平等，以种种性皆无所有，彼彼诸法一味故说。一味说者，所谓离故，无染无净，不断不常，不生不灭，无我无受，不取不舍。如是说法，不念我说，亦无分别。善男子，于此平等法中，了知修行，是名平等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菩萨入此平等，都不见有种种界若一若多，于平等中不见平等，于相违中不见相违，以彼本来性清净故。

尔时，师子勇猛雷音菩萨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文殊师利不肯自说发心久近，此诸大众皆乐欲闻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文殊师利是甚深忍者。于甚深忍中，菩提及心皆不可得；以不可得，是故不说。然善男子，我今当说文殊师利发心久近。善男子，过去久远过七十万阿僧只恒河沙劫，有佛名雷音如来应正等觉，出现于世。在于东方，去此过七十二那由他佛刹，有世界名无生，彼雷音如来于中说法。诸声闻众，有八十四亿那由他，诸菩萨众二倍过前。

“善男子，彼时有王，名曰普覆，七宝具足，王四天下，正法理化，为法轮王。而于八万四千岁中，以衣服、饮食、宫殿台观、僮仆给侍一一殊妙，恭敬供养雷音如来及诸菩萨、声闻大众。其王亲族、中宫、婇女、王子、大臣，唯务供养余无所作，虽经多岁初无疲倦。过是已后，其王独在静处思惟：‘我今已集广大善根，而犹未定所回向处，为求帝释、大梵天王、转轮王耶？为求声闻、辟支佛耶？’作是念已，空中诸天告言：‘大王，勿起如是狭劣之心。何以故？王之所集福德甚多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’善男子，时普覆王，闻是语已，欢喜念言：‘我今于此决定不退。何以故？天知我心而来告我。’善男子，尔时彼王，与诸大众八十亿那由他百千众生，往诣雷音佛所，顶礼双足，右绕七匝，曲躬恭敬，合掌向佛，而说颂曰：

“‘我今问最胜，愿当为我说：
云何得成就，最上人中尊？
世间所依止，我已广供养，
以不决定心，未知回向处。
已修广大福，当何所回向，
为求梵天位，帝释转轮王？
为求于声闻，及以辟支佛？
我发此念时，空中天告我：
大王汝勿起，狭劣回向心；
为一切众生，当兴广大愿，
利益世间故，应发菩提心。
我今请世尊，于法自在者，
愿说菩提心，发起之方便。
发菩提心已，当得如牟尼，’
唯愿两足尊，为我具宣说。’

“尔时，雷音如来为普覆王，而说颂曰：

“‘大王汝谛听，我当次第说：
一切因缘法，随根欲所行，
如其所有愿，得如是果报。
我亦于往昔，发起菩提心，
为诸众生故，愿当作利益。
如我所作愿，如昔所发心，
得不退菩提，意愿速圆满。
大王应坚固，修习于诸行，’
汝当得广大，无上佛菩提。’

“时，普覆王闻佛所说，欢喜踊跃，得未曾有；于众会前，大师子吼，而说颂曰：

“‘今对一切众，发大菩提心：
为一一众生，誓尽未来际，
受无量生死，而作大饶益，
备修菩萨行，救诸众生苦。
从今若违誓，起于贪欲心，
及怪嫉怨恨，则诳十方佛。
又我从今日，乃至成菩提，
常当学诸佛，修行于梵行，
随顺净戒律，远离诸过咎。
又我于菩提，亦不愿速证，
当尽未来际，广利诸群生，
严净诸佛刹，无量不思议。
当令我名号，普闻十方界，
我今自授记，决定当成佛。
志乐胜清净，于此固无疑，
我当净三业，不令起诸恶。
我以此真实，成佛人中尊，
若此心真实，地当六种动。

若我语诚谛， 无有虚妄者，
当使虚空中， 音乐自然奏。
若我无谄曲， 及以怨恨心，
由此真实故， 当雨曼陀华。’

“时，普覆王说此颂已，心诚实故，十方亿刹六种震动，于虚空中奏诸音乐，雨曼陀罗华。时，二十亿众生随从王者，皆大欢喜，而自庆言：‘我等当得最上菩提。’即学彼王发菩提心。”

佛告大众：“尔时普覆王者，岂异人乎？今文殊师利菩萨是也。彼于往昔过七十万阿僧只恒河沙劫，初发菩提之心；次过六十四恒河沙劫，得无生法忍，能具足菩萨十地、如来十力，佛地诸法悉皆圆满，而未曾起一念之心‘我当得佛’。善男子，尔时二十亿众生随逐彼王，于雷音佛所发菩提心者，皆由文殊师利劝发，令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今并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转大法轮，作佛事已，而般涅盘。文殊师利，皆悉供养彼诸如来，亦皆护持彼诸佛法。唯有一佛，号地持山，在此下方过四十恒河沙刹土，其佛世界名曰地持，亦有无数诸声闻众，佛寿无量于今现在。”
说此文殊师利宿缘之时，众中七千众生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大宝积经卷第六十 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
文殊师利授记会第十五之三

尔时，师子勇猛雷音菩萨，白文殊师利言：“仁者已满足十地及如来十力，一切佛法悉皆圆满，何故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男子，无有圆满诸佛法已更证菩提。何以故？已圆满故，不应更证。”
师子勇猛言：“云何圆满诸佛法耶？”

答言：“佛法圆满如真如圆满，真如圆满如虚空圆满，如是佛法、真如、虚空亦无有二。善男子，如汝所言，云何圆满诸佛法者，如色圆满乃至识圆满，佛法圆满亦复如是。”
师子勇猛言：“何者是色等圆满？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男子，于意云何？汝所见色是常耶？是无常耶？”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男子，若法非常非无常，彼有增减耶？”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男子，若法不增不减，是名圆满。云何圆满？若于诸法不能了知，则生分别；若能了知，则无分别。若无分别，则无增减；若无增减，此则平等。是故，善男子，若见色平等，即是色圆满；受、想、行、识及一切法圆满，亦复如是。”

尔时，师子勇猛雷音菩萨，白文殊师利言：“仁者得法忍来，无一念心愿成正觉，而今何故乃劝余人令向菩提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我实不曾劝一众生令趣菩提。何以故？众生无所有故，众生性自离故。若众生可得，则令向菩提；既不可得，故无所劝。何以故？平等无分别故，非以平等而求平等，亦无所起。是故常说，应观诸行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是名平等，则是性空，于性空中而无所求。善男子，如汝问我得忍已来，无一念心当得菩提者。善男子，汝见彼心耶？而以此心得菩提耶？”

师子勇猛言：“不也，文殊师利。何以故？以心非色，不可见故；菩提亦尔，但是名想。若心名，若菩提名，皆无所有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男子，如汝说我不生一念得菩提者，是密意说。何以故？以心本来无有生故，是故无生；既无有生，何得何证？”
师子勇猛问言：“云何名为平等、证入？”

答言：“于诸法中无系着者，名平等证。言证入者，彼微细智亦不生灭，与真如无异，无可分别，是名证入。若正见修行者，于平等中无一法可得，离种种性亦不着一，是名证入。若以身证诸法无相，明了彼相所谓无相，而于身心亦不执着，是则名为圆满证入。”
师子勇猛问言：“云何名得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男子，以世间言说，名之为得。诸圣所得，非言能说。何以故？法无依止，离言说故。复次，善男子，以无得为得，亦非得非不得，说名为得。”
尔时，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善哉！愿说文殊师利所得佛刹。”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汝当自问文殊师利。”
时，彼菩萨白文殊言：“仁者当得何等佛刹功德庄严？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男子，若我求菩提，汝可问其所得佛刹。”
师子勇猛言：“仁者岂不求菩提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也。何以故？若有所求，则有染着；若有所染，则有贪爱；若有所爱，彼则有生；彼若有生，是则有爱；若有所爱，终不于中而有出离。善男子，我为是故不求菩提。何以故？菩提不可得故，以不可得，是故不求。善男子，然汝问我，何等佛刹仁当得者，我不能

说。何以故？对于如来一切智者，说自佛刹功德庄严，即为菩萨自赞己德。”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可自说，以何等愿庄严佛刹？令诸菩萨闻已，决定成满此愿。”

时，文殊师利受如来教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承佛神力，当为宣说。诸有欲求大菩提者，皆应谛听。若闻此愿，当如实学，令得圆满。”文殊师利当以右膝着地之时，十方各恒河沙等诸佛刹土六种震动。

时，文殊师利复白佛言：“我从往昔百千亿那由他阿僧只劫已来，起如是愿：我以无碍天眼，所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中一切如来，若非是我劝发决定菩提之心，教授教诫令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乃至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于菩提终不应证。而我要当满此所愿，然后乃证无上菩提。”
时，彼众中诸菩萨等，咸作是念：“文殊师利无碍天眼见几如来？”

是时，世尊知诸菩萨心之所念，即告师子勇猛雷音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譬如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。于意云何？此诸微尘，可以算计知其数不？”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文殊师利无碍天眼，见于东方无量诸佛复过是数；南西北方、四维、上、下，亦复如是。”

时，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有是愿：以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为一佛刹，无量妙宝间错庄严。若不尔者，我终不证无上菩提。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复有愿：令我刹中有菩提树，其量正等十大千界，彼树光明遍此佛刹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复有愿：我坐菩提树已，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涅盘，于其中间不起此座，但以变化遍于十方无量无数诸佛刹土，为诸众生而演说法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复有愿：令我刹中无女人名，纯菩萨众，离烦恼垢，具净梵行；初生之时，袈裟随体，结跏趺坐，忽然而现。如是菩萨遍满其刹，无有声闻、辟支佛名，唯除如来之所变化，往诣十方，为诸众生说三乘法。”
尔时，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文殊师利，当来成佛名为何等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此文殊师利成佛之时，名为普见。以何义故而名普见？以彼如来，于十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刹中，普皆令见。若诸众生见彼佛者，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普见如来虽未成佛，若我现在及灭度后有闻其名，亦皆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唯除已入离生之位及狭劣心者。”

文殊师利又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复有愿：如阿弥陀佛刹以法喜为食，而我刹中菩萨初生起食念时，即便百味盈满于钵在右手中。寻作是念：‘若未供养十方诸佛，及施贫穷苦恼众生、饿鬼等类，令其饱足，而我决定不应自食。’作此念时，得五神通乘空无碍，往于十方无量无数诸佛刹中，以食供养诸佛如来及声闻众；又于贫苦诸众生类亦皆周给，复为说法令离渴爱，于一念顷还至本处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复有愿：于我刹中诸菩萨等，初生之时所须衣服，于其手中，随意皆出种种衣宝，鲜洁称体应沙门服。便作是念：‘若未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应自用。’于一念中，往诣十方无量佛刹，以此衣宝献诸佛已，还至本处方自受用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复有愿：我佛刹中诸菩萨众，所得财宝及诸资具，要先分施诸佛、声闻，遍供养已然后受用。又我刹中，远离八难及不善法，既无过咎，亦无禁戒，无有苦恼诸不悦意。”
时，师子勇猛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而彼佛刹，名为何等？”
佛言：“彼刹名随愿积集清净圆满。”
师子勇猛言：“世尊，彼佛世界在何方所？”
佛言：“在于南方。此娑婆世界，亦当在彼佛刹之中。”

文殊师利又白佛言：“我复有愿：我佛刹中，积集无量妙宝所成。复以无量摩尼妙宝，间错庄严。其摩尼宝，于十方界所未曾有，甚为难得。如是宝名，俱胝岁中说不能尽。随诸菩萨乐见彼刹金为体者，即见为金；乐见银体，即见为银，然于见金未曾损减；乐见玻瓈、琉璃、玛瑙、赤、真珠等无量诸宝，各随所见皆不相碍。如是栴檀香体，阿伽罗香乃至赤栴檀等，各随乐见亦复如是。又彼刹中，不以日月、摩尼、星火等光之所照见。彼诸菩萨皆以自身光明，照于千亿那由他刹。又彼刹中，以华开为昼，华合为夜，随诸菩萨所乐时节即皆应之，然无寒暑及老病死。若诸菩萨随其所乐，欲证菩提即往余刹，于兜率天寿尽降生而证菩提。此佛刹中无有涅盘，百千种乐于虚空中，虽不现相，而闻其音。此乐不出顺贪爱声，但出诸波罗蜜、佛、法、僧声，及菩萨藏法门之声，随诸菩萨所解妙法，皆悉得闻。又诸菩萨，若欲见佛，随所诣处经行坐立，应念即睹普见如来坐菩提树。若诸菩萨于法有疑，但见彼佛，不待解释，疑网皆断，解了法义。”

尔时，会中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菩萨众，同声说言：“若有得闻普见佛名，彼人便得最上善利，何况生于彼佛土者！若有得闻此文殊师利授记法门，及闻文殊师利名者，是则名为面见诸佛

。”

是时，佛告诸菩萨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善男子，若有受持百千亿诸佛名号，若复有称文殊师利菩萨名者，福多于彼，何况称于普见佛名！何以故？彼百千亿那由他佛利益众生，不及文殊师利于一劫中所作饶益。”

尔时，众中无量百千亿那由他，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，同声唱言：“南无文殊师利童真菩萨！南无普见如来应正等觉！”说此语已，八万四千亿那由他众生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无量众生善根成熟，于三乘中得不退转。

文殊师利又白佛言：“我复有愿：如我所见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世尊，而彼诸佛所有佛刹功德庄严，如是一切皆令置我一佛刹中，唯除二乘及五浊等。世尊，若我自说佛刹功德种种庄严，过恒沙劫亦不能尽。如我所愿，唯佛能知。”
佛言：“如是，文殊师利，如来知见于三世中无有限碍。”

尔时，众中有诸菩萨，作如是念：“文殊师利所得佛刹功德庄严，与阿弥陀佛刹，为等不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知彼菩萨心之所念，即告师子勇猛言：“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析一毛为百分，以一分毛于大海中取一滴水，此一滴水喻阿弥陀佛刹庄严；彼大海水喻普见如来佛刹庄严，复过于此。何以故？普见如来佛刹庄严不思议故。”
尔时，师子勇猛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等类佛刹庄严，于三世佛刹颇更有不？”

佛言：“有。善男子，东方去此，过百亿恒河沙世界，有佛刹名住最上愿，彼中有佛，名普光常多功德海王。彼佛寿命无量无边，常为菩萨而演说法。善男子，彼佛刹土功德庄严，与普见佛刹等无有异。善男子，有四菩萨，被不思议弘誓之铠，而于此愿决定成满，亦当得此佛刹庄严如普见如来。”

时，师子勇猛言：“愿佛说彼菩萨名号及其住处，复愿示彼普光常多功德海王如来佛刹，令此大众多所利益。何以故？此诸菩萨若见闻已，于此所愿当得成满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汝等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，彼一菩萨名光明幢，在于东方无忧德佛刹；次名智上，在于南方智王如来佛刹；次名诸根寂静，在于西方慧积如来佛刹；次名愿慧，在于北方那罗延如来佛刹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神通力，现普光常多功德海王如来佛刹，令此大会见彼如来及菩萨众，并其佛刹功德庄严，昔所未见，亦未曾闻。而彼一切皆不思议，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宝间错庄严，于一劫中说彼功德亦不能尽，众皆明见如观掌中庵摩勒果。彼菩萨身长四万二千由旬，佛身长八万四千由旬，光明洞照如阎浮檀金山，成就广大功德庄严，坐大菩提树下，诸菩萨众恭敬围绕，现百千亿诸变化事，往诣十方诸世界中，为诸众生而演说法。”
是时，佛告诸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汝等见彼如来、佛刹庄严、菩萨众耶？”

时诸大众同声白言：“唯然！已见，我等当学此菩萨行。如文殊师利之所修行，我等亦当成就如此庄严佛刹。”

尔时，世尊熙怡微笑，从其面门，放种种色光，照于无量无边世界；照已还来，绕佛三匝，从其顶入。
尔时，弥勒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以何因缘，现此微笑？”

佛告弥勒：“此大众中八万四千菩萨，见彼佛刹庄严之事，虽皆发心当欲成就如是佛刹。然于其中，有十六善大丈夫，具胜志乐而发大心，彼能成满，如文殊师利所起大愿。余诸菩萨亦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得佛刹功德庄严，如阿弥陀佛刹。弥勒当知，诸菩萨等，志乐既胜，所成亦大。志乐胜者，言我成就如文殊师利庄严佛土。其余劣者，虽以信心亦作是语；以此语业，犹能弃舍六十亿百千那由他劫生死流转，亦得圆满五波罗蜜。”

尔时，弥勒菩萨，见于四方光明幢等四大菩萨，各坐琉璃光明楼阁，有百千亿诸天围绕，雨华奏乐，现大神变，震动大地而来于此。时，弥勒菩萨即白世尊，请问其事。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此四菩萨为见我故，四方如来各令至此。”时彼菩萨既到佛所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退坐一面。彼四菩萨光明遍照此之大会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此四善大丈夫志愿所趣，皆不思议，应当尊重请其法要。而彼所愿，于诸菩萨最为殊胜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得见之者，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弃舍二十亿劫生死流转，具足圆满五波罗蜜。若有女人闻此菩萨名者，速得舍离女人之身。”于是世尊即摄神力，而彼佛刹忽然不现。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一切诸法皆悉如幻。何以故？譬如幻师幻为隐现，诸法生灭亦复如是。而此生灭即无生灭，以无生灭是则平等。菩萨修此平等，便能证得无上菩提。”
智上菩萨白文殊师利言：“于此菩提云何证得？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此菩提者非是可得，亦非可坏，非可住着。”

智上白言：“而此菩提非以住得，非不住得。何以故？以彼法性本来无生，非曾有，非当有，亦非可坏，是故无得。”

文殊师利谓智上等诸菩萨曰：“云何名为说一相法门？”

弥勒菩萨曰：“若有不见蕴、界、处，亦非不见，无所分别，亦不见集散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师子勇猛雷音菩萨曰：“若不作种种分别，此是凡夫法，此是二乘法，此则不违法性，入于一相，所谓无相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乐见菩萨曰：“若有修真如行，而亦不作真如之想，于此甚深无所分别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无碍辩菩萨曰：“若能究竟尽于诸法，亦以此法为他演说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善思菩萨曰：“若以思议入不思议，此不思议亦不可得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妙离尘菩萨曰：“若有不染一切相，亦非染非不染，无违无顺，亦无迷惑，非一非二亦非种种，不取不舍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娑竭罗菩萨曰：“若有能入如海难入甚深之法，而于此法亦不分别，虽为他说而无说想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月上菩萨曰：“若于一切众生，心行平等，犹如满月，无众生想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离忧闇菩萨曰：“云何拔众生忧箭？谓我我所，是彼忧根。若能住我我所平等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无所缘菩萨曰：“若不攀缘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声闻法、缘觉法及诸佛法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普见菩萨曰：“若说法时应说平等法，谓空法平等，亦无空想及平等想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净三轮菩萨曰：“若说法时应净三轮，谓所为、众生、我不可得，亦不分别自为法师，于所说法而无住着，如是说法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成就行菩萨曰：“若有能说于一切法修平等行，所知如实，非文字说，以一切法离言说故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深行菩萨曰：“若有能说了达一切甚深之法，亦不见彼能说、所说及与所为，是名说一相法门。”

如是无量诸菩萨等，各以辩才演说一相法门。说此法门时，三十七亿菩萨，得无生法忍；八万四千那由他百千众生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七千比丘，不受诸法，尽诸有漏，心得解脱；九十六那由他诸天及人，于诸法中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文殊师利，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彼佛寿命及菩萨众，其数几何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汝当自问文殊师利？”

时，师子勇猛白文殊师利言：“仁者，久如当得菩提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男子，若虚空界为色身时，我乃当得无上菩提。若幻人得菩提，我乃当得。若漏尽阿罗汉即是菩提，我乃当得。若梦、响、光影及以化人得菩提时，我乃当得。若月照为昼，日照为夜，我乃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，汝之所问，应当问彼求菩提者。”

师子勇猛言：“仁者，岂不求菩提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何以故？文殊师利即是菩提，菩提即是文殊师利，所以者何？文殊师利但有名，菩提亦但有名；此名亦离无作故空，而彼空性即是菩提。”

尔时，佛告师子勇猛言：“汝颇见闻阿弥陀如来，声闻、菩萨诸众会耶？”

“唯然闻见。”

佛言：“其数几何？”

答言：“非算数思议之所能及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如摩竭国量一斛油麻，举取一粒，喻阿弥陀佛国声闻、菩萨；余不举者，喻文殊师利得菩提时菩萨众会，复过是数。善男子，如以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劫，比普见如来寿量劫数，百分、千分、百千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应知彼普见如来寿命，无有算数，亦无限量。如有一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，第二、第三人亦碎大千世界以为微尘；复有一人取彼微尘，从此东行过尔所微尘数世界乃下一尘，又过尔所微尘数世界复下一尘，如是次第尽诸微尘；复有第二人，亦持尔所微尘，从此南行如前下尘，次第展转乃至尘尽；西方、北方、四维、上、下，各有一人，所下尘数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是诸世界可知数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如是诸人，于彼十方所经世界，若着微尘及不着者，尽末为尘。于意云何？是诸微尘，可以算计知其数不？”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若有计量，心则迷乱，不能了知。”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诸佛如来悉能了知彼微尘数。设过于此，如来亦知。”

时，弥勒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菩萨等为求如是大智慧故，于大地狱无量亿劫受诸极苦，终不应舍如是大智。”

佛言：“弥勒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何有于此大智慧中不生欲乐？唯除下劣及懈怠者。”
说此智时，一万众生发菩提心。

是时，佛告师子勇猛言：“善男子，于意云何？如彼十人经十方界尽为微尘，文殊师利当于尔所微尘数劫，行菩萨道。何以故？文殊师利大愿不可思议，趣向亦不可思议，得菩提已寿量亦不可思议，菩萨众会亦不可思议。”

尔时，师子勇猛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文殊师利发趣甚大，所修之行亦复广大，乃于尔所微尘数劫，不生疲倦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善男子，如汝所说。于意云何？虚空界有如是念，度于昼夜、时节、岁月、劫数等耶？”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善男子，若有觉一切法等于虚空，彼微细智无有分别，亦无是念，度于昼夜、时节、岁月、诸劫数等。何以故？彼于诸法无想念故。善男子，如虚空界无有疲倦及热恼想。何以故？设过恒河沙劫，而虚空界亦无生起，亦无烧灭，非可破坏。何以故？以虚空界无所有故。如是，善男子，若菩萨了一切法无所有已，亦无热恼及疲倦等。善男子，彼虚空名亦无烧灭、热恼、疲倦，亦不动摇，不生不老，不来不去。文殊师利名号亦尔，无有热恼及疲倦等。何以故？名字性离故。”

说此法时，四大天王、释提桓因、梵天王等，及余大威德诸天子等，同声唱言：“是诸众生，闻此法门，获大善利，何况受持读诵！当知彼等所成善根极为广大。世尊，我等于此法门，受持读诵，广宣流布，为欲护持此深法故。”

尔时，师子勇猛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有得闻如此法门，受持读诵思惟，及发如此功德庄严佛刹之心，得几所福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如来以无碍佛眼，所见诸佛及彼刹土，若有菩萨以妙七宝满彼诸刹，奉施供养一一如来，各尽未来际，令此菩萨安住净戒，于一切众生得平等心。若有菩萨，于此庄严功德佛刹法门，受持读诵复能发心，随文殊师利所学，行于七步。此二功德，比前七宝布施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”
尔时，弥勒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何名此法门？我等云何奉持？”

佛言：“此法门名为《诸佛游戏》，亦名《诸愿究竟》，亦名《文殊师利功德庄严佛土》，亦名《令发菩提心菩萨欢喜》，亦名《文殊师利授记》，如是受持。”

尔时，十方诸来菩萨，为欲供养此法门故，而雨众华，赞言：“希有世尊！希有世尊！我等乃得闻是不思议文殊师利师子吼庄严法门。”时诸菩萨说是语已，各还本土。说此法时，恒河沙等菩萨得不退转，无量众生善根成熟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即入菩萨出生光明普照如幻三昧；入三昧已，令此众会普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中一切如来，一一佛前皆有文殊师利说自佛刹功德庄严。众会见已，于文殊师利殊胜大愿，生希有心。

佛说是经已，彼一切菩萨，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上一部：乾隆大藏经·大乘宝积部·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（第四十一卷～第五十卷）
下一部：乾隆大藏经·大乘宝积部·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（第六十一卷～第七十卷）乾隆大藏经·大乘宝积部·大宝积经
This file is decompiled by an unregistered version of ChmDecompiler.Regsitered version does not show this message.You can buy ChmDecompiler at: http://www.etextwizard.com/